

孽  
海  
花



第 三 編

東 亞 病 夫 著



本 店 發 行

真 美 善 半 月 刊 內 容

逐期登載孽海花續編

及病夫最近長篇鉅著

魯 男 子

短篇創作皆精細選擇

譯稿則非名作不載

實 價

另售每本一角六分  
半年一元七角  
全年三元二角半  
外埠郵費每期一分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 目錄

## 第六卷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入布土殿

學通中外重繙交界圖

## 第七卷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鳳儀

## 第八卷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

第九卷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樹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

第十卷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礫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

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 孽海花

## 第六卷

###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

孽海花

上回正說彩雲要覲見德皇。催著雯青去辦文。知照外部。雯青自然出來與次芳商量。次芳也不便反對。就交黃繙譯辦了一角請覲的照例公文。誰知行文過去。恰因飛蝶麗政躬不適。一直未得回文。連雯青赴俄國的日期。都耽擱了。趁雯青彩雲在德國守候沒事的時候。做書的倒抽出這點空兒。

要暫時把他們攔一攔。敍敍京裏一班王公大人。提倡學界的歷史了。原來唐卿 珏齋這班同鄉官。自從那日餞送雯青出洋之後。不上一年。唐卿就放了湖北學政。珏齋放了河道總督。莊壽香也從山西調升湖廣總督。蘇州有名的幾個京官也都風流雲散。就是一個潘探花八瀛先生。已升授了禮部尚書。位高德邵。與常州龔狀元平。現做吏部尚書的和甫先生。總算南朝兩老。這位潘尚書學問淵博。性情古怪。專門提倡古學。不但喜歡討論金石。尤喜講公羊春秋的絕學。那班殿卷試帖的太史公。那裏在他眼裏。所以珏齋雖然傳了鼎甲的衣鉢。沾些同鄉的親誼。又當着鄉人冷落的當兒。却祇照例請謁。不敢十分親近。因此珏齋那時在京。很覺清靜。那一年正是光緒十四年。太后下了懿旨。宣布了皇帝大婚後親政的稿期。把清漪園改建了頤和園。表示倦勤頤養不再干政的盛意。四海臣民。同聲歡慶。國家政治。既有刷新的希望。朝野思想。漸生除舊的動機。恰又遇着戊子鄉

試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放了一位廣東南海縣的大名士。姓黎。號石農。名殿文。詞章考據。色色精通。寫得一手好北魏碑版的字體。尤精熟遼金元史的地理。把幾部什麼元祕史。長春真人西遊記。雙溪醉隱集。都注編了。要算何願船張貞齋後。獨步的人物了。當日雯青在京的時候。也常常跟他在一處。講究西北地理的學問。江南放了這個人做主考。自然把沿著揚子江如鯽的名士。一網都打盡了。蘇州却也收著兩個。你道是誰。一個姓米。名繼曾。號筱亭。一個却姓姜。名表。號劍雲。都列在魁卷中。當時這部闈墨出來。大家就議論紛紛。說好的道沉博絕麗。說壞的道牛鬼蛇神。奉如在寓無事。也去買一部來看看。却留心看那同鄉姜劍雲的。見上頭有什麼黜周王魯呢。張三世呢。正三統呢。看了半天。一句也不懂。後頭一道策文。又都是些阿薩克。闕特勤。阿模呀。幹難呀。好像金剛經上的呪語一般。更不消說似無目蝦了。便掩卷歎了一口氣道。如今這種文



章。倒底算個什麼東西。都被我們這位潘老頭兒。鬧什麼公羊母羊。引出來的。文體不正。心術就要跟著壞了。正獨自咕噥著。一個管家跑進回道。老爺派了磨勘官了。請立刻就去。奉如便叫套車。上車一直跑到磨勘處。與認得的同官招呼過了。便坐下讀卷。忽聽背後有一人說道。這回磨勘倒要留點神。別胡粘簽子。回來粘差了。叫人笑話。奉如聽著那口音很熟。回頭看時。却是袁尙秋。斜著眼。蹺著腿。嘴裏啣著京潮煙袋。與鄰座一個不大熟識的。彷彿是個旂人。名叫連沅。號荇仙的。在那裏議論。奉如本來認得尙秋。便拱手招呼。尙秋却待理不理的。點了一點頭。奉如心裏很不舒服。沒奈何。只好攤出卷子來。一本一本的看。心裏總想吹毛求疵。見得自己的細心。且要壓倒尙秋方纔那句話。忽然看到一本。面上現出喜色。便停了看。手裏拿著簽子要粘。嘴裏不覺自言自語道。每回我粘的簽子。人家總派我冤屈人。這個可給我粘著了。再不能說我粘錯的

了。奉如一人唧噥著。不想被尙秋聽見了。便立起伸過頭來。湊着卷子道。奉如你簽着什麼字。奉如就拿這本卷子挪過桌子。指給尙秋看道。你看這個荒唐不荒唐。感慨的慨字。會寫成木字的槩字。這個文章。一定是槍替來的。否則謬不至此。尙秋看了不語。却對那個鄰座笑了一笑。附耳低低說了兩句話。依然坐下。奉如看見如此神情明明是笑他。自己不信。難道這個還是我錯他不錯嗎。心裏倒疑惑起來。停一會。尙秋忽叫着那個人道。荇仙兄。上回考差時候。有個笑話兒。你知道嗎。指着奉如道。也就是這位奉兄的貴同鄉。那日題目。是出的說文解字。他不曉得。聽人說是說文。他便找我問道。這題目倒底出在許說文上的呢。還是段說文呢。我那時倒沒話回他。便道。老兄且不要問。回去弄明白了說文是誰著的。再問罷。那鄰座的旂人笑道。這人你不要笑他。他倒底還曉得說文。總算認得兩個大字。比那一字不識。漢書都沒有看過。倒要派人家寫別字的。強

多著呢。羣如一聽此話。不禁臉上飛紅。強著冷笑道。你們別指東說西的挖苦人。你們既講究說文。這部書我也曾看過。裏頭最要緊。總不外聲音意思兩樣。現在這個慨字。意思不是歎氣嗎。歎氣從心裏發出。自然從心旁。難道木頭人會歎氣的嗎。這就不通極了。你們說我沒有讀漢書。我看你們看的漢書。決然不是原版初印。上了當了。尙秋見羣如動了氣。就不敢言語了。羣如接著道。況且我們做翰林的本分。該依著字學舉隅寫。纔是遵王的道理。偏要尋這種僻字嚇人。不但心術壞了。而且故違公令。不成了悖逆嗎。當時尙秋與那個旂人。都低著頭看卷子。由他一人發話。不一時。卷子看完。大家都出來了。尙秋因剛纔的話。怕羣如芥蒂。特地走過來招呼道。羣兄。八瀛尙書那裏。你今天去嗎。羣如正收拾筆硯。聽了摸不着頭腦。忙應道。去做什麼。尙秋道。八瀛尙書沒有招你嗎。今天是大家公祭何邵公喲。羣如愕然道。何邵公是誰呀。八瀛從沒提這人。聽。我

曉得了。大家知道我跟他沒有交情。所以公祭沒有我的分兒。尙秋忍不住笑道。何邵公不是今人。就是注公羊春秋的漢何休呀。八瀛先生因爲前幾天錢唐卿在湖北上了一個封事。請許叔重從祀聖廟。已經部議准了。八瀛先生就想着何邵公。也是一個漢朝大儒。邀著幾個同志。議論此事。順便就在拱宸堂公祭一番。略伸敬仰的意思。羣兄你高興同去觀禮嗎。羣如向來對於這種事。不願與聞。想回絕尙秋。轉念一想。尙書處多日未去。好像過於冷落。看看時候還早。回去沒事。落得借此通通殷勤。就答應了尙秋。一同出來。上車向着南城米市胡同而來。到得潘府門前。見已有好幾輛大鞍車停著。門前幾顆大樹上。繫著十來匹紅纓踢胸的高頭大馬。知有貴客到了。當時門上接了帖子。尙秋在前。羣如在後。一同進去。領到一間很幽雅的書室。滿架圖書。却堆得七橫八豎。桌上列着無數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斕。兩面牆上掛着幾幅橫披。題目寫着消夏六詠。都是當時名

人和八瀛尙書詠着六事的七古詩。一拓銘。二讀碑。三打磚。四數錢。五洗硯。六攷印。都是拿考據家的筆墨。來做的古今體詩。也是一時創格。內中李純客葉緣常的。最爲詳博。正中懸個橫匾。寫着很大的龜巢兩個字。下邊署款却是成煜書。知道是滿洲名士國子監祭酒成伯怡寫的了。秦如看着。却不解這兩字什麼命意。尙秋是知道潘公好奇的性情。常時通候的書箋。還往往署着龜白兩字。當做自己的別號哩。所以倒毫不爲奇。當時尙秋秦如走進書房。見正中炕上左邊。坐着個方面大耳的長鬚老者。一手托着本錦面古書。低着頭在那裏賞鑑。遠遠望去。就有一種太平宰相的氣概。不問而知爲龔和甫尙書。右邊一個胖胖兒面孔。兩絡短黑鬍子。八字分開。屈着腰。湊近龔尙書。同看那書。那人就是寫匾的伯怡先生。下面兩排椅子上。坐着兩個年紀稍輕的。右面一個蒼黑臉的。滿面酒肉氣。神情活像山西票號裏的掌櫃。左邊個却是短短身裁。鵝蛋臉兒。唇紅齒白



的美少年。這兩個人。

尚秋却不大認識。八瀛

尚書。正坐在主位上。

手裏拿着根長旱煙袋。

一面吃煙。一面同那少

年說話。看見尚秋。就

把煙袋往後一丟。立了

起來。後面管家沒有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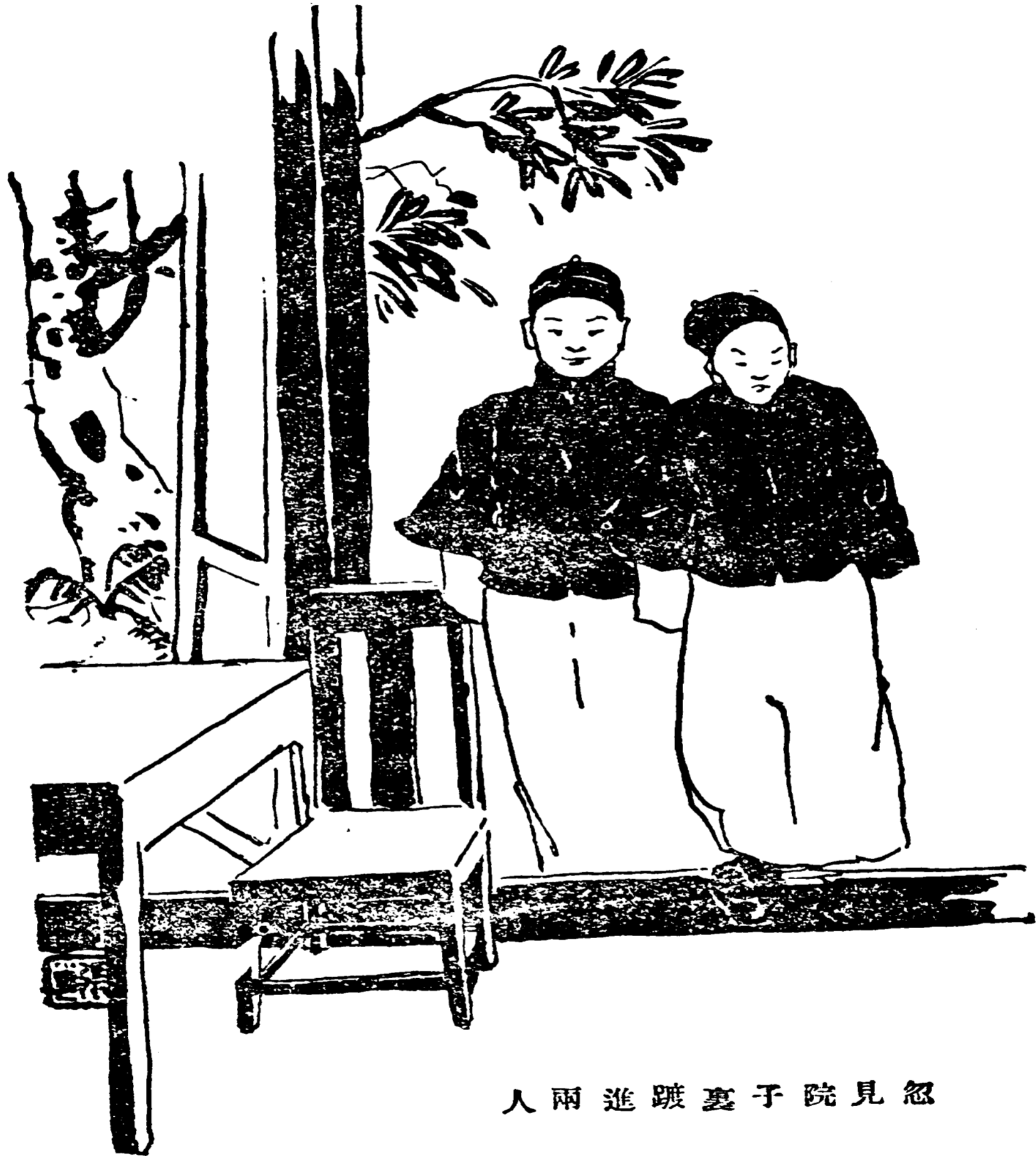
備。接個不牢。拍拉一

響。倒在地上。尚書也

不管。迎著尚秋道。怎

麼你和奉如一塊兒來

了。尙秋不及回言。與秦如上去見了龔成兩老。又見了下面兩位。尙秋正要問姓名。秦如招呼。指着那蒼黑臉的道。這便是米筱亭兄。又指那少年道。這是姜劍雲。都是今科的新貴。潘尙書接口道。兩位都是石農的得意門生。上面龔尙書也放了那本書道。現在尙秋已到。只等石農跟純客兩個。一到就可行禮了。伯怡道。我聽說還有莊小燕段扈橋哩。八瀛道。小燕今日會晤一個外國人。說不能來了。扈橋今日在衙門裏見着。沒有說定來。聽說他又買着了一塊張黑女的碑石。整日在那裏摩挲哩。只好不等他罷。於是大家說着。各自坐定。尙秋正要與姜米兩人搭話。忽見院子裏踱進兩人。一個是衣服破爛。滿面污垢。頭上一只帽子。亮晶晶的都是烏油光。却又歪戴着。一個却衣飾鮮明。神情軒朗。走近一看。却認得前頭是荀子珮。名春植。後頭個是黃叔蘭的兒子。名朝杞。號仲濤。那時子珮看見尙秋開口道。你來得好晚。公祭的儀式。我們都預備好了。尙秋聽了。



忽見院子裏踱進兩人



方曉得他們在對面拱宸堂裏鋪排祭壇祭品。就答道。偏勞兩位了。龔尙書手拿着一本書道。剛纔伯怡議。這部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也可以陳列祭壇。你們拿去罷。子珮接着翻閱。尙秋葦如也湊上看看。只見那書裝潢華美。澄心堂粉畫冷金箋的封面。舊宣州玉版的襯紙。上有宋五彩蜀錦的題簽。寫着百宋一廬所藏北宋小字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行。下注千里題三字。尙秋道。這是誰的藏本。潘尙書道。是我新近從琉璃廠翰文齋一個老書估叫老安的手裏買的。子珮道。老安的東西嗎。那價錢必然可觀了。龔尙書道。也不過三百金罷了。別人聽了。也還沒什麼奇。葦如不覺暗暗吐舌。想這麼一本破書。肯出如此鉅價。真是書馱子了。尙秋又將那書看了幾遍。裏頭有兩個圖章。一個是葦圃過眼。還有一個會藏汪園源家六字。尙秋道。既然葦翁的藏本。怎麼又有汪氏圖印呢。那蒼黑臉的米小亭忙接口道。本來葦翁的遺書。後來都歸汪氏的。汪氏中落。又流落出來。於是

經史都歸了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子集都歸了聊城楊氏海源閣。這書或者常熟瞿氏遺失的。也未可知。我曾經在瞿氏校過書。聽瞿氏子孫說。長髮亂時。曾失去舊書兩廚哩。劍雲道。小亭這話不差。就是百宋廬最有名的孤本竇氏聯珠集。也從瞿氏流落出來。現在常熟趙氏了。尙秋道。兩位的學問。真了不得。弟前日從闈墨中拜讀了大箸。劍雲兄於公羊學。更爲精邃。可否叨教叨教。劍雲道。那裏敢說精邃。不過兄弟常有個僻見。看着這部春秋。是我夫子一生經濟學問的大結果。起先夫子的學問。本來是從周的主義。所以說郁郁乎文哉。我從周。直到自衛反魯。他的學問却大變了。他曉得周朝的制度。都是一班天子諸侯大夫定的。回護著自己。欺壓平民。於是一變而爲民爲貴的主義。要自己制禮作樂起來。所以又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改制變法。顯然可見。又著了這部春秋。言外見得凡做了一個人。都有干涉國家政事的權柄。不能退著一班貴族。任

意胡爲的。自己先做個榜樣。褒的褒。貶的貶。儼然天子刑賞的分兒。其實這刑賞的職分。原是百姓的。從來倒置慣了。夫子就拿這部春秋去翻了過來罷了。孟夫子說個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還是依着俗見說的。要照愚見說。簡直道。春秋凡民之天職也。這纔是夫子做春秋的真命脈哩。當時做了這書。就傳給了小弟子公羊高。學說一布。那些天子諸侯的威權。頓時滅了好些。小民之勢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諸侯那裏甘心。就紛紛議論起來。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話。不過夫子雖有了這個學說。却是紙上空談。不能實行。倒是現在歐洲各國。民權大張。國勢蒸蒸日上。可見夫子春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們中國。沒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學說。實行出來。尙秋聽罷咋舌道。真是石破天驚的怪論。筱亭笑着道。尙秋兄。別聽他這種胡說。我看他弄了好幾年公羊學。行什麼大事業出來。也不過騙個舉人。與兄弟一樣。什麼公羊私羊。跟從前弄成同墨巷的。有

何兩樣心腸。就是大公羊家漢朝董仲舒。目不窺園。圖什麼呢。也不過爲著天人三策。要博取一個廷對第一罷了。鞏如聽了劍雲的話。正不舒服。忽聽筱亭這論。大中下懷道。筱亭兄的話。倒是近情著理。我看今日的典禮。只有姜米兩公。是該應祭的。真所謂知恩不忘本了。龔和甫聽了。縐着眉不語。八瀛街口說道。鞏如你不懂這些。你別開口罷。回頭就向尙秋筱亭道。劍雲這段議論。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私見。上回有一個四川名士。姓繆。號寄坪的來見。他也有這說。他說。孔子反魯以前。是周禮的學問。叫做古學。反魯以後。是王制的學問。是今學。弟子中在前傳授的。變了古學一派。晚年傳授的。變了今學一派。六經裏頭。所以制度禮樂。有互相違背。絕然不同處。後儒牽強附會。費盡心思。不知都是古今學不分明的緣故。你想古學是純乎遵王主義。今學是全乎改制變法主義。東西背馳。那裏合得攏來呢。你們聽這番議論。不是與劍雲的議論。倒不謀而

合的。英雄所見略同。可見這裏頭是有這麼一個道理。不盡荒唐了。龔尙書道。繆寄坪的著作。聽見已刻了出來。我還聽說現在廣東南海縣。有個姓唐的名猶輝。號叫做什麼常肅。就竊取了寄坪的緒論。變本加厲。說六經全是劉歆的偽書哩。這種議論。纔算奇聞。劍雲的論公羊。正當的很。也要聞而却走。真是少見多怪了。奉如聽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暗暗挖苦他。倒弄得大大沒趣。忽聽一陣脚步聲。幾個管家說道。黎大人到。就見黎公穿着半新不舊的袍褂。手持着短鬚。搖搖擺擺進來。嚷道。來遲了。你們別見怪呀。看見姜米兩人。就笑道。你們也在這裏。我來的很巧了。潘尙書笑道。怎樣著。貴門生不在這裏。你就來得不巧了。石農道。再別提門生了。如今門生收不得了。門生愈好。老師愈沒有日子過了。龔潘兩尙書都一怔道。這話怎麼講。石農道。我們坐了再說。於是大家坐定。石農道。我告訴你們。昨兒個。我因注釋元祕史。要查一查徐星伯的西域傳

注家。裏沒有這書。就跑到李純客那裏去借。成伯怡道。純客不是你的老門生嗎。石農道。論學問。我原不敢當老師。只是承他情。見面總叫一聲。昨天見面。也照例叫了。你道他叫了之後。接上句什麼話。龔尙書道。什麼話呢。他道。老師近來跟師母敦倫的興致好不好。我當時給他蒙住了。臉上拉不下來。又不好發作。索性給他暢論一回容成之術。素女方呀。醫心方呀。胡縐了一大篇。今天有個朋友告訴我。昨天人家問他。爲什麼忽然說起敦倫。他道。石農一生學問。這敦倫一道。還算是他的專門。不給他講敦倫。講什麼呢。你們想。這是什麼話。不活氣死了人。你們說這種門生還收得嗎。說罷。就看着姜米二人微笑。大家聽着。都大笑起來。潘尙書忽然跳起來道。不好了。了不得了。就連聲叫來。來。大家倒怔着。不知何事。一會兒。一個管家走到潘尙書跟前。尙書正色問那管家道。這月裏李治民李老爺的喂養費。發了沒有。那管家笑着說。不是李

老爺的月敬嗎。前天打發人送過去了。潘尙書道。發了就得了。就回過頭來。向着衆人笑道。要遲發一步。也要來問老夫敦倫了。老夫更比不得石翁年少。這個倫。却再敦不起了。衆人問什麼叫喂養費。龔尙書笑道。你們怎糊塗起來。他挖苦純客是騾子罷了。於是衆人回味。又大笑一回。正笑着。見一個管家。送進一封信來。潘尙書接着一看。正是純客手札。大家都聚頭來看着。羣如今日來得本來勉強。又聽他們議論。一半不明白。一半不以爲然。坐著好沒趣。知道人已到齊。快要到什麼何邵公那裏去行禮了。看見此時。大家都擁着看李純客的信。不留他神。就暗暗溜出。管家們問起。他對他們搖手。說去了就來。一直到門外上車回家。到了家中。他的夫人告訴他道。你出門後。信局送來上海文報處一信。還有一個紙包。說是俄國來的東西。不知是誰的。說罷。就把信並那包。一同送上去。羣如拆開看了。又拆了那紙包。却密密層層的包着。直到末層。方露

出是一張一尺大的西法攝影。上頭却是兩個美麗的西洋婦人。奉如夫人看了不懂。心中不免疑惑。正要問明。忽聽奉如道。倒是一件奇聞。正是方看日邊德星聚。忽傳海外鴈書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登布士殿

學通中外重繙交界圖

却說奉如當日正接了一對俄國郵來的信件。還沒拆開。先見兩個西裝婦人的攝影。不解緣故。他夫人倒大動疑心起來。奉如連忙把信拆開。原來這封信。還是去年臘月裏。雲青初到聖彼得堡京城時所寄的。信中並無別話。就告訴奉如幾時由德動身。幾時到俄。又說在德京。用重價購得一幅極秘密詳細的中俄交界地圖。自己又重加校勘。即日付印。印好後就要打



發安員齋送來京。呈送總理衙門存檔。先託奉如安爲招呼等語。辭氣非常得意。直到信末。另附一紙。說明這張攝影的來由。又是件曠世希逢的佳話。你道這攝影是誰呢。列位且休性急。讓俺慢慢說來。話說雯青駐節柏林。只等彩雲覲見後。就要赴俄。已經耽擱了一個多月。恰值德皇政體違和。外部總沒回文。雯青心中很是焦悶。倒是彩雲興高彩烈。到處應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會。朝遊締爾園。夜登蘭妲館。東來西往。煞是風光。彩雲容貌本好。又喜修飾。生性聰明。巧得人意。倒弄得豔名大噪起來。偌大一個柏林城。幾乎沒個不知道傅彩雲是中國第一個美人。都要見識見識。連鐵血宰相的郁亨夫人。也來往過好幾次。那郁亨夫人。替彩雲又介紹認得了一位貴夫人。自稱維亞太太。說是德國的世爵夫人。年紀不到五十許。體態雖十分端麗。神情却八面威風。那日一見彩雲。就非常投契。從此也常常約會。不過約會的地方。不在花

園。即在戲館。從不叫登這夫人的邸第。夫人也沒有來過。彩雲有時提起登門造訪的話。那太太總把別話支吾。彩雲只得罷了。話且不表。却說有一晚。彩雲剛與這位太太在維良園看完了戲。獨自回來。已在定更時候。坐着一輛華麗的轎式雙馬車。車上連一個女僕都不帶。如飛的到了使館門口停住。車夫拉開車門。彩雲正要跨下。却見馬路上有一個十七八歲的美童。飛奔的跑到車前。把肩膀湊近車門。口裏還吁吁發喘。彩雲就一手搭在他肩上。輕輕的跳了下來。進了館門。就有一班管家們。都站了起來。喊道。太太回來了。快掌燈伺候。便有兩個小童。各執一盞明角燈兒。在前引導。這當兒。那些丫鬟僕婦。也都知道。在樓上七跌八撞的跑了下來。那時彩雲已到了升高機器小屋裏。那些丫鬟僕婦。都要上前攙扶。都道。阿福哥。勞你駕了。讓我們來攙着罷。彩雲冷笑了一聲。自願自仍扶着阿福。那機器就如飛的上升了。到了樓上彩雲有氣沒力的。全身都靠在

阿福身上。連喘帶笑的。邁到了自己臥房。一張五彩洋錦的軟榻上就倒下了。兩頰緋暈。雙眼粘錫。好像楊妃醉酒一般。歪着身。斜着眼。似笑不笑的望着阿福。阿福也笑謎謎的低着頭。立在榻旁。彩雲忽然把一個玉葱。咬着銀牙。狠狠的直指到阿福額上。顫聲道。你這壞透頂的小子。我不想今兒個。剛說到這裏。那些丫鬟僕婦。都從扶梯上走了進來。彩雲就縮住了口。馬上翻過臉來道。你們這班使壞心的娼婦。都曉得這會兒我快回來了。倒一個個躲起來。幸虧阿福是個小子。不要緊。要是大漢子。臭男人。也叫我扶着走嗎。彩雲說罷。那些丫鬟僕婦。都面面相覷。不敢則聲。阿福就趁勢問道。那輛車。明天還叫他來伺候嗎。彩雲道。明天有什麼事。阿福道。怎麼太太會忘了。剛纔在路上。你不是告訴我。明兒個維亞太太約遊遼爾園嗎。彩雲想一想到。不差。看戲的時候。他當面約定的。說着。把眼瞪着阿福道。可是我再不要坐轎式車了。明天早上。叫他

來一輛亨斯美罷。阿福笑道。你自各兒拉轡嗎。彩雲道。誰耐煩自各兒拉。你難道折了手嗎。阿福笑了一笑。再要說話。聽見房門外靴聲橐橐。僕婦們忙喊道。老爺進來了。阿福頓時失色。慌慌張張想溜。彩雲故意正色高聲的喊道。阿福。你別忙走呀。我還有話吩咐呢。阿福會意。就垂着手。答應一聲著。你告訴他。明兒早上八下鐘來。別悞了。這當兒。雯青一頭掀着門帘。一頭嘴裏咕嚕說。阿福老是這樣冒冒失失得風使蓬的。說着。已經踱了進來。衝着彩雲道。明天你又要上那兒去了。其時阿福得空。就捱身出房。彩雲撇着嘴道。到達爾園去。會一個外國女朋友。你問他什麼。難道你嫌我多出門嗎。什麼又不又的。說着賭氣。就一溜風走到床後去更衣洗面了。雯青討了沒趣。低低說道。彩雲。你近來真變了相了。我一句話沒有說了。你就生氣了。我原是好意。你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叫你後天就去覲見。在沙老頓布士宮 Charlottenburg。離着柏林

有二十三里地呢。我怕你連日累着。想要你歇息歇息呀。彩雲聽了雯青這番軟話。心裏想想。到底有點過意不去。又曉得覲見在即。倒又歡喜起來。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來道。誰生氣來。不過老爺也太顧憐我了。既然後天要覲見。明天早點回來。省得老爺不放心。好嗎。雯青道。這也由你罷。說罷。彼此一笑。同入羅幃。一宵無話。次日清早。雯青尙在香夢迷離之際。彩雲偷偷的抽身錦被。心裏盤算出去的裝束。要格外新豔。忽然想起新購的一身華麗歐裝。就叫小丫頭取了出來。慢慢的走到梳妝檯。對鏡梳洗。調指抹粉。不用細說。不一會。就攏上一束蟠雲曼陀髻。繫上一條蹀地綵繚裙。頸圍天鵝絨的領巾。肩披紫貂猷的外套。頭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漆烏皮靴。顛巍巍胸際花毬。光灑灑指頭鑽石。果然是薔薇娘肖像。茶花女化身了。打扮剛完。自己把鏡子照了又照。很覺得意。忽見鏡子裏面阿福笑嘻嘻的站在背後。低低道。車來了。彩雲嗤的一

笑道。促狹鬼。倒嚇人一跳。隨就把嘴兒指着床上。又附着阿福耳邊。密密切切。不知吩咐了些什麼話。阿福笑着點頭答應。就躡手躡腳的下樓去了。這裏彩雲收拾完備。輕輕走到床邊。揭起帳子。張了一張。就回身叫小丫頭攙了一徑下樓。到門口上車。打發小丫頭們進去。又叫馬夫坐在車後。自己就跳上亨斯美。輕提玉臂。緊勒絲韁。那匹馬就得了的向前去了。走了一條街。却見那邊候着個西裝少年。遠遠招手兒。彩雲笑一笑。把車放慢了。那少年就飛身上車。與彩雲並肩坐下。把絲韁接了過來。一揚鞭。一搖鈴。風馳電捲。向馬龍車水中間滾滾而去。兩人左顧右盼。儼然自命一對畫中人了。不多會兒到了締爾園 Tiergarten 門前。原來這座花園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個名勝之區。周圍三四里。門前有一箇新立的石柱。高三丈。周十圍。頂立飛仙。金身金翅。是法奧丹三國戰爭時獲得大砲鑄成。號爲得勝銘。園中馬路。四通八達。雕樓傑閣。曲廊洞

房。錦簇花團。雲謠波詭。琪花瑤艸。四時常開。珈館酒樓。到處可坐。每日裏鈿車如水。裙屐如雲。熱鬧異常。園中有座三層樓。畫棟飛雲。雕盤承露。尤爲全園之中心點。其最上一層。有精舍四五。無不金釘銜壁。明月綴帷。榻護繡襦。地鋪錦罽。爲貴紳仕女登眺之所。尋常人不能攀躋。彩雲每次到園。與諸貴女聚會。總在此間憩息。這日馬車進了園門。就一逕到這樓下下車。阿福扶着。迤邐登樓。剛走到常坐的那一間門口。彩雲一隻纖趾。正要跨進。忽聽咳嗽一聲。抬頭一看。却見屋裏一個雄糾糾的日耳曼少年。金髮頰顏。風采奕然。一身陸軍裝束。很是華麗。見了彩雲。一雙美而且秀的眼光。彷彿雲際閃電。把彩雲周身上下。打了一個圈兒。彩雲猛吃一驚。連忙縮脚退出。阿福指着道。間壁有空房。我們到那裏坐罷。說罷。就掖了彩雲逕進那緊鄰的一間精室。彩雲坐下。就吩咐阿福道。你到外邊去候着。等維亞太太一到。就先來招呼。阿福答應如飛。

而去。彩雲獨自在房。心裏暗忖。那個少年。不知是誰。倒想不到外國人有如此美貌的。我們中國的潘安宋玉。想當時就算有這樣的風神。斷沒有這般的英武。看他神情。見了我也非常留意。可見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樣的了。彩雲胡思亂想了一回。覺得心神恍惚。四肢軟哈哈提不起來。就翻身倒在一張紅絨如榻意上。星眼惺忪。似睡不睡的。正有點朦朧。忽聽耳旁有許多脚步聲。連忙張開眼來。却見阿福領了一個中年婦人上來。彩雲忙問阿福道。這是誰。阿福道。這位就是維亞太太打發來的。那婦人就接嘴道。我們主人說。今天不來這裏了。要請密細斯到我們家裏去。主人特地叫我們來接的。馬車已在外面等着。請密細斯上車罷。彩雲聽了。想了一想道。太太府上。我早該去請安。就爲太太的住處。不肯告訴我。就因循下來了。現在既然太太見招。我就坐我自己的車前去便了。說着。回頭叫阿福去套車。那婦人道。我們主人吩咐。請密細斯就坐我們來車。因爲



我們主人的住處。不肯輕易叫人知道的。彩雲道。這是什麼道理。那婦人笑道。主人如此吩咐。其中緣故。奴輩那裏敢問呢。彩雲沒法。只好叫阿福到身邊。附耳說了兩句話。阿福先去了。自己就立起身來道。我們走罷。那婦人在前。彩雲在後。走下樓來。剛到門口。彩雲還沒看清那車子的大小方圓。却被那婦人猛然一推。彩雲身不由主被他推進車來。車門已糊的關上了。弄得彩雲迷迷糊糊。又驚又嚇。只見那車裏四面糊着金絨。當前一懸明鏡。兩旁却放着綠色的布簾。遮着玻璃。一些望不見外面。對面却笑微微坐着那婦人。開口道。密細斯休怪粗莽。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所以如此的。彩雲聽了這話。更加狐疑。要問那婦人。又知道他不肯說實話的。心理不免突突跳個不住。正冥想間。那車忽然停了。車門款的開了。那中年婦人先下車。就來攙彩雲。剛跨下地。忽覺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燦燦。眼睛也睜不開。好容易定睛一認。原來一輛朱輪繡幃的百

寶宮車。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琉璃宮台階之下。那宮却是輪奐巍峨。盡雲干漢。宮外浩蕩蕩一片香泥細草的廣場。徧圍着鬱鬱蒼蒼的樹木。點綴着幾處名家雕石象。放射出萬條異彩的噴水池。彩雲不及細看。却被那婦人不由分說。就扶上台階。曲曲折折走到一面大鏡子面前。那婦人把鏡子一推。却呀的一聲開了。原來是個門兒。向裏一望。只見是個窈窕洞房。滿室奇光異彩。也不辨是金是玉。是花是繡。但覺眼光繚亂而已。就有幾個華裝女子。聽見門響。向外一望。問道。來了嗎。那婦人答道。來了。忽聽嚶然一聲。恍如鳳鳴鶴唳。清越可聽。道快請進來。那當兒彩雲已揭起了繡幃。踏上了錦毯。迎面嫋嫋婷婷的。來了個細腰長裙錦裝玉裹的中年貴婦。不用說就是維亞太太了。見了彩雲。就搶上一步。緊握住彩雲的雙手。回頭向那些女子說道。這就是中國第一美女金公使的夫人傅彩雲呀。你們瞧着。我常說他是亞洲的姑婁巴。支那的馬克尼。今

兒個你們可開開眼兒了。說完。就把彩雲拉到了一張花磁面的圓桌上首坐下。自己朝南陪着。彩雲此時。迷迷糊糊。如在五里霧中。弄得不知所措。只得婉婉的說道。賤妾蒲柳之姿。幸蒙太太見愛。今日得登寶地。真是三生有幸了。只是太太的住處。爲何如此祕密。還請明示。以啓妾疑。維亞太太笑道。不瞞密細斯說。我平生有個癖見。以爲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兩種人物。都是有龍跳虎踞的精神。顛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麼呢。就是權詐的英雄。與放誕的美人。英雄而不權詐。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誕。就是泥美人。如今密細斯。又美麗。又風流。真當得起放誕美人四字。我正要你的風情韻致。瀉露在我的眼前。裝滿在我的心裏。我怕你一曉了我的身分地位。就把你的真趣豔情拘束住了。這就大非我要見你的本心了。彩雲不聽這太太的話。心裏倒還有點捉摸。如今聽了這番議論。更糊塗了。又問道。到底太太的身分地位。能賜教嗎。那太太笑道。

你不用細問。到明日就會知道的。說話間。有幾個華裝女子。來請早餐。

維亞太太就邀彩雲入餐室。原來餐室就在這室間壁。高華典貴。自不必說。坐定後。山珍海味。珍果醇醪。繹絡不絕的上來。維亞太太殷勤勸進。彩雲也只得極力周旋。酒至數巡。維亞太太立起身來。走到沿窗一座極大的風琴前。手撫玉徽。回顧彩雲道。密細斯精於音律嗎。彩雲連說不懂。那太太就引弦揚吭的唱起歌來。歌曰。

美人來兮亞之南。風爲御兮雲爲驂。微波渺渺不可接。但聞空際瓊瑤音。吁嗟乎彩雲。

美人來兮歐之西。驚鴻照海天龍迷。瑤台綽約下仙子。握手一笑心爲低。吁嗟乎彩雲。

山川渺渺月浩浩。五雲殿閣琉璃曉。報道青鸞海上來。汝來慰我憂心擣。吁嗟乎彩雲。

勸君酒。聽我歌。我歌歡樂何其多。聽我歌。勸君酒。雨覆雲翻在君手。願君留影隨我肩。人間天上仙乎仙。吁嗟乎彩雲。

歌畢。就向彩雲道。下里之音。不足動聽。只是末章所請願的。不知密細斯肯俯允嗎。彩雲原不懂文墨。幸而這回歌辭。全用德語。所以彩雲倒略解一二。就答道。太太如此見愛。妾非木石。那有不感激的理。祇是同太太並肩拍照。兼葭倚玉。恐折薄福。意欲告辭。改日再遵命罷。那太太道。請密細斯放心。拍了照。我就遣車送你回去。現在寫真鏡已預備在草地上。我們走罷。就親親熱熱攜了彩雲的手。一隊高鬟窄袖的女侍。前後呵護。慢慢走出房來。就走到剛纔進來看見的那片草地上。早見有一羣人。簇擁着一具寫真鏡的匣子。離匣子三四丈地。建立一個銅盤。上面轟起一個噴水的機器。下面周圍着白石砌成的小池。那水線自上垂下。在旭日光中。如萬顆明珠。隨風咳吐。煞是好看。那太太就攜了彩雲。立在這



○ 邊 旁 池 石 這 在 立 ○ 雲 彩 了 摺 就 太 太 那

石池旁邊。只見那寫真師。正在那裏對鏡配光。彩雲瞥眼看去。那寫真師好像就是在薩克森船上見的那畢叶先生。心裏不免動疑。想要動問。恰好那鏡子已開。自己

被鏡光一閃。覺得眼花繚亂了好一回。等到捉定了神。那鏡匣已收起。那一羣人也不知去向了。却見一輛馬車停在面前。維亞太太就執了彩雲的手道。今天倒叫密細斯受驚了。車子已備好。就此請登車。我們改日再敘罷。彩雲一聽送他回去。很歡喜的。也道了謝。就跨進車來。車門隨手就關上了。却見車簾仍舊放著。烏洞洞悶死人。那車一路走着。彩雲一路猜想。這太太的行徑。實在奇怪。倒底是何等樣人。爲什麼不叫我知道他的底裏呢。那畢叶先生。怎麼也認得他。替他拍照呢。想來想去。再想不出些道理來。還在呆呆的揣摩。只見車門豁然開朗。原來已到了使館門口。彩雲就自己下了車。剛要發放車夫。誰知那車夫飛身跳上高座。加緊一鞭。逃也似的直奔前路。眨眼就不見了。彩雲倒吃了一驚。立在門口呆呆的望着。直到館中看門的看見。方驚動了裏邊的丫鬟們。出來扶了進去。阿福也上前來探問。彩雲含糊應了。後來見了雯青。也不敢把這事提及。

雯青告訴他今天外部又來招呼。說明日七點鐘在沙老頓布士宮覲見。他們打發宮車來接。當晚彩雲絕早就睡。只是心裏有事。終夜不會安眠。剛要睡着。却被雯青喚醒。說宮車已到。催着彩雲洗梳打扮。按品大裝。六點鐘動身。七點鐘就到了那宮前。那宮却在一座森林裏面。清幽靜肅。壯麗森嚴。警兵羅列。官員絡繹。彩雲一到。迎面就見一座六角的文石台。台上立著簡騎馬英雄的大石象。中央一條狠長的甬道。兩面石闌。闌外植着整整齊齊高的塔形低的鐘形的常綠樹。從那甬道一層高似一層。一直到大殿。殿前一排十二座穹形窗。中間是凸出的圓形屋。彩雲走近圓屋。早有接引大臣。把彩雲引上殿來。却見德皇峨冠華服。南面坐着。兩旁擁護劍珮趨蹌的勳戚大臣。氣象很是堂皇。彩雲隨着接引官。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禮。照着向來覲見的儀節。都按次行了。那德皇忽含笑的向著彩雲道。貴夫人昨朝辛苦了。說著手中擎着個錦匣。說道。這是皇后賜給



貴夫人的。今天皇后有事。不能再與貴夫人把晤。留着這個算紀念罷。一面說着。一面就遞了下來。彩雲茫然不解。又不好動問。祇得糊裏糊塗的接了。這當兒。就有大臣啓奏別事。彩雲只得慢慢退了下來。到得車中。輪蹄轉動。要緊把那錦匣打開一看。不覺大大吃驚。原來這匣內。並非珠寶。也非財帛。倒是一張活靈活現的小影。兩個羽帽迎風長裙窄地的婦人。一個是鼻鼻亭亭的女郎。一個是莊嚴璀璨的貴婦。那女郎。不用說是自己的西裝小像。這個貴婦。就是昨天並肩拍照的維亞太太。心中恍然大悟道。原來維亞太太。就是聯邦帝國大皇帝飛蝶麗的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維多利亞的長女。維多利亞第二嘍。怪不得他說。他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虧我相處了半月有零。到今朝纔明白。真有眼不識泰山了。心中就一驚一喜。七上八落起來。那車子却已回到了自己門口。却又看見門口停着一輛轎車。彩雲這兩天。遇着多少奇怪事情。心中真弄得恍恍惚惚提

心吊胆的。見了此車。心裏又疑心道。這車不知又是誰的了。此時丫鬢僕婦都已候在門口。都來攙扶。阿福也來車前站着。彩雲就問道。老爺那裏有什麼客。阿福道。就是畢叶先生。彩雲聽了。心裏觸動昨天拍照的事情。就大喜道。原來就是他。我正要見他哩。你們攙我到客廳上去。說着就曲折行來。剛走到廳門口。彩雲望裏一張。只見滿桌子攤着一方一方的畫圖。雯青正灣着腰在那裏細細賞玩。畢叶却站在桌旁。彩雲就叫且不要聲張。讓我聽聽那東西和老爺說什麼。只聽雯青道。這圖上紅色的界綫。就是國界嗎。畢叶道。是的。雯青道。這界綫准不准呢。畢叶道。這地圖的可貴。就在這上頭。畫這圖的人。是個地學名家。又是奉着政府的命令畫的。那有不准之理。雯青道。既是政府的東西。他怎麼能賣掉呢。畢叶道。這是當時的稿本。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國庫。祕密萬分。却不曉留着這稿子在外。這人如今窮了。流落在這裏。所以肯賣。雯青道。但是要一千

金磅。未免太貴了。畢叶道。他說。他賣掉這個。對着本國政府。擔了洩漏祕密的罪。一千磅價值。還是不得已呢。我看大人得了此圖。大可重新把他好好的翻印。送呈貴國政府。這整理疆界的功勞。是不小哩。何在這點兒小費呢。彩雲聽到這裏。心想道。好呀。這東西倒瞞着我。又來弄老爺的錢了。我可不放他。想着把簾子一掀。就飄然的走進去了。正是羨煞紫雲傍霄漢。全憑紅綫界華戎。不知彩雲見了畢叶。問他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卷

##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淨門下士

話說雯青正與畢叶在客廳上講論中俄交界圖的價值。彩雲就掀簾進來。身上還穿著一身親見的盛服。雯青就吃了一驚。正要開口。畢叶早搶上前來。與彩雲相見。恭恭敬敬的道。密細斯親見回來了。今天見著皇后陛下。自然益發要好了。賞賜了什麼東西。可以叫我們廣廣眼界嗎。彩雲略彎了彎腰。招呼畢叶坐下。自己也坐在桌旁道。妾正要請教先生一件事哪。昨天妾在維亞太太家裏。拍照的時候。彷彿看見那寫真師的面貌。和先生一樣。忽忽忙忙。不敢認真。到底是先生不是。畢叶怔了怔道。什麼

維亞太太。小可却不認得。小可一到這裏。就蒙維多利亞皇后。賞識了小可的油畫。昨天專誠宣召進宮。就爲替密細斯拍照。皇后命小可。把昨天的照片放大。照樣油畫。聽宮人們說。皇后和密細斯非常的親密。所以要常留這個小影在日耳曼帝國哩。怎麼密細斯倒說在維亞太太家碰見小可呢。彩雲笑道。原來先生也不知底細。妾與維多利亞皇后。雖然交好了一個多月。一向只知道他叫維亞太太。是個爵夫人罷咧。直到今天覲見了。纔知道他就是皇后陛下哩。真算一樁奇聞。且說雯青見彩雲突然進來。心中已是詫異。如今聽兩人你言我語。一句也不懂。就忍不住問彩雲。怎麼你會認識這裏的皇后呢。彩雲就把如何在郁亨夫人家。認得維亞太太。如何常常往來。如何昨天約去游園。如何拍照。直到現在覲見德皇。賜了錦匣。自己到車子裏開看。方知維亞就是維多利亞皇后的託名。前前後後得意揚揚的細述了一遍。就把那照片遞給雯青。雯青看了。自然歡喜。就向

着畢叶道。別儘講這個了。畢叶先生。我們講正事罷。那圖價到底還請減些。畢叶還未回答。彩雲就搶說道。不差。我正要問老爺。這幾張破爛紙。畫得糊糊塗塗的。有什麼好看。值得化多少銀子去買他。老爺你別上了當。雲青笑道。彩雲。你儘管聰明。這事你可不懂了。我好容易託了這位先生。弄到了這幅中俄地圖。我得了這圖。一來可以整理整理國界。叫外人不能佔踞我國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來我數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補證。從此都有了確實證據。成了千秋不刊之業。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這圖的好處。正多着哩。不過這先生定要一千磅。那不免太貴了。彩雲道。老爺別吹滂。你一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嘴裏咕唧咕嚕。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麼話。又是對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鬧得烟霧騰騰。叫人頭疼。倒把正經公事擱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說國裏的寸土尺地。

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抬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依我說。還是省幾個錢。落得自己享用。這些不值一錢的破爛紙。惹我性起。一撕兩半。什麼一千磅二千磅呀。雯青聽了彩雲的話。倒着急起來。怕他真做出來。連忙攔道。你休要胡鬧。你快進去換衣服罷。彩雲見雯青執意要買那地圖。倒趕他動身。就骨都着嘴。賭氣扶着丫鬟走了。這裏畢叶笑道。大人這一來不情極了。你們中國人常說千金買笑。大人何妨千磅買笑呢。雯青笑了一笑。畢叶又接說道。既這麼着。看大人分上。在下替敝友減了二百磅。就是八百磅罷。雯青道。現在這裏諸事已畢。明後天我們就要動身赴貴國了。這價銀。你今天就領了去。省得周折。不過要煩你到戴隨員那裏走一遭。說着。就到書桌上寫了一紙取銀憑證。交給畢叶。畢叶就別了雯青。來找戴隨員把憑證交了。戴隨員自然按數照付。正要付給時候。忽見阿福急急忙

忙從樓上走來。見了戴隨員。低低的附耳說了幾句。戴隨員點頭。隨即拉畢叶到沒人處。也附耳說了幾句。畢叶笑道。貴國採辦委員。這九五扣的規矩。是逃不了的。何況。說到這裏。頓住了。又道。小可早已預備。請照扣便了。當時戴隨員就照付了一張銀行支票。畢叶收着。就與戴隨員作別。出使館而去。這裏雯青彩雲。就忙忙碌碌。料理動身的事。這日正是十一月初五日。雯青就帶了彩雲及參贊繙譯等。登火車赴俄。其時天氣寒冽。風雪載途。在德界內。尙常見崇樓傑閣。沃野森林。可以賞眺賞眺。到次日。一入俄界。則徧地沙漠。雪厚尺餘。如在冰天雪窖中矣。走了三日夜。始到俄都聖彼得堡。宏廠雄壯。比德京又是一番氣象。雯青到後。就到昔而格斯街中國使館三層洋樓裏。安頓眷屬。於是拜會了首相吉爾斯及諸大臣。接着覲見俄帝。足足亂了半個月。諸事稍有頭緒。那日無事。就寫了一封信。把自己購圖及彩雲拍照的兩件得意事。詳詳細細。告訴了



奉如。又把那新購的地圖。就託次芳去找印書局。用五彩刷印。因為地圖自己還要校勘校勘。連印刷。至快要兩三個月。就先把信發了。這信就是那日奉如在潘府回來時候接着的。當時奉如把信看完。連說奇聞。他夫人問他。奉如照信演了一遍。正說得高興。只見奉如一個着身管家。上來問道。明天是朝廷放會試總裁房官的日子。老爺派誰去聽宣。奉如想一想道。就派你去罷。比他門總着緊些。那管家諾諾退出。當日無話。次日天還沒亮。那管家就回來了。奉如急忙起來。管家老遠就喊道。米市衙門潘大人放了。奉如接過單子。見正總裁是大學士高揚漢號理惺。副總裁就是潘尙書和工部右侍郎繆仲恩號綬山的。也是江蘇人。還有個旂人。奉如不甚在意。其餘房官。袁尙秋黃仲濤荀子佩那班名士。都在裏頭。同鄉熟人。却有個姓尹名宗湯號震生。也派在內。只有奉如向隅。不免沒精打采的。丟下單子。仍自回房高臥去了。按下不表。且說潘尙書本是名流宗

匠。文學斗山。這日得了總裁之命。夾袋中許多人物。可以脫穎而出。歡喜自不待言。尙書暗忖這回夥伴中。餘人都不怕他們。就是高中堂和平謹慎。過主故常。不能容奇偉之士。總要用心對付他。叫他爲我使不爲我敵纔好。當下匆忙料理。不到未刻。直徑進闈。三位大總裁。都已到齊。大家聚奎堂挨次坐下。潘尙書先開口道。這回應舉的。很多知名之士。大家閱卷。倒要格外用心點兒。一來不負朝廷委託。二來休讓石農獨霸。誇張他的江南名榜。高中堂道。老夫荒疎已久。老眼昏花。恐屈真才。全仗諸位相助。但依愚見看來。暗中摸索。只能憑文去取。那裏管得他名士不名士呢。況且名士虛聲。有名無實的多哩。繆侍郎道。現在文章巨眼。天下都推龔潘。然兄弟常見和甫先生。每閱一文。反來覆去。至少看十來遍。還要請人覆看。瀛翁却只要隨手亂繙。從沒有首尾看完過。怎麼就知道好歹呢。潘尙書笑道。文章望氣而知。何必尋行數墨呢。大家談論一會。

各自散歸房內。過了數日。頭場已過。硃卷快要進來。各房官正在預備閱卷。忽然潘尙書來請袁尙秋。大家不知何事。尙秋進去一句鐘工夫。方始出來。大家都問什麼事。尙秋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小冊子。遞給子珮。仲濤震生都湊來看。子珮打開第一頁。只見上面寫道。

章騫號直蜚。南通州。

聞鼎儒號韻高。江西。

姜表號劍雲。江蘇。

米繼曾號筱亭。江蘇。

蘇胥號鄭龜。福建。

呂成澤號沐庵。江西。

楊遂號淑喬。四川。

易鞠號緣常。江蘇。

莊可權號立人。直隸。

繆平號奇坪。四川。

子珮看完這一頁。就把冊子合上。笑道。原來是花名冊。八瀛先生怎麼吩咐的呢。尙秋道。這冊子上攏共六十二人。都是當世名人。要請各位按着省分去搜羅的。章聞兩位。尤須留心。子珮道。那位直輩先生。但聞其名。却不大認得。韻高原是熟人。真算得奇材異能了。兄弟告訴你們一件事。還是在他未中以前。有一會在國子監錄科。我們有個同鄉。給他聯號。也不知道他是誰。只見他進來手裏就拿着三四本卷子。已經覺得詫異。一坐下來。提起筆如飛的只是寫。好像鈔舊作似的。那同鄉只完得一篇四書文。他拿來的一疊卷子都寫完了。忽然停筆。想了想道。啊呀。三代叫什麼名字呢。我們那同鄉。本是講程朱學的。就勃然起來。高聲道。先生既是名教中人。怎麼連三代都忘了。他笑着低聲道。這原是替朋友做

的。那同鄉見他如此敏捷。忍不住要請教他的大作了。拜讀一過。真大大吃驚。原來四篇很發皇的時文。四道極翔實的策問。於是就拍案叫絕起來。誰知韻高却從從容容笑道。先生謬讚不敢當。那裏及先生的大著樸實說理呢。那同鄉道。先生並未見過拙作。怎麼知道好呢。這纔是謬讚哩。他道先生大著。早已熟讀。如不信。請念給先生聽。看差不多。說罷。就把那同鄉的一篇考作。從頭至尾。滔滔滾滾念了一遍。不少一字。你們想這種記性。就是張松復生。也不過如此罷。震生道。你們說的不是聞韻高嗎。我倒還曉得他一件故事哩。他有個閨中談禪的密友。却是個刎頸至交的嫡妻。那位至交。也是當今赫赫有名的直臣。就爲妄劾大臣。丟了官兒。自己一氣。削髮爲僧。浪迹四海。把夫人託給韻高照管。不料一年之後。那夫人倒寫了一封六朝文體的絕交書。寄與所天。也遜迹空門去了。這可見韻高的辯才無礙。說得頑石點頭了。大家聽了這話。都面面相覷。

尙秋道。這是傳聞的話。恐未必確罷。仲濤道。那章直蜚是在高麗辦事大臣吳長卿那裏當幕友的。後來長卿死了。不但身後蕭條。還有一筆大虧空。這報銷就是直蜚替他辦的。還有人議論辦這報銷。直蜚狠對不起長卿呢。震生道。我聽說直蜚還坐過監呢。這坐監的原因。就爲直蜚進學時。冒了如皋籍。認了一個如皋人同姓的做父親。屢次向直蜚敲竹槓。直蜚不理會。誰知他竟硬認做真子。勾通知縣辦了忤逆。革去秀才。關在監裏。幸虧通州孫知州訪明實情。那時令尊叔蘭先生督學江蘇。纔替他昭雪開復的哩。仲濤回去一問令尊。就知道了。原來尹震生。是江蘇常州府人。現官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爲人慳直敢任事。最恨名士。且喜修儀容。車馬服御。華貴整肅。遠遠望去。儼然是個旗下貴族。當下說了這套話。就暗想道。這班有文無行的名士。要我手中。休想輕輕放過。大家正談得沒有收場。恰好內監試送進硃卷來。於是各官分頭閱卷去了。不在話

下。且說有一天。子佩忽然看着一本卷子。是江蘇籍貫的。三篇制義。高華典實。饒有國初劉熊風味。經義亦原原本本。家法井然。策問十事對九。詳博異常。就大喜道。這本卷子。一定是章直蜚的了。連忙邀了尙秋仲濤來看。大家都道無疑的。快些加上極華的薦批。送到潘尙書那裏。大有奪元之望。子佩自然歡喜。就親自袖了卷子。來到潘尙書處。剛走到尙書臥室廊下。管家進去通報。子佩在簾縫裏一張。不覺吃了一驚。只見靠窗朝南一張方桌上。點着一對斤通的大紅蠟。火光照得滿室通明。當中一個香爐。尙書衣冠肅肅。兩手捧着一炷清香。對着桌上一大堆的卷子。嘴裏嚶嚶不知禱告些什麼。禱告完了。好像眼睛邊有些淚痕。把手揩了一揩。却志志誠誠磕了三個大頭。然後起來。那管家方敢上前通報。尙書連忙叫請。子佩進去。尙書就道。這會你們把好卷子都送到我這裏來。實在擁擠得了不得了。不知道屈了多少好手。老夫弄得沒有法兒。只好賠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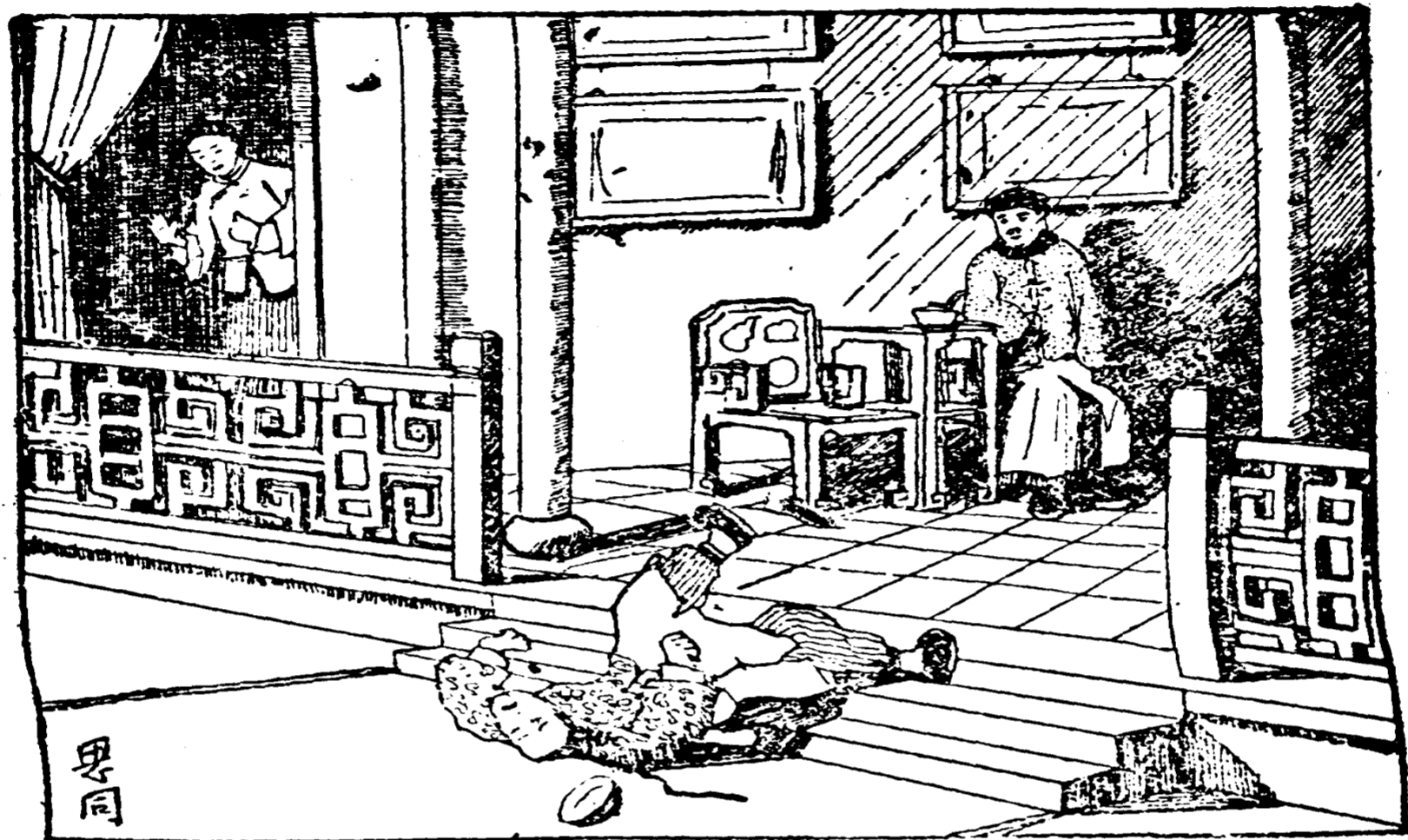
付老淚。磕着幾個響頭。就算盡了一點愛士心了。說罷。指著桌上的卷子笑道。這一堆都是可憐蟲。子佩道。章直輩的卷子。門生今天倒找着了。尙書很驚喜道。在那兒呢。子佩連忙在袖中取出。尙書一手搶去。大略翻了一翻。拍手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可惜會元已經被高中堂定去。只索給他爭一爭了。說畢。就叫管家伺候。帶了卷子。去見高中堂。叫子佩就在這裏等等兒。去了沒多大的工夫。尙書手舞足蹈的回來道。好了。定了。子佩道。怎麼定的。尙書道。高中堂先不肯換。結我說急了。他倒發怒。竟把先定元的那一本撤了。說讓他下科再中元罷。這人真晦氣。我也管不得了。子佩就很歡喜的出來。告訴大家。都給他道賀。只有震生暗笑他們歎氣。自己想江西聞韻高的卷子。光罷給我打掉了。光陰容易。轉瞬就是填榜的日子。各位總裁房考。衣冠齊楚。會集在公堂。一面拆封唱名。一面填榜。從第六名起。直填到榜尾。其中知名之士。如



姜表米繼曾呂成澤易翰楊遂諸人。到也中了不少。只有章直蜚聞韻高兩人。毫無影蹤。潘尙書心裏還不十分着急。認定會元定是直蜚韻高或也在魁卷中。直到上燈時候。至公堂上。點了萬支紅蠟。千盞紗燈。火光燭天。明如白晝。大家高高興興。鬧起五魁來。潘尙書拉長耳朵。只等第一名唱出來。必定是江蘇章騫。誰知那唱名的偏偏不得人心。朗朗的喊了姓劉名毅起來。尙書氣得鬚都豎了。子佩却去揀了那本撤掉的元卷。拆開彌封一看。可不是呢。倒明明寫着章騫的大名。這一來真叫尙書公好似陞子吃黃連了。填完了榜。大家各散。尙書也垂頭喪氣的。自歸府第去了。接着朝考殿試之後。諸新貴都來謁見。幾乎把潘府的門限都踏破了。尙書禮賢下士。個個接見。只有會元公來了十多次。總以閉門羹相待。會元公益發疑懼。倒來得更勤了。此時已在六月初旬天氣。這日尙書南齋入值回來。門上稟報錢端敏大人。從湖北任滿回京。在外求見。尙書聽了大喜。

連聲叫請。門上又回道。還有新科會元劉。尙書就瞪着眼道。什麼留不留。我偏不留他。該怎麼樣呢。那門上不敢再說。就退下去了。原來唐卿督學湖北。三年任滿。告假回籍。在蘇州耽擱了數月。新近到京。潘公原是師門。所以先來謁見。當時和會元公劉毅同在客廳等候。劉公把尙書不見的話。告訴唐卿。請其緩頰。唐卿點頭。恰好門上來請。唐卿就跟了進來。一進書室。就向尙書行禮。尙書連忙扶住。笑道。賢弟三載賢勞。尊容真清減了好些了。漢上友人都道。賢弟提倡古學。掃除積弊。今之紀阮也。唐卿道。門生不過遵守師訓。不敢隕越耳。然所收的都是小草細材。不足稱道。那裏及老師這回東南竹箭。西北瓊瑤。一網打盡呢。尙書搖首道。賢弟別挖苦了。這回章直蜚聞韻高。都沒有中。驪珠已失。所得都是鱗爪罷了。最可恨的。老夫衡文十多次。不想倒上了毗陵傖夫的當。唐卿道。老師倒別這麼說。門生從南邊來。聽說這位劉君。也很有文名的。况

且這回元作。外間人人說好。只怕直蜚倒做不出哩。門生想朝廷快要考中書了。章聞二公。既有異才。終究是老師藥籠中物。何必介介呢。倒是這位會元公。屢次登門。老師總要見見他纔好。尙書笑道。賢弟原來替會元做說客的。看你分上。我到客廳上去見一見就是了。你可別走。說罷。揚長而去。且說那會元公正在老等。忽見潘公出來。面容狠是嚴厲。只得戰兢兢鋪上紅氈。着着實實磕了三個頭起來。尙書略招一招手。那會元公斜簽着身體。眼對鼻子。半屁股坐在炕上。尙書開口道。你的文章。做得很好。是自己做的嗎。會元公漲紅了臉。答應個是。尙書笑道。好個揣摩家。我很佩服你。說着。就端茶碗。那會元只得站起來。退縮着走。冷不防走到台級兒上。一滑脚。恰好四脚朝天。做了個狀元及第。尙書看着。就哈哈笑了兩聲。洒着手。不管他。進去了。不說這裏會元公爬起。忽忽上車。再說唐卿在書室門口。張見這個情形。不免好笑。接著尙書進



○ 天朝脚四好正恰 ○ 脚滑一

來。倒不使提及。尙書又問了些湖北情形。及莊壽香的政策。唐卿也談了些朝政。也就告辭出來。再到龔和甫及奉如等熟人那裏去了。話說奉如自從唐卿來京。添了熟人。夾着那班同鄉新貴姜劍雲米筱亭易緣常等。輪流讌會。忙忙碌碌。看看已到初秋。那一天。忽然來了一位姓黃的遠客。奉如請了進來。原來就是黃繙譯。因爲

母病。從俄國回來的。雯青託他把新印的中俄交界圖帶來。奉如當下打開一看。是十二幅五彩的地圖。當中一條界線。却是大紅色畫的。極爲清楚。奉如想現在總理衙門。自己却無熟人。常聽說莊小燕侍郎和唐卿極爲要好。此事不如託了唐卿罷。就寫了一封信。打發人送到內城去。不一會。那人回來說。錢大人今天和余同余中堂龔平龔大人。派了考中書的閱卷大臣。已經入闈去了。信却留在那裏。奉如只得罷了。過了三四日。這一天。奉如正要出門。家人送上一封信。奉如見是唐卿的。拆開一看。只見寫道。

前日辱教。適有校文之役。闕然久不報。歉甚。頃小燕滬橋韻高諸君在荒齋小酌。祈紆駕過我。且商界圖事也。

末寫知名不具四字。奉如閱畢。就叫套車。一徑進城。到錢府而來。到了錢府。門公就領到花廳。看見廳上早有三位貴客。一個虎領燕額。粗腰長

幹。氣概昂藏的。是莊小燕。一個短胖身材。紫圓臉盤。舉動脫略的。是段滬橋。都是奉如認得的。還有個胖白臉兒。魁梧奇偉的。奉如不認得。唐卿正在那裏給他說話。只聽唐卿道。這麼說起來。余中堂在賢弟面前。倒很居功哩。說到這裏。却見奉如走來。連忙起來招呼送茶。奉如也與大家相見了。正要請教那位姓名。唐卿就引見道。這位就是這回考中書第一的聞韻高兄。奉如不免道了久仰。大家坐下。滬橋就向韻高道。我倒要請教余中堂怎麼居功呢。韻高道。他說兄弟的卷子。龔老夫子和錢夫子。都很不願意。全是他力爭來的。唐卿哈哈笑道。賢弟的卷子。原在余中堂手裏。他因爲你頭篇裏。用了句史記般本紀素王九主之事。他不懂。來問我。我纔得見這本卷子。我一見就決定是賢弟的手筆。就去告訴龔老夫子。於是約着他那裏去公保。要取作壓卷。誰知他嫌你文體不正。不肯答應。龔老夫子給他力爭。幾乎吵翻了。還是我再四勸和。又偷偷兒告訴

他。決定是賢弟的。自己門生。何苦一定給他辭掉這個第一呢。他纔活動了。直到拆出彌封。見了名字。倒又歡喜起來。連忙駕起老花眼鏡。仔細看了又看。迷花着眼道。果然是聞鼎儒。果然是聞鼎儒。這回兒倒要居功。你說好笑不好笑呢。小燕道。你們別笑他。近來余中堂很肯拉攏名士哩。前日山東大名士汪蓮孫。上了個請重修四庫全書的摺子。他也答應代遞了。不是奇事嗎。大家正說得熱鬧。忽然外邊如飛的走進個美少年來。嘴裏嚷道。晦氣。晦氣。唐卿倒吃了一驚。大家連忙立起來。正是相公爭欲探驪頰。名士居然占鳳頭。不知來者何人。讓的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風儀

話說外邊忽然走進個少年。嘴裏嚷道。晦氣。大家站起來一看。原來是姜劍雲。看他餘怒未息。驚心不定。嘴裏却說不出話來。看官你道爲何。說來很覺可笑。原來劍雲和米筱亭。鄉會兩次同年。又在長元吳會館同住了好幾個月。交情自然很好了。朝殿等第。又都很高標。都用了庶常。不用說都要接眷來京。另覓寓宅。兩個人的際遇。好像一樣。兩個人的處境却大大不同。劍雲是寒士生涯。租定了西斜街一所小小四合房子。夫妻團聚。却儼然鴻案鹿車。筱亭是豪華公子。雖在蘇州衙衙覓得很寬綽的宅門子。倒似檻鸞笄鳳。你道爲何。如今且說筱亭的夫人。是揚州傅容傅狀元的女兒。容貌雖說不得美麗。却氣概豐富倜儻不羣。有巾幗鬚眉之號。但是性情傲不過。眼孔大不過。差不多的男子。不值他眼角一睨。又是得了狀元的遺傳性。科名的迷信。非常濃厚。他這腦質。若經生理學家解剖出來。必然和車渠一樣的顏色。自從嫁了筱亭。常常不稱心。一則嫌筱亭相



貌不俊雅。再則筱亭不會入學中舉。不管你學富五車。文倒三峽。總逃不了臭監生的徽號。因此就有輕視丈夫之意。起先不過口角嘲笑。後來慢慢的竟要扑作教刑起來。筱亭礙着丈人面皮。凡事總讓他幾分。誰知習慣成自然。脅肩諂笑。竟好像變了男子對婦人的天職了。筱亭屢困場屋。曾想改捐外官。被夫人得知。大哭大鬧道。傅氏門中。那裏有監生姑爺。面皮都給你削完了。告訴你。不中還我一個狀元。仔細你的臭皮。弄得筱亭沒路可投。只得專心黃榜。如今果然鄉會聯捷。列職清班。旁人都替他歡喜。這回必邀玉皇上賞了。誰知筱亭自從曉得家眷將要到京。倒似起了心事一般。知道這回沒有占得鰲頭。終難免夫鴨矢。這日正在預備的夫人房戶內。親手拿了鷄毛帚。細細拂拭灰塵。忽然聽見院子裏夫人陪嫁喬媽的聲音。就走進房。給老爺請安道喜道。太太帶着兩位少爺兩位小姐都到了。現在傅宅。筱亭不知不覺。手裏鷄毛帚。就掉在地上道。我去。我就

去。喬媽道。太太吩咐。請老爺別出門。太太就回來。筱亭道。我就不出門。我在家等。不一會。外邊家人。起來道。太太到了。筱亭跟着喬媽。三脚兩步的出來。只聽得院子外很高的聲音道。你們這班沒規沒矩的奴才。誰家太太們下車。脚襠兒也不知道預備。我可不比老爺好伺候。你們若有三條腿兒。儘懶。說着一班丫鬟僕婦簇擁着太太朝珠補褂。一手搭着喬媽。一手攙着小女兒鳳兒。跨上垂花門的台階兒來。劈面撞著筱亭道。你大喜呀。你這回兒。不比從前了。也做了綠豆官兒了。怎樣還不擺出點兒主子架子。倒弄得屋無主掃帚顛倒豎呀。筱亭道。原是只等太太整頓。大家一窩風進了上房。原來那上房。是五開間兩廂房抄手回廊很寬大的。左邊兩間。筱亭自己住着。右邊就是替太太預備的。外間做坐起。裏間臥室。鋪陳得很是齊整。當下就在右邊的外間坐了。太太一頭寬衣服。一頭說道。你們小孩兒們。怎麼不去見爹呀。也道個喜。於是長長短短四個小

孩。都給筱亭請安。筱亭撫弄了小孩兒一會。看太太還歡喜。心裏倒放點兒心。少頃。開上中飯。夫妻對坐吃飯。太太很讚廚子的手段好。筱亭道。這是曉得太太喜歡吃揚州菜。專誠到揚州去弄來的。太太忽然道。呀。我忘問了。那廚子有鬚子沒有。筱亭倒怔住。不敢開口。喬媽插嘴道。剛纔到廚房裏。看見彷彿有幾根兒。太太立刻把嘴裏含的一口湯包肚吐了出來道。我最恨廚子有鬚子。十個廚子燒菜。九個要先嘗嘗味兒。給有鬚子的嘗過了。那簡直兒是清燉鬚子湯了。不嘔死。也要疑心死。說罷。又乾嘔了一回。把筷碗一推不吃了。筱亭道。這個容易。回來開晚飯。叫廚子剃鬚子伺候。太太聽了。不發一語。筱亭怕太太不高興。有搭沒搭的說道。剛纔太太在那邊。岳父說起我的考事沒有。太太冷冷的道。誰提你來。筱亭笑道。太太常常望我中狀元。不想倒真中了半天的狀元。筱亭說這句話。原想太太要問。誰知太太却不問。臉色慢慢變了。筱亭只

管續說道。向例閱卷王大臣。定了名次。把前十名進呈御覽。叫做十本頭。這回十本頭進去的時候。明明我的卷子第一。不知怎的發出換了第十。別的名次都沒動。就掉轉了我一本。有人說是上頭看時疊錯的。那些閱卷的。只好將錯就錯。太太你想。晦氣不晦氣呢。太太聽完這話。臉上更不自然了。道。哼。你倒好。挖苦了我還不算。又要冤著我。當我三歲孩子都不如。說罷。忽然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連哭帶說道。你說得我要沒鬍子的廚子伺候。這是話還是屁。我是紅頂子堆裏養出來的。仙鶴錦雞懷裏抱大的。這會兒。背上給你駝上一隻短尾巴的小鳥兒。看了就觸眼睛。算我晦氣。嫁了個不濟的闖茸貨。堂堂二品大員的女兒。連窰姐兒傅彩雲都巴結不上。可氣不可氣。你不來安慰安慰我就彀了。倒還花言巧語。在我手裏弄乖巧兒。我只曉得三年的狀元。那兒有半天的狀元。這明明看我婦道家好欺負。你這會兒不過剛得一點甜頭兒。就不放我在眼裏了。以

後的日子。我還能過麼。不如今兒個兩命一拚。都死了。乾倒淨。說罷。自己把頭髮一拉。蓬着頭。就撞到筱亭懷裏。一路直頂到牆腳邊。筱亭只說道。太太息怒。下官該死。喬媽看鬧得不成樣兒。死命來拉開。筱亭趁勢要跪下。不提防被太太一個巴掌。退倒了好幾步。喬媽道。怎麼老爺連老規矩都忘了。筱亭道。只求太太留個體面。讓下官跪在後院裏罷。太太只坐着哭。不理他。筱亭一步捱一步。走向房後小天井的台階上。朝裏跪着。太太方住了哭。自己和衣睡在床上去了。筱亭不得太太的吩咐。那裏敢自己起來。外面僕人僕婦。又鬧着搬運行李。收拾房間。竟把老爺的去向忘了。可憐筱亭整整露宿了一夜。好容易巴到天明。心想今日是岳丈的生日。不去拜壽。他還能體諒我的。倒是錢唐卿老師請我喫早飯。我豈可不理他呢。正在着急。却見女兒鳳兒走來。筱亭就把好話哄騙他。叫他到對過房裏去拿筆墨信箋來。又叮囑他別給媽見了。那鳳兒年紀不過十二

歲。倒生得千伶百俐。果然不一會。人不知鬼不覺的都拿了來。筱亭非常快活。就靠著窗檻。當書桌兒。寫了一封求救的信。給丈人傅容。叫他來勸勸女兒。就叫鳳兒偷偷送出去了。却說太太鬧了一天。夜間也沒睡好。一聽醒來。連忙起來梳妝洗臉。已是日高三丈。吩咐套車。要到娘家去拜壽。忽見鳳兒在院子外跑進來喊道。媽看外公的信喲。太太道。拿來。就在鳳兒手裏劈手搶下。看了兩行。忽回顧喬媽道。這會兒老爺在那裏呢。鳳兒搶說這。爹還好好兒的跪在後院裏呢。喬媽道。太太恕他這一遭罷。太太哈哈笑道。咦。奇了。誰叫他真跪來。都是你們搗鬼。鳳兒你還不快去請爺出來。告訴他外公生日。光罷又忘了。鳳兒得命。如飛而去。不一會。筱亭扶著鳳兒一搭一蹩走出來。太太見了道。老爺你腿怎麼樣了。筱亭笑道。不知怎的扭了筋。太太。今兒岳父的大慶。虧你提我。不然。又要失禮了。太太笑着。那當兒。一個家人進來回有客。筱亭巴不得這一

聲。就叫快請。自己拔脚就跑。一逕走到客廳去了。太太一看。這行徑不對。家人不說客人的姓名。主人又如此慌張。料道有些蹊蹺。就對鳳兒道。你跟爹出去。看給誰說話。來告訴我。鳳兒歡歡喜喜而去。去了半刻工夫。鳳兒又是笑。又是跳。進來說道。媽。外頭有個齊整客人。倒好像上海看見的小旦似的。太太想道。不好。怪不得他這等失魂落魄。不覺怒從心起。惡向胆生。顧不得什麼。一口氣趕到客廳。在門口一張。果然是個唇紅齒白面嬌目秀的少年。正在那裏給筱亭低低說話。太太看得準了。順手拉根門門。簾子一掀。喊道。好。好。相公都跑到我家裏來了。就是一門門。望着兩人打去。那少年連忙把頭一低。肩一閃。居然避過。筱亭肩上却早打着。喊道。嘎。太太別胡鬧。這是我。這是我。太太高聲道。是你的兔兒。我還不知道嗎。不由分說。揪住筱亭辮子。拖羊拉豬似的。出廳門去了。這裏那個少年不防備吃了這一大嚇。還呆呆的站在壁角裏。

有兩個管家。連忙招呼道。姜大人。還不趁空兒走。等什麼呢。原來那少年。正是姜劍雲。正來約筱亭一同赴唐卿的席的。不想遭此橫禍。當下劍雲被管家提醒了。就一溜烟逕赴唐卿那裏來。心裏說不出的懊惱。不覺說了晦氣兩字來。大家問得急了。劍雲自悔失言。反漲紅了臉。滬橋笑道。好兄弟。誰委屈了你。告訴哥哥。給你報仇雪恨。小燕正色道。別鬧。唐卿催促道。且說。韻高道。你不是去約筱亭嗎。劍雲道。可不是。誰知筱亭夫人。竟是個雌虎。因把在筱亭客廳上的事情。說了一遍。大家鬨堂大笑。小燕道。你們別笑筱亭當今懼內。就是闊相。赫赫中興名臣威毅伯。就是懼內的領袖哩。羣如也插嘴道。不差。不多幾日。我還聽人說威毅伯。爲了招莊崙樵做女婿。老夫妻很鬧口舌哩。滬橋道。鬧口舌是好看話。還怕要給筱亭一樣捱打哩。韻高道。諸位別說閑話。快請燕公講威毅伯的新聞。小燕道。自從莊崙樵馬江敗了。革職充發到黑龍江。算來已經



七八年了。只爲威毅伯倒常常念道。說他是個奇才。今年恰遇着皇上大婚的慶典。威毅伯就替他繳了臺費。贖了回來。崙樵就住在威毅伯幕中。掌管緊要文件。威毅伯十分信用。奉如道。崙樵從前不是參過威毅伯驕奢罔上的嗎。怎麼這會兒。倒肯提拔他呢。劍雲道。重公義。輕私怨。原是大臣的本分喲。唐卿笑道。非也。這便是英雄籠絡人心的作用。別給威毅伯瞞了。說着。招呼衆人道。筱亭既然不能來。我們坐了再談罷。於是唐卿就領着衆人到對面花廳上來。家人遞上酒杯。唐卿依次送酒。自然小燕坐了首席。滬橋韻高奉如劍雲各各就坐。大家追問小燕道。崙樵留在幕中。怎麼樣呢。小燕道。你門知道威毅伯有個小姑娘嗎。年紀不過二十歲。却是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芸。威毅伯愛之如明珠。左右不離。崙樵常聽人傳說。却從沒見過。心裏總想瞻仰瞻仰。奉如道。崙樵起此不良之心。不該。不該。小燕道。有一天。威毅伯有點感冒。忽然要

請崙樵進去。商量一件公事。崙樵見召。就一逕到上房而來。剛一脚踏進房門。忽覺眼前一亮。心頭一跳。却見威毅伯床前。立着個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長而略彎。目秀而不媚。鼻懸玉準。齒列貝編。崙樵來不及縮脚。早被威毅伯望見喊道。賢弟進來。不妨事。這是小女呀。你來見見莊世兄。那小姑娘紅了臉。含羞答答的向崙樵福了福。就轉身如飛的逃進裏間去了。崙樵還禮不迭。威毅伯笑道。這痴妮子。被老夫慣壞了。真纏磨死人。崙樵就坐在床邊。一面和威毅伯談公事。瞥目見桌子上。一本錦面的書。上寫着綠窗綉草。下面題着祖玄女史弄筆。崙樵趁威毅伯一個眼不見。輕輕拖了過來。翻了幾張。見字迹娟秀。詩意清新。知道是小姑娘的手筆。心裏羨慕不已。忽然見二首七律。題是雞隆。你想崙樵此時。豈有不觸目驚心的呢。唐卿道。這兩首詩。倒不好措詞。多半要罵崙樵了。小燕道。倒不然。他詩開頭道。

雞籠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

滬橋拍掌笑道。一起便得勢。憂國之心。盎然言表。小燕續念道。

一戰豈容輕大計。四邊從此失天關。

劍雲道。責備嚴禁。的是史筆。小燕又念道。

焚車我自寬房琯。乘障誰教使狄山。宵旰甘泉猶望捷。羣公何以慰龍

顏。

大家齊聲叫好。小燕道。第二首還要出色哩。道。

痛哭陳詞動聖明。長孺長揖傲公卿。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

兵。

宣室不妨留賈席。越臺何事請終纓。豸冠寂寞犀渠盡。功罪千秋付史

評。

韻高道。聽這兩首詩意。情詞悱惻。議論和平。這小姑娘倒是崑樵的知

己。小燕道。可不是嗎。當下崙樵看完了。不覺兩股熱淚。骨碌碌的落了下來。威毅伯在床上看見了。就笑道。這是小女塗鴉之作。賢弟休要見笑。崙樵直立起來正色道。女公子天授奇才。鬚眉愧色。金樓夫人。采薇女史。不足道也。威毅伯笑道。只是小兒女有點子小聰明。就要高着眼孔。這結親一事。老夫倒著實爲難。託賢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崙樵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何況女公子這樣才貌呢。門生倒要請教老師。要如何格式。纔肯給呢。威毅伯哈哈笑道。只要和賢弟一樣。老夫就心滿意足了。崙樵怔了一怔道。適纔拜讀女公子題爲雞籠的兩首七律。實是門生知己。選擇一事。分該盡力。祇可怕難乎其人。威毅伯點了一點頭。忽然很注意的看了他幾眼。崙樵知道威毅伯有些意思。恐怕久了要變。一出來。馬上託人去求婚。威毅伯竟一口應承了。韻高道。從來文字姻緣。感召最深。磁電相交。雖死不悔。流俗人那裏知道。唐卿道。我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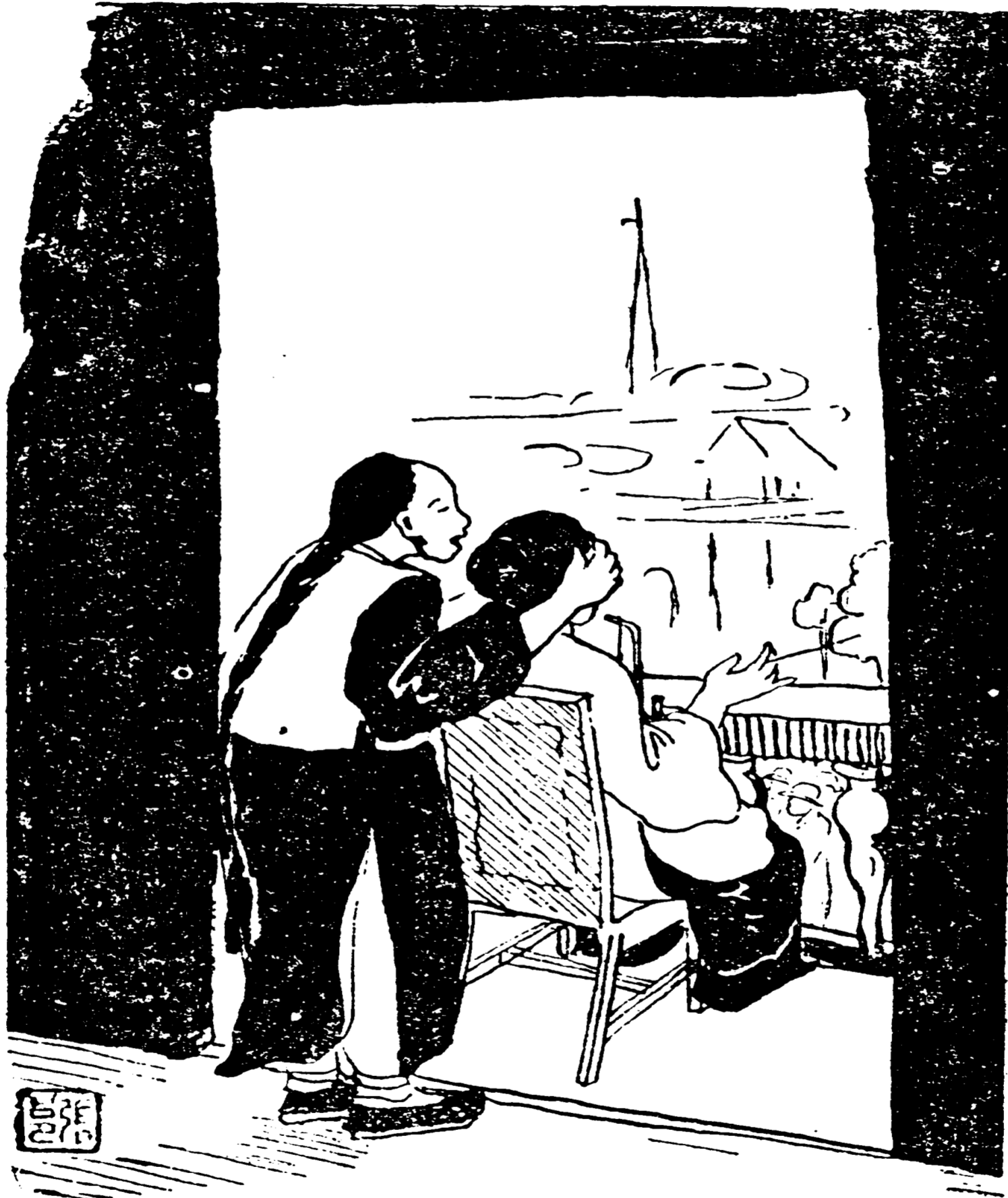
可惜崙樵的官。從此永遠不能開復了。大家愕然。唐卿說。現在敢替崙樵說話。就是威毅伯。如今變了翁婿。不能不避這點嫌疑。你們想。誰敢給他出力呢。說罷。就向小燕道。你再講呢。小燕道。那日崙樵說定了婚姻。自然歡喜。誰知這個消息。傳到裏面。伯夫人戟手指着威毅伯罵道。你這老糊塗蟲。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兒。高不成。低不就。千揀萬揀。這會兒倒要給一個四十來歲的囚犯。你糊塗。我可明白。休想。威毅伯陪笑道。太太你別看輕崙樵。他的才幹。要勝我十倍。我這位子。將來就是他的。我女兒不也是個伯夫人嗎。伯夫人道。呸。我沒見過囚犯伯爵。你要當真。我給你拚老命。說罷哭起來。威毅伯弄得沒法。這位小姑娘聽兩老爲他嘔氣。鬧得大了。就忍不住走來勸伯夫人道。媽別要氣苦。爹爹已經把女兒許給了姓莊的。那兒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兒也不肯改悔。況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嫁雞隨雞。嫁狗逐狗。決不怨爹媽的。伯夫人見女兒

肯了。也只得罷了。如今聽說結了親。詩酒唱隨。百般恩愛。崙樵倒着實在那裏享豔福哩。你們想。要不是這位小姑娘明達。威毅伯光罷要大受房中的壓制哩。唐卿道。人事變遷。真不可測。當日崙樵和祝寶廷上摺的當兒。何等氣焰。如今雖說安神閨房。陶情詩酒。也是英雄末路了。滬橋道。崙樵還算有後福哩。可憐祝寶翁自從那年回京之後。珠兒水土不服。一病就死了。寶翁更覺牢騷不平。佯狂玩世。常常獨自逛逛琉璃廠。游游陶然亭。吃醉酒。就在街上睡一夜。幾月前。不知那一家門口。早晨開門來。見階上躺着一人。仔細一認。却是祝大人。連忙扶起。送他回去。就此受了風寒。得病嗚呼了。可歎不可歎呢。於是大家又感慨了一回。看看席已將終。都向唐卿請飯。飯畢。家人獻上清茗。唐卿趁這當兒。就把羣如託的交界圖遞給小燕。又把雲青託在總理衙門存擋的話。說了一遍。小燕滿口應承。於是大家作謝散歸。羣如歸家。自然寫封詳信。去回覆雲

青。不在話下。且說雯青自從打發黃繙譯齋圖回京之後。幸值國家閒暇。交涉無多。雖然遠涉虜庭。却似幽棲綠野。倒落得逍遙快活。沒事時。便領着次芳等。游游蠟人館。逛逛萬生院。坐泥瓦江冰床。賞阿爾亞園之亭榭。入巴立帥場觀劇。看荀蕾塔跳舞。略識兵操。偶來機廠。足備日記材料罷了。雯青還珍惜光陰。自己倒定了功課。每日溫習元史。考究地理。就是讌會問。遇着了俄廷諸大臣中。有講究歷史地理學的。常常虛心博訪。大家也都知道這位使臣是喜歡講究蒙古朝的故事了。有一日首相吉爾斯。忽然遣人送來古書一巨冊。信一函。雯青叫塔繙譯將信譯出。原來吉爾斯曉得雯青愛讀蒙古史。特為將其家傳鈔本波斯人拉施故所著的蒙古全史。送給雯青。雯青忙叫作書道謝。後來看看那書。裝潢得極為盛麗。翻出來却一字不識。塔繙譯道。這是阿刺伯文。使館譯員。沒人認得。雯青只得罷了。過了數日。恰好畢叶也從德國回來。來見雯青。偶然談到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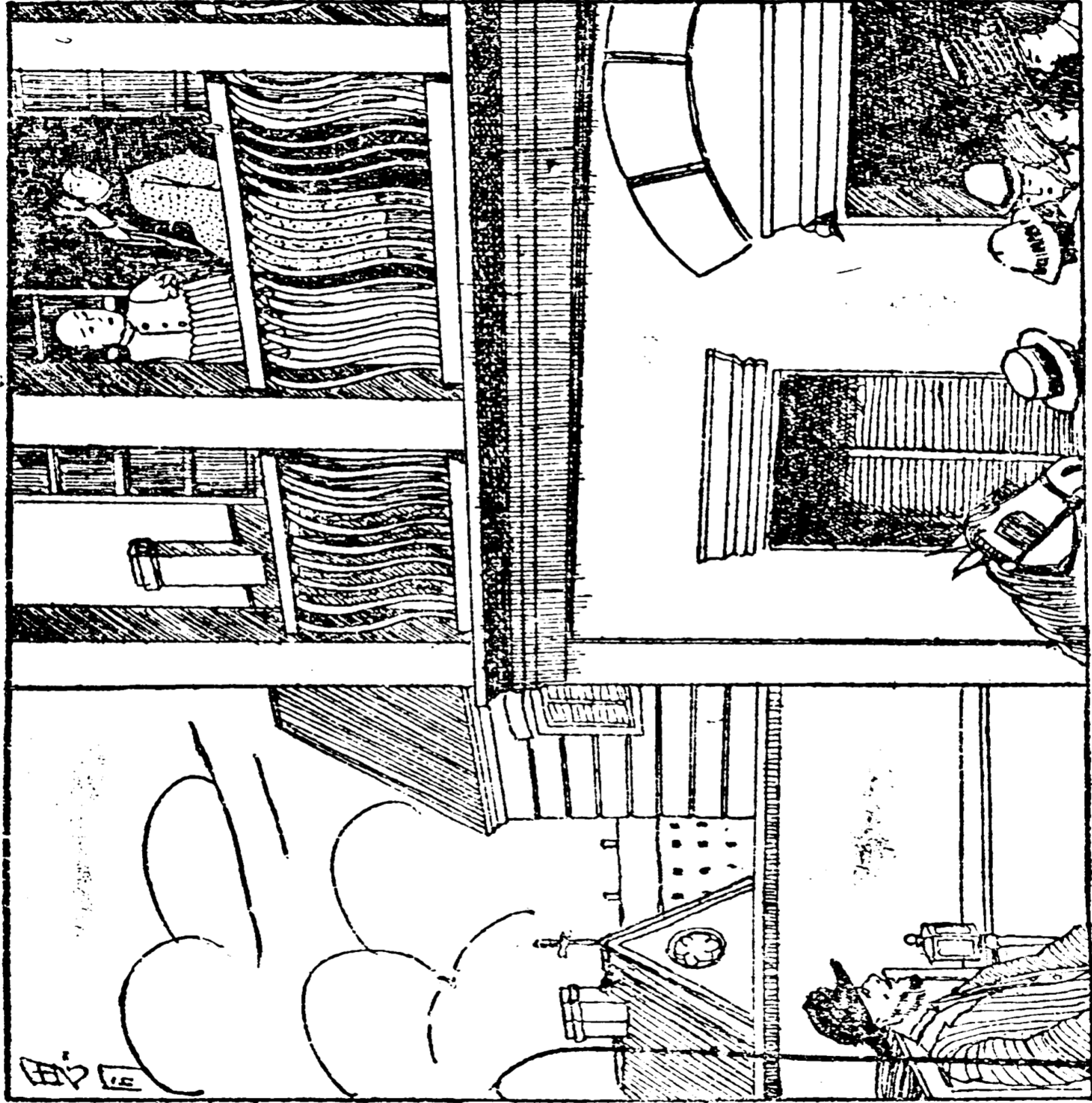
書。畢叶說。這書有俄人貝勒津譯本。小可那裏倒有。還有多桑書。訃函  
怖書。都記元朝遺事。小可回去。一同送給大人。倒可參考參考。雯青大  
喜。等到畢叶送來。就叫繙譯官譯了出來。雯青細細校閱。其中很足補正  
史傳。從此就杜門謝客。左槩右鉛。於俎豆折衝之中。成竹素馨香之業。  
在中國外交官內。真算獨一的人物了。只是雯青這裏。正膨脹好古的熱  
心。不道彩雲那邊。倒伸出外交的敏腕。却是爲何。請先說彩雲的臥房。  
原來就在這三層樓中層的東首。一溜兒三大間。每間朝南。都是描金的玻  
璃門。開出門來。就是洋臺。洋臺正靠着昔而格斯大街。這三間屋。中間  
是彩雲的臥房。裏面都敷設着紫檀花梨的傢具。蜀錦淞繡的帳褥。右首一  
間。是彩雲梳妝之所。左首一間。却是餐室。這兩間。全擺着西洋上等的  
木器。掛着歐洲名人的油畫。華麗富貴。雖比不得隋煬帝的迷樓。也可算  
武媚娘的鏡殿了。每日彩雲在梳妝室梳妝完畢。差不多總在午飯時候。就





了住蒙眼已自把手的誰知不

走到餐室。陪雯青吃了早飯。雯青自去下層書室裏。做他的元史補正。憑着彩雲在樓上翻江倒海。撩雲撥雨。都不見不聞了。也是天緣湊巧。合當有事。這日彩雲送了雯青下樓之後。一個人沒事。叫小丫頭把一座小小風琴。抬到洋臺上。撫弄一回。靜悄悄的覺得沒趣。心想怎麼這時候阿福還不來呢。手裏拿着根金水烟袋。只管一筒一筒的抽。櫻口裏噴出很濃郁的青煙。一雙如水的目光。只對着馬路上東張西望。忽見東面遠遠來了個年輕貌美的外國人。心裏當是阿福改裝。脚道。這小猴子。又鬧這個玩意兒了。一語未了。只見那少年面上很驚喜的。慢慢踱到使館門口立定了。抬起頭來。呆呆的望着彩雲。彩雲仔細一看。倒吃一驚。那個面貌好熟。那裏是阿福。只見他站了一會。好像覺得彩雲也在那裏看他。就走到人堆裏一混不見了。彩雲正疑疑惑惑的怔着。忽覺臉上冰冷一來。不知誰的手把自己兩眼蒙住了。背後吃吃的笑。彩雲順手死命的一撒道。該死的。做



曼聲細調的唱起來

什麼。阿福笑道。我在這裏看遼邇園樓上的一隻呆鳥飛到俄國來了。彩雲聽了。心裏一跳。方想起那日所見陸軍裝束的美少年。就是他。就向阿福睜了一口道。別胡說。這會兒悶得很。有什麼玩兒的。阿福指着洋琴道。太太唱小調兒。我來彈琴。好嗎。彩雲笑道。唱什麼調呢。阿福道。鮮花調。彩雲道。太老了。阿福道。四季相思罷。彩雲道。叫我想誰。阿福道。打茶會。倒有趣。彩雲道。呸。你發了昏。阿福笑道。還是十八摸。又新鮮。又活動。說着。就把中國的工尺按上風琴彈起來。彩雲笑一笑。背着臉。曼聲細調的唱起來。頓時引得街上來往的人。擠滿使館的門口。都來聽中國公使夫人的雅調了。彩雲正唱得高興。忽然看見那個少年。又在人堆裏擠過來。彩雲一低頭。不提防頭上晶亮的一件東西。骨碌碌直向街心落下。說聲不好。阿福就丟下洋琴。飛身下樓去了。正是紫鳳放嬌遺楚珮。赤龍狂舞過蠻樓。不知彩雲落下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卷

###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話說彩雲只顧看人堆裏擠出那個少年。探頭出去。冷不防頭上插的一對白金底兒八寶攢珠鑽石蓮蓬簪。無心的滑脫出來。直向人堆裏落去。叫聲啊呀。阿福你瞧。我頭上掉了什麼。阿福丟了風琴。湊近彩雲椅背。端相道。沒少什麼。嘎。新買的鑽石簪少了一支。快讓我下去找來。說罷。一扭身往樓下跑。剛走到樓下夾街。不提防一個老家人。手裏托着個洋紙金邊封兒。正往辦事房而來。低着頭往前走。却被阿福撞個滿懷。一手拉住阿福。喝道。慌慌張張幹什麼來。眼珠子都不生。撞你老子。阿福抬頭見

是雯青的老家人金升。就一撒手道。快別拉我。太太叫我有事呢。金升馬上瞪着眼道。撞了人。還是你有理。小雜種。誰是太太。有什麼說得響的事兒。你們打量我不知道嗎。一天到晚。黏股糖似的。不分上下。攪在一塊兒。坐馬車。看夜戲。遊花園。頑兒也不揀個地方兒。也不論個時候兒。青天白日。仗著老爺不管事。在樓上什麼花樣不幹出來。這會兒爽性唱起來了。引得閑人擠了滿街。中國人的臉。給你們丟完了。嘴裏咕嘟個不了。阿福只粧個不聽見。箭也似的往外跑。跑到門口。只見街上看的人都散了。街心裏立個巡捕。臺級上三四個小么兒。在那裏摟着玩呢。看見阿福出來。一鬩兒都上來。一個說。阿福哥。你許我的小表練兒。怎麼樣了。一個說。不差。我要的蜜蠟烟嘴兒。快拿來。又有一個大一點兒的笑道。別給他要。你們不想想。他敢賴我們東西嗎。阿福把他們一推。幾步跨下臺級兒道。誰賴你們。太太丟了根鑽石簪兒在這兒。快幫我來找。找

着了。一并有賞。幾個小么兒聽了。忙着下來。說在那兒呢。阿福道。左不離這塊地方。於是分頭滿街的找。東攤攤。西摸摸。阿福也四下裏留心的看。那兒有簪的影兒。正在沒法兒。街東頭兒。匡次芳和塔繙譯兩個人說着話。慢慢兒的走回來。問什麼事。阿福說明丟了簪兒。次芳笑了笑。道。我們出去的時候。滿擠了一街的人。誰揀了去了。趕快去尋找。塔繙譯道。東西值錢不值錢呢。阿福道。新買的呢。一對兒要一千兩哩。怎麼不值錢。次芳向塔繙譯。伸伸五指頭。笑着道。就是這話兒了。塔繙譯也笑了道。快報捕呀。阿福道。到那兒去報呢。塔繙譯指着那巡捕道。那不  
是嗎。次芳笑道。他不會外國話。你給他報一下罷。於是塔繙譯就走過去。給那巡捕咕唧咕嚕說了半天方回來。說巡捕答應給查了。可是要看樣兒呢。阿福道。有。有。我去拿。就飛身上樓了。這裏次芳和塔繙譯。就一逕進了使館門。過了夾街。東首第一個門進去。就是辦事房。好幾個隨



員。在那裏寫字。見兩人進來。就說大人有事。在書房等兩位去商量呢。兩人回路出了辦事房。望西面行來。過了客廳。裏間正是雯青常坐的書室。塔繙譯先掀簾進去。只見雯青靜悄悄的。正在那裏把施特拉蒙古史校元史太祖本紀哩。見兩人連忙站起道。今兒俄禮部送來一角公文。不知是什麼事。說着把那個金邊白封兒。遞給塔繙譯。塔繙譯拆開看了一回。點頭道。不差。今天是華歷二月初三。恰是俄歷二月初七。從初七起到十一。是耶穌遭難復生之期。俄國叫做大好日。家家結綵懸旂。唱歌酣飲。俄皇借此佳節。擇俄歷初九日。在溫宮開大跳舞會。請各國公使夫婦同去赴會。這分就是禮部備的請帖。屆時禮部大臣。還要自己來請呢。次芳道。好了。我們又要開眼兒了。雯青道。剛纔倒嚇我一跳。當是什麼交涉的難題目來了。前天英國使臣告訴我。俄國鐵路已接至海參威。其意專在朝鮮及東三省。豫定將來進兵之路。勸我們設法抵制。我想此時有什麼法

子呢。只好由他罷了。次芳道。現在中俄邦交很好。且德相俾思麥。正欲挑俄與開釁。俄與齟齬。必無暇及我。英使怕俄人想他的印度。所以恐嚇我們。別上他當。塔緝譯道。次芳的話不差。昨日報上說。俄鐵路將渡暗木河。進窺印度。英人甚恐。就是這話了。兩人又說了些外面熱鬧的話。却不敢提丟釵的事。見雯青無話。只得辭了出來。這裏雯青還是筆不停披的校他的元史。直到吃晚飯時。方上樓來。把俄皇請赴跳舞會的事。告訴彩雲。原想叫他歡喜。說知彩雲正爲失了寶簪。心中不自在。推說這兩日身上不好。不高興去。雯青只得罷了。不在話下。單說這日。到了俄歷二月初九日。正是華歷二月初五日。晴曦高湧。積雪乍消。淡雲融融。和風拂拂。彷彿天公解意。助人高興的樣子。真個九達無禁。錦綵交飛。萬戶初開。歌鐘互答。說不盡的男歡女悅。巷舞衢謠。各國使館。無不升旗懸綵。共賀嘉辰。那時候。吉爾斯街中國使館門口。左右挂着五抓金龍的紅

色大旂。樓前橫插雙頭猛鷲的五綵繡旂。樓上樓下。挂滿了山水人物的細巧絹燈。花團錦簇。不及細表。街上却靜悄悄的人來人往。有兩個帶刀的馬上巡兵。街東走到街西。在那裏彈壓閒人。不許聲鬧。不一會。忽見街西面來了五對高帽烏衣的馬隊。如風的捲到使館門口。勒住馬韁。整整齊齊。分列兩旁。接着就是十名步行衛兵。一色金邊大紅長袍。金邊餃形黑絨帽。威風凜凜。一步一步掌着軍樂而來。挨着馬隊站住了。隨後來了兩輛平頂箱式四輪四馬車。四馬車後隨着一輛朱輪華轂四面玻璃百道金總的彩車駕着六匹阿刺伯大馬。身披纓絡。尾結花球。兩個御夫。戴著金帶烏絨帽。雄糾糾。氣昂昂。揚鞭直馳到使館門口停住了。只見館中出來兩個紅纓帽青色褂的家人。把車門開了。說聲請。車中走出身驅偉岸鬚鬚蓬鬆的俄國禮部大臣來。身上穿着滿繡金花的青氈褂。胸前橫着獅頭嵌寶的寶星。光耀耀款步進去。約摸進去了一點鐘光景。忽聽大門開處。嘻嘻哈哈

一陣人聲。禮部大臣掖着雯青朝衣朝帽。錦繡飛揚。次芳等也明珠補褂。衣冠清楚。一陣風的闐出門來。雯青與禮部大臣。對坐了六馬宮車。車後帶了阿福等四個俊童。次芳塔繙等。各坐了四馬車。護衛的馬步各兵。吹起軍樂。按隊前驅。輪蹄交錯。雲烟繚繞。緩緩的向中央大道馳去。此時使館中悄無人聲。只賸彩雲沒有同去。却穿着一身極燦爛的西裝。一人靠在洋臺上。眼看雯青等去遠了。心中悶悶不樂。原來彩雲今日不去赴會。一則爲了查考失簪。巡捕約着今日回音。二則趁館中人走空。好與阿福恣情取樂。這是他的一點私心。誰知不做美的雯青。偏生點名兒。派着阿福跟去。彩雲又不好怎樣。此時到落得孤另另看着人家風光熱鬧。又悔又恨。靠著欄上。看了一回來往的車馬。覺得沒意思。一會罵丫頭瞎眼。裝煙煙嘴兒碰了牙了。一會又罵老媽兒都死絕了。一個個趕騷去。有一個小丫頭。想討好兒。巴巴的倒碗茶來。彩雲就手啣一口。急了。燙着唇。

伸手一巴掌道。該死的。盪你娘。那丫頭倒退了幾步。一滑手。那杯茶。全個兒淋淋漓漓。都潑在彩雲新衣上了。彩雲也不抖擻衣上的水。端坐着。笑嘻嘻的道。你走近點兒。我不吃你的呀。那丫頭剛走一步。彩雲下死勁一拉。順手頭上拔下一個金耳挖。照準他手背上亂戮。鮮血直冒。彩雲還不消氣。正要找尋東西再打。瞥見房門外一個人影一閃。彩雲忙喊道。誰鬼鬼崇崇嚇唬人。那人就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封書子道。不知誰給誰一封外國信。巴巴兒打發人送來。說給你瞧。你自會知道。彩雲抬頭。見是金升。就道。你放下罷。回頭對那小丫頭道。你不去拿。難道還要下帖子請嗎。那小丫頭哭着。一步一躑。拿過來遞給彩雲。金升也咕嚕着下樓去了。彩雲正摸不着頭腦。不敢就拆。等金升去遠了。連忙拆開一看。原來並不是正經信扎。一張白紙。歪歪斜斜寫着一行道。『俄羅斯大奸日。日耳曼拾簪人。將於午後一句鐘。持簪訪遺簪人於支那公使館。願遺

簪人勿出。此約。」彩雲看完。又驚又喜。喜的是寶簪有了着落。驚的是如此貴重東西。拾着了不藏起。或賣了。發一注財。倒肯送還。還要自己當面交還。不知安着什麼主意。又不知拾着的是何等人物。回來真來了。見他好。不見他好。正獨自盤算個不了。只聽餐室裏的大鐘。鏗鏘的敲起來。細數。恰是十二下。見一個老媽上來問道。早飯還是開在大餐間嗎。彩雲道。這还用問嗎。那老媽去了一回。又來請吃飯。彩雲把那信插入衣袋裏。嫋嫋婷婷。走進大餐間。就坐在常日坐的一張鏡面香楠洋式的小圓桌上。桌上鋪着白綿提花毯子。列着六樣精緻家常菜。都盛着金花雪地的。小碗。兩邊老媽丫鬟。輪流伺候。不一會。彩雲吃完飯。左邊兩個老媽遞手巾。右邊兩個丫鬟送漱盂。漱盂已畢。又有丫鬟送上一杯珈琲茶。彩雲一手執着玻璃杯。就慢慢立起來。仍想走到洋臺上去。忽聽樓下街上一片叫嚷的聲音。彩雲三脚兩步。跨到闌干邊。朝下一望。不知爲什麼。街心



只 見 兩 個 巡 捕 拉 住 一 個 體 面 少 年

裏圍着一大堆人。再看時。只見兩個巡捕。拉住一個體面少年。一個握了手。一個揪着衣服要搜。那少年只把手一揚。肩一掀。兩個巡捕。一個東。一個西。兩邊兒拋球似的直滾去。只見少年仰着臉。豎着眉。喝道。好。好。不生眼的東西。敢把我當賊拿。叫你認得德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來呀。走了不是人。彩雲此時方看清那少年。就是在緜爾園遇見前天樓下聽唱那個俊人兒。不覺心頭突突地跳。想道。難道那簪兒。倒是他捨了。忽聽那跌倒的巡捕。氣吁吁的爬起起來。嘴裏喊道。你還想賴嗎。幾天兒在這裏穿梭似的來往。我就犯疑。這會兒。鬼使神差。活該敗露。爽性明公正氣的把簪兒拿出手來。還虧你一頭走一頭子細看呢。怕我看不見了真賊。這會兒。給我捉住了。倒賴著打人。我偏要捉了你走。說着。狠命撲去。那少年不慌不忙。只用一隻手。趁他撲進。就在肩上一抓。好似老鷹抓小雞似的。提了起來。往人堆外一擲。早是一個朝天鈍餛手足亂划



起來。看的人喝聲采。那一個巡捕見來勢利害。于于的吹起叫子來。四面巡捕聽見了。都攏上來。是有十來個人。彩雲看得呆了。忽想這麼些人。那少年如何吃得了。怕他吃虧。須得我去排解纔好。不知不覺放下了玻璃杯。飛也似的跑下樓來。走到門口。衆多家人小廝。見他慌慌張張的往外跑。不解緣故。又不敢問。都悄悄的在後跟着。彩雲回頭喝道。你們別來。你們不會說外國話。不中用。說着。就推門出去。只見十幾個巡捕。還是遠遠的打圈兒。圍着那少年。却不敢近。那少年立在中間。手裏舉着晶光奕奕的東西。喊道。東西在這裏。可是不給你們。你們不怕死的就來。哼。也沒見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人當賊。剛說這話。抬頭忽見彩雲。臉上倒一紅。就把簪兒指着彩雲道。簪主認來了。你們問問。看我偷了沒有。那被打的巡捕。原是常在使館門口承值的。認得公使夫人。就搶上來。指着少年。告訴彩雲。簪兒是他拾的。剛纔明明拿在手裏走。被我見

了。他倒打起人來。彩雲就笑道。這事都是我不好。怨不得各位鬧差了。說著。笑指那少年道。那簪兒倒是我這位認得的朋友拾的。他早有信給我。我一時糊塗。忘了招呼你們。這會子。倒教各位辛苦了。又幾乎傷了和氣。彩雲一頭說。就手在口袋裏。掏出十來個盧布。遞給巡捕道。這不算什麼。請各位喝一杯淡酒罷。那些巡捕見失主不理論。又有了錢。就謝了各歸地段去了。看的人也漸漸散了。原來那少年。一見彩雲出來。就喜出望外。此時見衆人散盡。就嘻嘻笑著。向彩雲走來。嘴裏咕嚕道。好笑這班賤奴。得了錢。就沒了氣了。倒活像個支那人。不枉稱做鄰國。話一脫口。忽想現對着支那人。如何就說他不好。真平常說慣了。倒不好意思起來。連忙向彩雲脫帽致禮。笑道。今天要不是太太。可吃大虧了。真是小子的緣分不淺。彩雲聽他道着中國不好。倒也有點生氣。低了頭。淡淡的答道。說什麼話來。就怕我也脫不了支那氣味。倒污了先生清操。那少

年倒局促起來道。小子該死。小子說的是下等支那人。太太別多心。彩雲嫣然一笑道。別胡扯。你說人家。干我什麼。請裏邊坐罷。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說着就讓少年進客廳。一路走來。彩雲覺得意亂心迷。不知所爲。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只是怔看那少年。見少年穿着深灰色細氈大襖。水墨色大呢背褂。乳貂爪泥的衣領。金鵝絨頭的手套。金鈕璀璨。硬領雪清。越顯得氣雄而秀。神清而腴。一進門。兩手只向衣袋裏掏。彩雲當是要取出寶簪來還他。等到取出來一看。倒是張金邊白地的名刺。恭敬敬遞來道。小子冒昧。敢給太太換個名刺。彩雲聽了。由不得就接了。只見刺上寫着德意志大帝國陸軍中尉瓦德西。彩雲反覆看了幾遍。笑道。原來是瓦德西將軍。倒失敬了。我們連今天。已經見了三次面了。從來不知道誰是誰。不想靠了一支寶簪。倒拜識了大名。這還不是奇遇嗎。瓦德西也笑道。太太倒還記得敝國締爾園的事嗎。小可就從那一天見了太

太的面兒。就曉得了太太的名兒。偏生緣淺。太太就離了敵國到俄國來了。好容易小可在敵國皇上那裏。討了個遊歷的差使。趕到這裏。又不敢冒昧來見。巧了這支簪兒。好像知道小可的心似的。那一天。正聽太太的妙音。他就不偏不倚。掉在小可手掌之中。今兒又眼見公使赴會去了。太太倒在家。所以小可就放胆來了。這不但是奇遇。真要算奇緣了。彩雲笑道。我不管別的。我只問我的寶簪在那兒呢。這會兒也該見賜了。瓦德西哈哈道。好性急的太太。人家老遠的跑了來。一句話沒說。你倒忍心就說這話。彩雲忍不住嗤的一笑道。你不還寶簪。幹什麼來。瓦德西忙道。是。不差。來還寶簪。別忙。寶簪在這裏。一頭說。一頭就在裏衣袋裏。掏出一隻陸離光采的小手箱來。放在桌上。就推到彩雲身邊道。原物奉還。請收好罷。彩雲吃一嚇。只見那手箱。雖不過一寸來高。七八分厚。赤金底兒。四面嵌滿的都是貓兒眼祖母綠七星線的寶石。蓋上雕刻着一個

帶刀的將軍。騎着匹高頭大馬。雄武氣概。那相貌活脫一個瓦德西。彩雲一面賞玩。愛不忍釋。一面就道。這是那裏說起。倒費。剛說到此。彩雲的手。忽然觸動匣上一個金星紐的活機。那匣蓋豁然自開了。彩雲只覺眼前一亮。那裏有什麼鑽石簪。倒是一對精光四射的鑽石戒指。那鑽石足有五六克勒似天上曉星般大。彩雲看了。目不能視。口不能言。瓦德西却坐在彩雲對面。嬉着嘴。只是笑。也不開口。彩雲正不得主意。忽聽街上蹄聲得得。輪聲隆隆。好像有許多車來。到門就不響了。接着就聽見門口叫嚷。彩雲這一驚不小。連忙奪了寶石箱。向懷裏藏。道。不好了。我們老爺回來了。瓦德西倒淡然的道。不妨。說我是拾簪的來還簪就完了。彩雲終不放心。放輕脚步。掀幔出來一張。劈頭就見金升領了個外國人。往裏跑。彩雲縮身不及。忽聽那外國人喊道。太太。我來報件奇聞。令業師夏雅麗姑娘。謀刺俄皇不成被捕了。彩雲方抬頭。認是畢葉。聽了不禁駭然

道。畢葉先生。你說什麼。畢葉正欲回言。幔子裏瓦德西。忽的也鑽出來道。什麼夏雅麗被捕呀。畢葉先生快說。彩雲不防瓦德西出來。十分吃嚇。只聽畢葉道。咦。瓦德西先生怎麼也在這裏。瓦德西忙道。你別問這個。快告訴我夏姑娘的事要緊。畢葉笑道。我們到裏邊再說。彩雲只得領了兩人進來。大家坐定。畢葉剛要開談。不料外邊又嚷起來。畢葉道。大約金公使回來了。彩雲側耳一聽。果然門外無數的靴聲橐橐。中有雯青的脚聲。不覺心裏七上八下。再捺不住只望着瓦德西發怔。忽然得了一計。就拉着畢葉低聲道。先生。我求你一件事。回來老爺進來問起瓦將軍。你只說是你的朋友。畢葉笑了一笑。說是遲。那是快。只見雯青已領着參贊隨員繙譯等。翎頂輝煌的陸續進來。一見畢葉。就趕忙上來握手道。想不到先生在這裏。一回頭。見了瓦德西。呆了呆。問畢葉道。這位是誰。畢葉笑道。這位是敝友德國瓦德西中尉。久慕大人清望。同來瞻仰的。說

着。就領見了。雯青也握了握手。就招呼在靠東首一張長桌上坐了。黑壓壓團團坐了一桌子的人。雯青彩雲也對面坐在兩頭。彩雲偷眼。瞥見阿福站在雯青背後。一眼注定了瓦德西。又溜着彩雲。彩雲一個沒意思。搭訕着問雯青道。老爺怎麼老早就回來了。不是說開夜讌嗎。雯青道。怎麼你們還不知道。事情鬧大了。開得成夜讌倒好了。今天俄皇險些兒送了性命哩。回頭就向畢葉及瓦德西道。兩位總該知道些影響了。畢葉道。不詳細。雯青又向着彩雲道。最奇怪的。倒是個女子。剛纔俄皇正赴跳舞會。已經出宮。半路上忽然自己身邊。跳出個侍女。一手緊緊拉住了御袖。一手拿着個爆炸彈。要俄皇立刻答應一句話。不然。就把炸藥炸死俄皇。後來虧了幾個近衛兵有本事。死命把炸彈奪了下來。纔把他捉住。如今發到裁判所訊問去了。你們想險不險。俄皇受此大驚。那裏能再赴會呢。所以大家也散了。畢葉道。大人知道這女子是誰。就是夏雅麗。雯青吃驚道。

原來是他。說時覷着彩雲道。怪道我們一年多不見他。原來混進宮去了。倒底不是好貨。怎麼想殺起皇帝來。這也太無理了。倒底逃不了天誅。免不了國法。真何苦來。畢葉聽罷。就向瓦德西道。我們何妨趕到裁判所去聽聽。看政府怎麼樣辦法。瓦德西正想脫身。就道。很好。我坐你車去。兩人就起來向雯青告辭。雯青虛留了一句。也就起身相送。彩雲也跟了出來。直看雯青送出大門。彩雲方欲回身。忽聽外頭嚷道。夏雅麗來了。正是苦向異洲挑司馬。忽從女界見荆卿。不知來者果是夏雅麗。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



話說彩雲正要回樓。外邊忽嚷夏雅麗來了。彩雲道是真的。飛步來看。却見瓦畢兩人。都站在車旁。沒有上去。雯青也在台階兒上。仰着頭。張望東邊來的一羣人。直到行至近邊。方看清是一隊背鎗露刃的哥薩克兵。靜悄悄的巡哨而過。那裏有夏雅麗的影兒。原來這隊兵。是俄皇派出來搜查餘黨的。大家誤會押解夏雅麗來了。所以嚷起來。其實夏雅麗是祕密重犯。信息未露之前。早迅雷不及的押赴裁判所去。那裏肯輕易張揚呢。此時大家知道弄錯。倒笑了。雯青送了瓦畢兩人上車。自與彩雲進去易衣歇息不提。這裏瓦畢兩人。漸漸離了公使館。畢葉對瓦德西道。我們到底到那裏去呢。瓦德西道。不是到裁判所去看審嗎。畢葉笑道。你傻了。誰真去看審呢。吾原爲你們倆鬼頭鬼腦。怪可憐的。特爲借此救你出來。你到還在那裏做夢哩。快請我到那裏去喝杯酒。告訴你們倆的故事兒吾聽。是正經。瓦德西道。原來如此。倒承你的照顧了。你別忙。我自然要告訴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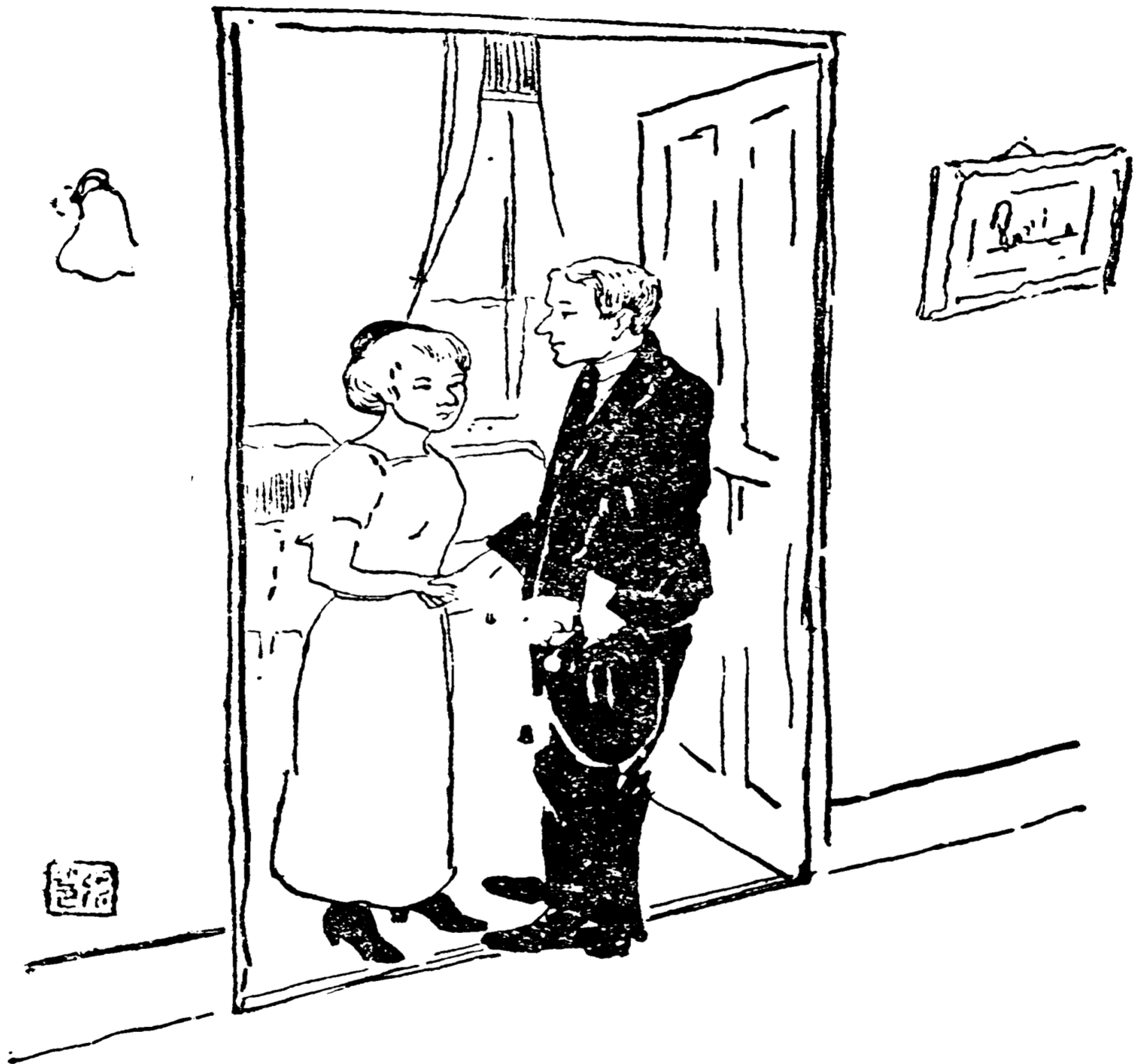
的。倒是夏雅麗與我有一面緣。我真想去看看。行不行呢。畢葉道。我國這種國事犯。政府非常秘密。吾那裏雖有熟人。看你分上去碰一碰罷。就吩咐車夫一逕向裁判所行去。不說二人去裁判所看審。如今要把夏雅麗的根原。細表一表。原來夏雅麗姓游愛珊。俄國閔司克州人。世界有名虛無黨女傑海富孟的異母妹。父名司愛生。本猶太種人。移居聖彼得堡。爲人鄙吝頑固。髮妻歐氏。生海富孟早死。續娶斐氏。生夏雅麗。夏雅麗生而娟好。爲父母所鍾愛。及稍長。貌益嬌。面形橢圓若瓜瓢。色若雨中海棠。嬌紅欲滴。眼波澄碧。齒光研珠。髮作淺金色。蓬鬆披戍削肩上。俯仰如畫。顧盼欲飛。雖然些子年紀。看見的人。那一個不魂奪神與。但是貌妍心冷。性却溫善。常恨俄國腐敗政治。又慣聞阿姊海富孟哲學議論。就有舍身救國的大志。却爲父母管束甚嚴。不敢妄爲。那時海富孟已由家庭專制手段。逼嫁了科羅特措齊。所幸科氏也是虛無黨員。倒是一對兒同命鴛

驚。奔走黨事。夏雅麗常瞞着父母。從阿姊夫妻受學。海富孟見夏雅麗敏  
 慧勇決。也肯竭力教導。科氏又教他擊刺的法術。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三月。海富孟隨著蘇菲亞趁觀兵式的機會。炸死俄皇亞歷山大。海氏科氏  
 同時被捕於泰來西那街爆藥製造所。受死刑。那時夏雅麗已經十六歲了。  
 見阿姊慘死。又見鮮黎亞博蘇菲亞都遭慘殺。痛不欲生。常切齒道。我必  
 報此仇。司愛生一聽這話。怕他出去闖禍。從此倒加防範起來。無事不准  
 出門。夏雅麗自由之身。頓時變了錦妝玉裹的天囚了。還虧得斐氏溺愛。  
 有時瞞着司愛生。領他出去走走。事有湊巧。一日。在某爵家宴會。忽在  
 座間。遇見了樞密顧問官美禮斯克累的小姑娘魯翠。這魯翠姑娘。也是恨政  
 府壓制。願犧牲富貴。投身革命黨的奇女子。彼此接談。自然情投意合。  
 魯翠力勸他入黨。夏雅麗本有此志。豈有不願。況且魯翠是貴族閨秀。司  
 愛生等也願攀附。夏雅麗與他來往。絕不疑心。所以夏雅麗竟得列名虛無

黨中最有名的察科威團。常與黨員私自來往。來往久了。黨員中人物。已漸漸熟識。其中與夏姑娘最投契的兩個人。一個叫克蘭斯。一叫波兒麻。都是少年英雄。克蘭斯與姑娘更爲莫逆。黨人常比他們做蘇斐亞鮮黎亞博。雖說血風肉雨的精神。斷無惜玉憐香的心緒。然雄姿慧質。目與神交。也非一日了。那知好事多魔。情瀾忽起。這日夏雅麗正與克蘭斯散步泥瓦江邊。無意中遇見了母親的表姪加克奈夫。一時不及回避。只好上去招呼了。誰知這加克奈夫。本是尼科奈夫的兒子。尼科奈夫是個農夫。就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告發莫斯科亞特俱樂部實行委員加來科梭謀殺皇帝事件。在夏園親手捕殺加來科梭。救了俄皇。俄皇賞他列在貴族。尼科奈夫就皇然自大起來。俄皇又派他兒子做了憲兵中佐。正是炙手可熱的時候。可愛生羨慕他父子富貴。又帶些裙帶親。自然格外巴結。加克奈夫也看中了表姊的美貌。常常來溜搭。無奈夏雅麗見他貌粗性鄙。總不理他。

任憑父母誇張他的敵國家私。薰天氣焰。只是漠然。加克奈夫也久懷怨恨了。恰好這日遇見夏姑娘與克蘭斯攜手同游。禁不住動了醋火。就趕到司愛生家。一五一十的告訴了。還說克蘭斯是個叛黨。不但有累家聲。還怕招惹大禍。司愛生是暴厲性子。自然大怒。立刻叫回夏姑娘。大罵無恥婢。惹禍胚。就叫關在一間空房內。永遠不許出來。你想夏姑娘是雄武活潑的人。那裏耐得這幽囚的苦呢。倒是母親斐氏不忍起來。瞞了司愛生放了出來。又不敢公然出現。恰好斐氏有個親戚在中國上海道勝銀行管事。所以叫夏姑娘立刻逃避到中國來。一住三年。學會了些中國的語言文字。直到司愛生死了。斐氏方寫信來招他回國。夏姑娘回國時。恰也坐了薩克森船。所以得與雯青相遇。倒做了彩雲德語的導師。也是想不到的奇遇了。這都是夏姑娘未遇雯青以前的歷史。現在既要說他的事情。不得不把根原表明。且說夏雅麗雖在中國三年。本黨裏有名的人。如女員魯翠。男

員波兒克蘭斯諸人。常有信息來往。未動身的前數日。還接到克蘭斯的一封信。告訴他黨中近來經濟困難。自己赴德運動。住在德京凱賽好富館 Kaiserhof 中層第二百十三號云云。所以夏姑娘那日一到柏林。就帶了行李。雇了馬車。逕赴凱賽好富館來。心裏非常快活。一則好友契闊。會面在卽。一則正得了愛青一萬馬克。供獻黨中。絕好一分土儀。心裏正在忖度。馬車已停在大旅館門口。就有接客的人。接了行李。姑娘就問中層二百十三號左近有空房嗎。那接客的忙道。有。有。二百十四號就空着。姑娘吩咐把行李搬進去。自己却急急忙忙直向二百十三號而來。正推門進去。可巧克蘭斯送客出來。一見姑娘。搶一步。執了姑娘的手。瞪了半天。方道。咦。你真來了。我做夢也想不到你真會回來。說着話。手只管緊緊的握住。眼眶裏到索索的滾下淚來。夏雅麗嫣然笑道。克蘭斯。別這麼着。我們正要替國民出身血汗。生離死別的日子多着呢。那有閒工夫傷



○ 來 回 會 真 你 到 不 想 也 夢 做 我

心。快別這麼着。快把近來我們黨裏的情形。告訴我要緊。說到這裏。抬起頭來。方看見克蘭斯背後。站着個英風颯爽的少年。忙縮住了口。克蘭斯趕忙招呼道。我送了這位朋友出去。再來給姑娘細談。誰知那少年倒一眼釘住了姑娘呆了。聽了克蘭斯的話。方醒過來。一個沒意思走了。克蘭斯折回來。方告訴姑娘。這位是瓦德西中尉。很熱心的助着我運動哩。姑娘道。說的是。前月接到你信。知道黨中經濟很缺。到底怎麼樣呢。克蘭斯嘆道。一言難盡。自從新皇執政。我黨大舉兩次。一次卡米匿橋下的隧道。一次溫宮後街的地雷。雖都無成效。却消費了無數金錢。歷年運動來的資本。已傾囊倒篋了。敷衍到現在。再敷衍不下去了。倘沒巨資接濟。不但不能辦一事。連黨中祕密活版部。爆藥製造所。通券局。赤十字會。一切機關。都要潰敗。姑娘有何妙策。夏姑娘低頭半晌道。我還當是小有缺乏。照這麼說來。不是萬把馬克可以濟事的了。克蘭斯道。要真有萬把



馬克。也好濟濟急。夏雅麗不等說完。就道。那倒有。克蘭斯忙問在那裏。夏姑娘因把訛詐中國公使的事說了一遍。克蘭斯倒笑了。就問款子已交割嗎。夏姑娘道。已約定由公使夫人親手交來。決不誤的。於是姑娘又問了回魯翠波兒麻的縱迹。克蘭斯一一告訴了他。克蘭斯也問起姑娘避出的原由。姑娘把加克奈夫構陷的事說了。克蘭斯道。原來就是他幹的。姑娘你知道嗎。尼科奈夫倒便宜他。不多幾日好死了。加來科梭的冤仇。竟沒有報成。加克奈夫倒升了憲兵大尉。你想可氣不可氣呢。噫。這死囚的腦袋。早晚總逃不了我們手裏。夏雅麗愕然道。怎麼尼科奈夫。倒是我們的仇家。克蘭斯拍案道。可不是。他全靠破壞了亞特革命團富貴的。這會兒加克奈夫還了得。家裏放着好幾百萬家私。還要魚肉平民哩。夏雅麗又怔了怔道。加克奈夫真是個大富翁嗎。克蘭斯道。他不富誰富。夏雅麗點點頭兒。看官們。要知道兩人雖是舊交。從前私下往來。何曾暢聚過一

日。此時素心相對。無忌無拘。一個是珠光劍氣的青年。一個是俠骨柔腸的妙女。我歌汝和。意浹情酣。直談到燭跋更深。克蘭斯送了夏姑娘歸房。自己方就枕歇息。從此夏姑娘就住在凱賽好富館。日間除替彩雲教德語外。或助克蘭斯同出運動。或與克蘭斯剪燭談心。快活光陰。忽忽過了兩月。雲青許的款子。已經交清。那時彩雲也沒閒工夫常常來學德語了。夏雅麗看着柏林無事可爲。一天忽向克蘭斯要了一張照片。又隔了一天。並沒告知克蘭斯。清早獨自捨着火車飄然回國去了。直到克蘭斯夢醒起床。穿好衣服。走過去看他。但見空屋無人。留些殘紙零墨罷了。倒吃一驚。然人已遠去。無可如何。只得歎息一回。自去辦事。單說夏姑娘那日偷偷兒出了柏林。逕趁聖彼得堡火車進發。姑娘在上海早得了領事的旅行券。一路直行無礙。到第三日傍晚。已到首都。姑娘下車。急忙回家。拜見親母斐氏。母女相見。又喜又悲。斐氏告訴他父親病死情形。夏姑娘天

性中人。不免大哭一場。接着親友訪問。魯翠姑娘同着波兒麻。也來相會。見面時。無非談些黨中拮据情形。知道姑娘由柏林來。自然要問起克蘭斯運動的消息。夏姑娘就把克蘭斯現有好友瓦德西助着各處設法的話說了。魯翠說了幾句盼望勉勵的話頭。然後別去。夏姑娘回得房來。正給斐氏在那裏閒談。斐氏又提起加克奈夫。誇張他的勢派。意思要引動姑娘。姑娘聽着。只是垂頭不語。不防頭一陣鞦韆的皮靴聲。從門外傳進來。隨後就是嬉嬉的笑聲。這笑聲裏。就夾着狗吠一般的怪叫道。妹妹回來了。怎麼信兒都不給我一個呢。夏姑娘嚇一跳。猛抬頭。只見一個短短兒的身材。黑黑兒的皮色。亂蓬蓬一團毛草。光閃閃兩盞燈籠。真是眼中出火。笑裏藏刀。搖搖擺擺的走進來。不是加克奈夫是誰呢。斐氏見了。笑嘻嘻立起來道。你倒還想來。別給我花馬吊嘴的。妹妹記着前事。正在這裏恨你呢。加克奈夫哈哈道。屈天冤枉。不知那個天殺的移尸圖害。這會兒。

我也不敢在妹妹跟前辯。只有負荆請罪。求妹妹從此寬恕就完了。說着。兩腿已跨進房來。把帽子往桌子上一丟。伸出蒲扇來大的手。要來給夏姑娘拉。姑娘縮個不迭。臉色都變了。加克奈夫涎着臉道。好妹妹。俗們拉個手兒。斐氏笑道。人家孩子面重。你別拉拉扯扯。臊了他。我可不依。夏姑娘先本着了惱。自己已經狠狠的壓下去。這回聽了斐氏的話。低頭想了一想。忽然桃腮上泛起淺玫瑰色。秋波橫溢。柳葉斜飄。在椅上歛的站起來道。娘也說這種話。我從來不知道什麼臊不臊。拉個手兒。算得了什麼。高興拉。來。俗們拉。就把一隻粉嫩的手。使勁兒去拉加克奈夫的黑手。加克奈夫倒啊呀起來道。妹妹。輕點兒。夏姑娘道。你不知道嗎。拉手有規矩兒的。越重越要好。說完。嗤的一笑。三脚兩步走到斐氏面前。滾在懷裏。指着加克笑道。娘你瞧。他是個膿包兒。一捏都禁不起。倒配做將軍。原來加克往日見姑娘總是冷冷的臉兒。淡淡的神兒。不道今兒。

忽變了樣兒。一雙半嗔半喜的眼兒。幾句若遠若近的話兒。加克雖然是風月場中的魔兒。也弄得沒了話兒。只嬉着嘴笑道。妹妹倒底出了一輪門。大變了樣兒了。夏姑娘含怒道。變好了呢。還是變歹。你說。斐氏笑摟住姑娘的頸子道。痴兒。你今兒個怎麼儘給你表兄拌嘴。不想想人家爲好來看你。這會兒天晚了。該請你表兄吃晚飯纔對。加克連忙搶說道。姑娘。今天妹妹快活。肯多罵我兩句。就是我的福氣了。快別提晚飯。我晚上還得到皇上那裏有事哪。夏姑娘笑道。娘你聽。他又把皇帝積出來。嚇唬我們娘兒倆。老實告訴你。你沒事。我也不高興請。誰家坐客不請行客。倒叫行客先請的。加克聽了。拍手道。不錯。我忘死了。今天該替妹妹接風。說着。就一疊連聲叫伺候人。到家裏喚廚子帶酒菜到這裏來。斐氏道。啊呀。天主。不當家花拉的倒費你。快別聽這痴孩子的話。夏姑娘瞟了他娘半天道。咦。娘也奇了。怎麼只許我請他。不許他請我的。他有的

是造孽錢。不費他費誰。娘。你別管。他不給我要好。不請。我也不希罕。給我要要好。他拿來。我就吃。娘也跟着我吃。橫豎不要你老人家掏腰兒還席。賠費心幹嗎。加克道。是呀。我請。我死了也要請。姑娘笑道。死的日子有呢。這會兒。別死呀死呀怪叫。加克忙自己掌着嘴道。不識好歹的東西。你倒叫妹妹心疼。夏姑娘戟手指着道。不要臉的。誰心疼你來。加克此時。看着姑娘嬌憨的樣兒。又聽着姑娘鋒利的話兒。半冷半熱。若諷若嘲。倒弄得近又不敢。遠又不捨。不知怎樣纔好。不一會。天也黑了。廚夫也帶酒菜來了。加克就邀斐氏母女。同入餐室。原來這餐室。就在臥室外面。雖不甚寬廠。却也地鋪錦繡。壁列電燈。花氣襲人。鏡光交影。東首掛着加特釐簪花小像。西方撐起姑婁巴多舞劍古圖。煞是熱鬧。大家進門。斐氏還要客氣。却被夏姑娘兩手按在客位。自己也皇然不讓坐了。加克真的坐了主位。侍者送上香賓白蘭提各種酒瓶。加克滿斟

了杯香賓酒。雙手捧給姑娘道。敬替妹妹洗塵。姑娘劈手奪了。直送斐氏道。這杯給娘喝。你另給我斟來。加克只得恭恭敬敬又斟了一杯。姑娘按着。揚着杯道。既承主人美意。娘。俗們乾一杯。說完一飲而盡。加克微笑。又挨着姑娘斟道。妹妹喝個成雙杯兒。夏姑娘一揚眉道。喝呀。接來喝一半。就手向加克嘴邊一灌道。要成雙。大家成雙。加克不防頭。不及張口翕受。淋淋漓漓倒了一臉一身。此時夏姑娘幾杯酒落肚。臉上紅紅兒的。更覺意興飛揚起來。脫了外衣。著身穿件粉荷色的小衣。酥胸微露。雪腕全陳。臂上幾個鐲子。叮叮璫璫的厮打。把加克罵一會。笑一會。任意戲弄。斐氏看着女兒此時的樣兒。也揣摩不透。當是女兒看中了加克。倒也喜歡。就借了更衣走出來。好讓他們敘敘私情。果然加克見斐氏走開。心裏大喜。就涎着臉。慢慢挨到姑娘身邊。欲言不言了半晌。夏姑娘正色道。你來幹什麼。加克笑嘻嘻道。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要。姑娘不

等他說完。跳起來指着加克道。別給我蠍蠍螫螫的。那些個狼心豬肺狗肚腸。打量俗們照不透嗎。從前在我爹那裏調三窩四。甜言蜜語。難道是真看得起俗們嗎。真愛上我嗎。呸。今兒個推開窗戶說亮話。就不過看上我長得俊點兒。打算弄到手。做個會說話的玩意兒罷了。姑娘從前是高傲性子。眼裏那裏放得下去。如今姑娘可看透了。天下愛情。原不過爾爾。嫁個把人。算不了事。可是姑娘不高興。憑你王孫公子。英雄豪傑。休想我點點頭兒。要高興起來。牛也罷。馬也罷。狗也罷。我跟着就走。加克聽了。眉花眼笑道。這麼說。姑娘今兒肯嫁狗了。夏姑娘冷笑道。不肯。我就說。可是告訴你。要依我三件。加克道。都依。都依。姑娘道。一件。姑娘急性。一刻不等兩時。要辦就辦。二件。不許聲張。除了我們娘兒倆。還有牧師證人幾個人外。有一個知道了。我就不嫁。三件。到了你家。什麼事都歸我管。不許你牙縫高低一點兒。三件依得。我就嫁。有一



不字兒拉個到。加克哈哈笑道。什麼依不依。妹妹說的話兒。就是我的心願。兩人正說得熱鬧。誰知斐氏却在門外都聽飽了。見女兒肯嫁加克。正合了素日的盼望。走進來。對着加克道。恭喜你。我女兒答應了。可別忘了老身。但是老身只有一個女兒。也不肯太草草的。馬上辦起來。也得一月半月。那兒能就辦呢。頭一件。我就不依。夏姑娘立刻變了臉道。我不肯嫁。你們天天勸。這會兒。我肯嫁了。你們倒又不依起來。不依也好。我也不依。告訴你們罷。我的話說完了。我的興也盡了。人也乏了。我可要去睡覺了。說罷。一扭身。自願自回房。砰的一聲。把門關了。這裏加克奈夫與斐氏納罕了半天。加克老婆心切。想不到第一回來。就得了采。也慮不到別的。倒怕中變。就勸斐氏全依了姑娘主意。過了兩日。說也奇怪。果然斐氏領着夏姑娘。自赴禮拜堂。與加克結了親。簽了結婚簿。從此夏雅麗就與加克夫婦同居。加克奈夫要接斐氏來家。姑娘不許。只好仍

住舊屋。加克新昏燕爾。自然千依百順。姑娘倒也克勤婦職。賢聲四布。加克愈加敬愛。差不多加克家裏的全權。都在姑娘掌握中了。自古道。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況一嫁一娶。偌大的事。雖姑娘囑咐不許聲張。那裏瞞得過人呢。自從加克娶了姑娘。人都道綵鳳隨鴉。不免紛紛議論。一傳十。十傳百。就傳到了魯翠波兒麻等一班黨人耳中。先都不信。以爲夏姑娘與克蘭斯有生死之約。那裏肯背盟倒嫁黨中仇人呢。後來魯翠親自來尋姑娘。誰知竟閉門不納。只見了斐氏。方知人言不虛。不免大家痛罵夏雅麗起來。這日黨人正在祕密會所。決議此事如何處置。可巧克蘭斯從德國回來。也來赴會。一進門。別的都沒有聽見。只聽會堂上一片聲。說夏雅麗嫁了五個字。直打入耳鼓來。克蘭斯飛步上前。喘吁吁還未說話。魯翠一見他來。就迎上喊道。克蘭斯君。你知道嗎。你的夏雅麗嫁了。嫁了加克奈夫了。克蘭斯一聽這話。但

覺耳邊霹靂一聲。眼底金星四爆。心中不知道是鹽是醋是糖是薑一古腦兒都倒翻了。只喊一聲賤婢。殺。殺。往後便倒。口淌白沫。大家慌了手脚。魯翠忙道。這是急痛攻心。只要扶他坐起。自然會醒的。波兒麻連忙上來扶起。坐在一張大椅裏。果然不一會醒了。噫的吐出一口濃痰。就跳起來要刀。波兒麻道。要刀做什麼。克蘭斯道。你們別管。給我刀。殺給你們看。魯翠道。克蘭斯君別忙。你不去殺他。我們怕他洩漏黨中秘密。也放不過他。可是我想。夏雅麗學問見識本事。都不是尋常女流。這回變得太奇突。凡奇突的事。倒不可造次。還是等你好一點。晚上偷偷兒去探一回。倘或真是背盟從仇。就順手一刀了賬。豈不省事呢。克蘭斯道。還等什麼好不好。今晚就去。於是大家議定各散。魯翠臨走。回顧克蘭斯道。明天我們聽信兒。克蘭斯答應。也一路回家。不免想着向來夏姑娘待他的情義。爲他離鄉背井。絕無怨言。這回在柏林時候。飯餘燈背。

送抱推襟。一種密切的意思。真是筆不能寫。口不能言。如何回來不到一月。就一變至此呢。況且加克奈夫。又是他素來厭恨的。上回談起他名氏。還罵他哩。如何倒嫁他。難道有什麼不得已嗎。一回又猜想他臨行替他要小照兒的厚情。一回又揣摸他不別而行的深意。這一刻時中。一寸心裏。好似萬馬奔馳。千猿騰躍。忽然心酸淚落。忽然切齒橫刀。翻來覆去。不覺更深。就在胸前掏出表來一看。已是十二點鐘。驚道。是時候了。趕忙換了一身純黑衣褲。腰間插了一把黨中常用的百毒純鋼小尖刀。扎縛停當。把房中的電燈旋滅了。輕輕推門到院子裏。聳身一縱。跳出牆外。那時正是十月下旬。沒有月亮的日子。一路雖有路燈。却仍覺黑雲似墨。細霧如塵。一片白茫茫不辨人影。只有幾個巡捕。稀稀落落的在街中站着。克蘭斯靠着身體靈便。竟閃閃爍爍的被他混過幾條街去。看看已到了加克奈夫的宅子前頭。幸虧那裏到沒有巡捕。黑魃魃地挨身摸來。只見

四圍都是四尺來高的短牆。上排列着鐵蒺藜碎玻璃片。克蘭斯睜眼打量一回。估摸自己還跳得過去。緊把刀子插插好。猛然施出一個燕子翻身勢。往上一掠。忽聽叮噠一聲。一個身子。隨着幾片碎玻璃。直滾下去。看時。自己早倒在一顆大樹底下。爬起來。轉出樹後。原來在一片草地上。當中有條馬車進出的平路。克蘭斯就依着這條路走去。只見前面十來顆鬱鬱蒼蒼的不知什麼大樹。圍着一座巍巍的高樓。樓的下層。烏黑無一點火光。只有中層東首一間。還點着電燈。窗裏透出光來。照在樹上。却見一個人影。在那裏一閃一閃的動。克蘭斯暗想。這定是加克奈夫的臥房了。可是這樣高樓。怎麼上去呢。仰面忽見那幾顆大樹。樹杈兒正緊靠二層的洋臺。不覺大喜。一伸手抱定樹身。好比白猴採果似的。旋轉而上。到了樹頂。把身子使勁一搖。那樹杈直擺過來。花拉一響。好像樹杈兒斷了一般。誰知克蘭斯就趁這一擺。一脚已鈎定了洋臺上的闌干。倒垂蓮似

的反捲上去。却安安穩穩站在洋臺上了。側耳聽了一聽。毫無聲音。就輕輕的走到那有燈光的窗口。向裏一望。恰好窗簾還沒放。看個完完全全。只見房內當地一張鐵床。帳子已垂垂放着。房中寂無人聲。就是靠窗擺着一個鏡桌。當桌懸着一盞蓮花式的電燈。燈下却娉娉婷婷立着個美人兒。呀。那不是夏雅麗嗎。只見他手裏拿着個小照兒。看看小照。又看看鏡子裏的影兒。眼眶裏骨溜溜的滾下淚來。克蘭斯看到這裏。忽然心裏捺不住的熱火。噴了出來。拔出腰裏的毒刀。直砍進來。正是棘枳何堪留鳳采。寶刀直欲濺鴛紅。不知夏雅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



## 第九卷

###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樹

話說克蘭斯看見夏麗雅對着個小照垂淚。一時也想不到查看查看小照是誰的。只覺得夏麗雅果然喪心事仇。按不住心頭火起。瞥見眼前的兩扇着地長窗。是虛掩着。就趁着怒氣。不顧性命。揚刀挨入。忽然天昏地暗的一來。燈滅了。刀却砍個空。使力過猛。幾乎身隨刀倒。克蘭斯吃一驚。暗道。人呢。回身瞎摸了一陣。可巧摸着鏡桌上那個小照兒。順手揣在懷裏。心想夏麗雅逃了。加克奈夫可在。還不殺了他走。剛要向前。忽聽樓下喊道。主人回來了。隨着鑼鑼的馬車聲。却是在草地上往外走的。克蘭



斯知道剛纔匆忙。沒有聽他進來。忽想道。不好。這賊不在床上。他這一回來。叫起人。我怕走不了。不如還到那大樹上躲一躲再說。打定主意。急忙走出洋臺。跳上闌干。伸手攀住樹杈兒。一脚挂在空中。一脚還蹬在闌干上。忽聽樓底下砌的一聲是鎗。就有人沒命的叫聲啊呀。好。你殺我。又是一聲。可不像鎗。彷彿一樣很沉的東西。倒在窗格邊。克蘭斯這一驚。出於意外。那時他的兩腳還空掛着。手一鬆。幾乎倒撞下來。忙鑽到樹葉密的去處蹲着。只聽牆外急忙忙跑回兩個人。遠遠的連聲喊道。怎麼了。什麼響。屋裏也有好幾個人喊道。槍聲。誰放槍。這當兒。進來的兩人裏頭。有一個拿着一盞電光車燈。已走到樓前。照得樓前雪亮。克蘭斯眼快。早看見廊下地上。一個漢子仰面橫躺着。動也不動。只聽一人顫聲喊道。可了不得。殺了人。誰呢。主人。這當兒。裏面一閃。正跑出幾個披衣拖鞋的男女來。聽是主人。就七張八嘴的大亂起來。克蘭斯在樹上



着挂空還脚兩的他時那

聽得清楚。知加克奈夫被殺。心裏倒也一快。但不免暗暗駭異。到底是誰殺的。這當兒。見樓下人越聚越多。忽然想到自己絕了去路。若被他們捉住。這殺人的事。一定是我了。正盤算逃走的方法。忽然眼前歛的一亮。滿樹通明。却正是上中層的電燈都開了。燈光下。就見夏雅麗散了頭髮。倉倉皇皇跑到洋臺上。爬在闌干上。朗朗的喊道。倒底你們看清是主人不是呢。衆人嚴聲道。怎麼不是呢。又有一個人道。纔從宮裏承值回來。在這裏下車的。下了車。我們就拉車出園。走不到一箭地。忽聽見槍聲。趕回來。就這麼着了。夏雅麗蹶脚道。槍倒底中在那裏。要緊不要緊。快抬上來。一面去請醫生。一面快搜兇手呢。一眨眼的事。總不離這園子。逃不了。怎麼你們都昏死了。一句話提醒。大衆道。槍中了腦瓜兒。腦漿出來。氣都沒了。人是不中用了。倒是搜兇手是真的。克蘭斯一聽這話。倒慌了。心裏正恨夏雅麗。忽聽下面有人喊道。咦你們瞧。那樹杈裏。不是

一團黑影嗎。樓上夏雅麗聽了。一抬頭。好像真吃一嚇的樣子道。怎麼。真有了人。連忙改口道。可不是兇手在這裏。快多來幾個人逮住他。樓下也防着點兒。別放走了。就聽人聲嘈雜的擁上五六個人來。克蘭斯知不能免。正是人急智生。一眼見這高樓。是四面洋臺。都圍着大樹。又欺着夏雅麗雖有本事。終是個婦人。仍從樹上用力一跳。跳上洋臺。想往後樓跑。這當兒。夏雅麗正在叫人上樓。忽見一個人陡然跳來。倒退了幾步。燈光下。看清是克蘭斯。臉上倒變了顏色。說不出話來。却只把手往後樓指着。克蘭斯此時也顧不得什麼。飛奔後樓。果見靠闌干與前樓一樣的大樹。正縱身上樹。只聽夏雅麗在那裏亂喊道。兇手跳進我房裏去了。你們快進去捉。不怕他飛了去。只聽一羣人。亂闖闖都到了屋裏。這裏克蘭斯却從從容容的爬過大樹。接着一溜平屋。在平屋搭了脚。恰好跳上後牆。飛身下去。正是大道。幸喜沒個人影兒。就一口氣的跑回家去。仍從短牆奮

身進去。人不知鬼不覺的到了自己屋裏。此時方算得了性命。喘息一回。定了定神。覺得方纔事。真如夢裏一般。由不得想起夏雅麗手指後樓的神情。並假說兇手進房的話兒。明明暗中救我。難道他還沒有忘記我嗎。既然不忘記我。就不該嫁加克奈夫。既嫁了加克奈夫。又不該二心於我。這女子的人格。就可想了。又想着自己要殺加克奈夫。倒被人家先殺了去。這人的本事。在我之上。倒要留心訪訪纔好。一頭心裏猜想。一頭脫去那身黑衣。想要上床歇息。不防衣袋中掉下一片東西。拾起來看時。倒吃一身驚。原來就是自己在凱賽好富館贈夏雅麗的小照。上面添寫一行字道。斯拉夫苦女子夏雅麗心嫁夫科察威團實行委員克蘭斯君小影。克蘭斯看了。方明白夏雅麗對他垂淚的意思。也不免一陣心酸。掉下淚來。嘆道。夏雅麗。夏雅麗。你白愛我了。也白救了我的性命了。叫我怎麼能救你這反覆無常的罪呢。說罷。就把那照兒插在床前桌上照架裏。回頭見窗簾上漸漸

發出魚肚白色。知道天明了。連忙上床。人已倦極。不免沉沉睡去。正酣睡間。忽聽耳邊有人喊道。幹得好事。捉你的人到了。還睡嗎。克蘭斯睜眼見是波麻兒。忙坐起來道。你好早呀。沒的大驚小怪。誰幹了什麼。波麻兒道。八點鐘還早嗎。魯翠姑娘找你來了。快出去。克蘭斯連忙整衣出來。警眼看着魯翠華裝盛服。秀采飛揚。明瞭修眉。豐頤高準。比到夏雅麗。另有一種華貴端凝氣象。一見克蘭斯。就含笑道。昨兒晚上辛苦了。我們該替加來科梭代致謝忱。怎麼夏雅麗到免了。波麻兒笑道。總是克君多情。殺不下去。倒留了禍根了。克蘭斯驚道。怎麼着。他告了我嗎。魯翠搖頭道。沒有。他告的是不知姓名人。深夜入室。趁加克奈夫溫宮夜值出來。槍斃廊下。兇手在逃。俄皇知道。早疑心了虛無黨。已派偵探四出。倒嚴厲得很。克君還是小心爲是。克蘭斯笑道。姑娘真胡鬧了。小心什麼。那裏是我殺的。魯翠倒詫異道。難道你昨晚沒有去嗎。克蘭斯道。

怎麼不去。可沒有殺人。波麻兒道。不是你殺是誰呢。克蘭斯道。別忙。我告訴你們。因把昨夜所遇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祇把照片一事瞞起。兩人聽了。都稱奇道異。波麻兒跳起來道。克君。你都被夏雅麗救壞了。不然倒是現成的好名兒。魯翠正底頭沉思。倒被他一嚇。忙道。波君別嚷。怕隔牆有耳。頓一頓。又道。據我看。這事夏雅麗大有可疑。第一件爲什麼滅燈。再者既然疑心克君是兇手。怎麼倒放走了。不要倒就是他殺的呢。克蘭斯道。斷乎不會。他要殺他。爲什麼嫁他呢。魯翠道。不許他辱身赴義嗎。克蘭斯連連搖頭道。不像。不像。殺一加克奈夫。法子多得很多。爲什麼定要嫁了。纔能下手呢。況且看他得了凶信。神氣倉皇得很。魯翠也點點頭道。我們再去探聽探聽看。克君既然在夏雅麗面前露了眼。還是避避的好。請到我們家裏去住幾時罷。克蘭斯就答應了。當時吩咐了家人幾句話。就跟了魯翠回去。從此魯翠波麻兒諸人。替他在外哨

探。克蘭斯倒安安穩穩住在美禮斯克累邸第。先幾個月。風聲很緊。後來慢慢懈怠。竟無聲無臭起來。看官你道爲何。原來俄國那班警察偵探。雖很有手段。可是歷年被虛無黨殺怕了。只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以後。半年間。竟殺了憲兵長官警察長偵探等十三人。所以事情關着虛無黨。大家就要縮手。這案俄皇雖屢下嚴旨。無奈這些人都不肯出力。且加克氏支族無人。原告不來催緊。自然冰消雪解了。克蘭斯在美禮家。消息最靈。探知內情。就放心回了家。日月如梭。忽忽冬盡春來。這日正是俄歷二月初九。俄皇在溫宮開跳舞會的大好日。却不道虛無黨也在首都民意俱樂部開協議會的秘密期。那時俄國各黨勢力。要推民意黨察科威團算最盛。土地自由黨拿魯脫尼團次之。這日就舉了民意黨做會首。此外哥衛格團。奧能伯加團。馬黎可夫團。波蘭俄羅斯俱樂部。奪爾格聖俱樂部。紛紛的都派代表列席。黑壓壓擠滿了一堂。正是龍拿虎擲。燕叱鴛嗔。天地無聲。



風雲異色的時候。民意女員魯翠。曳長裾。圍貂尾。站立發言臺上。桃臉含秋。蛾眉凝翠的。宣告近來黨中經濟缺乏。團力散渙。必須重加聯絡。大事運動。方足再謀大舉。這幾句話。原算表明今日集會之意。還要暢發議論。忽見波麻兒。連跌帶撞遠遠的跑來。喊道。可了不得。令兒個又出了第二個蘇菲亞了。本黨宮內偵探員。有秘密報告在此。大眾聽了愕然。魯翠就在臺上。接了波麻兒拿來的一張紙。約略看了看。臉上十分驚異。大眾都問何事。魯翠就當衆宣誦道。本日皇帝在溫宮譙各國公使。開大跳舞會。車駕定午刻臨場。方出內宮門。突有一女子。從侍女隊躍出。左手持炸彈。右手搥帝胸。叱曰。咄。爾速答我。能實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民意黨上書要求之大赦國事犯召集國會兩大條件否。不應則炸爾。帝出不意。不知所云。連呼衛士安在。衛士見彈股慄。莫敢前。相持間。女子舉彈欲擲。帝以兩手死抱之。其時適文部大臣波別士立女子後。

呼曰。陛下莫釋手。卽拔衛士佩刀。猝砍女子臂。臂斷。血溢。女子踣。帝猶死持彈不敢釋。衛士前擒女子。女子猶蹶起。摳一衛士目。乃被捕。送裁判所。烈哉此女。惜未知名。探明再報。民意黨祕密偵探員報告。魯翠誦畢。衆人都失色。齊聲道。這女子是誰。可惜不知姓名。這一片驚天動地的可惜聲裏。猛可的飄來一句極淒楚的說話道。衆位。這就是我的夏雅麗姑娘呀。大家倒吃一驚。抬頭一看。原來是克蘭斯滿面淚痕的站在魯翠面前。魯翠道。克君。怎見得就是他。克蘭斯道。不瞞姑娘說。昨晚他還到過小可家裏。可憐小可竟沒見面說句話兒。魯翠道。既到你家。怎麼不見呢。克蘭斯道。他來。我那裏知道呢。直到今早起來。忽見桌上常放的一個小照兒不見了。倒換了一個夏姑娘的小照。我覺得詫異。正拿起來。誰知道照後還夾着一封密信。看了這信。方曉得姑娘一生的苦心。我黨大事的關係。都在這三寸的小照上。我正拿了來。要給姑娘商量救他的

法子。誰知已鬧到如此了。說罷。就在懷裏掏出一個小封兒。一張照片。送給魯翠。魯翠不暇看小照。先抽出信來。看了不過兩三行。點點頭道。原來他嫁加克奈夫。全爲黨中的大計。我們倒錯怪他了。噯。放着心愛的人。生生割斷。倒嫁一個不相干的蠢人。真正苦了他了。說着又看。忽然吃驚道。怎麼加克奈夫。倒就是他殺的。誰猜得到呢。此時克蘭斯只管淌淚。波麻兒及衆人聽了魯翠的話。都面面相覷道。加氏到底是誰殺的。魯翠道。就是夏雅麗殺的。波麻兒道。奇了。嫁他又殺他。這什麼殺理。魯翠道。就爲我黨經濟問題。他殺了他。好傾他的家。供給黨用呀。衆人道。從前楷愛團波爾佩。也嫁給一個老富人。毒殺富人。取了財產。夏姑娘想就是這主意了。波麻兒道。有多少呢。如今在那裏。魯翠看着信道。真不少哩。八千萬盧布哩。又指着照片嘆道。這就是八千萬盧布的支證書。這姑娘真布置得妥當。這些銀子。都分存在瑞士法蘭西各銀行。都

給總理說明是暫存的。全憑這照片收支。叫我們得信就去領取。遲恐有變。魯翠說到這裏。忽愕然道。他爲什麼化了一萬盧布。賄買一個宮中侍女的缺呢。克蘭斯含淚道。這就是今天的事情了。姑娘。你不見他。早把老娘斐氏搬到瑞士親戚家去。那個炸彈。還是加氏從前在亞突俱樂部搜來的。他一見。就預先藏着。可見死志早決的了。魯翠放了信。也落淚道。他替黨中得了這麼大資本。功勞也真不小。難道我們聽他給這些暴君污吏宰殺嗎。衆人齊聲道。這必要設法救的。魯翠道。妾意一面遣人持照到各行取銀。一面想法到裁判所去聽審。這兩件事。最要緊。誰願去。於是波麻兒擔了領銀的責任。克蘭斯願去聽審。各自分頭前往。話分兩頭。却說克蘭斯一逕出來。汗淋淋的趕到裁判所。抬頭一看。署前立着多少衛兵。防衛得嚴密非常。閒人一個不許亂闖。克蘭斯正在爲難。忽見署中走出兩個人來。一個老者。一個少年。正要上車。克蘭斯連忙要避。那少年忽然

嘆道。克君。你也來了。克蘭斯吃一驚。定睛一認。却是瓦德西。只得上前相見。瓦德西就招呼見了畢葉。並告訴他也來聽審的。誰知今日不比往常。畢君署中有熟人。也不放進去。真沒有法了。瓦德西當時就拉了克蘭斯。同到他家。克蘭斯此時也無計可施。只得跟著他們同走。瓦德西留住克蘭斯畢葉在家喫夜飯。三人正在商議。忽然畢葉得了裁判所朋友的密信。夏雅麗已判定死刑。俄皇怕有他變。傍晚時已登絞臺絞死了。克蘭斯得了這信。咬牙切齒。痛罵民賊。立刻要去報仇雪恨。還是瓦德西勸住了。只得垂頭喪氣。別了畢瓦兩人。趕歸秘密會所。報告凶信。其時魯翠諸人。還在會商援救各法。猝聞這信。真是青天霹靂。人人裂目。個個椎心。魯翠更覺得義憤填膺。長悲纏骨。連哭帶咽。演說了一番。過了幾日。又開了個大追悼會。倒把黨中氣餒。提高了百倍。直到波麻兒回來。黨中又積儲了無數資本。自然黨勢益發盛大了。到底歇了數年。到一千九

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克蘭斯狙擊了文部大臣波別士。也算報了砍臂之仇。魯翠姑娘。也在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把爆藥彈擲皇帝尼古拉士。不成被縛。臨刑時道。我把一個爆烈彈。換萬民自由。死怕什麼。這都是夏姑娘一死的餘烈哩。此是後話。不必多述。如今再說瓦德西那日送了克蘭斯去後。幾次去看彩雲。却總被門上阻當。後來彩雲約會在葉爾丹園。方得相會。從此就買囑了管園人。每逢彩雲到園。管園人就去通信。如此習以為常。一月中總要見面好幾次。情長日短。倏忽又是幾月。那時正是溽暑初過。新涼乍生。薄袖輕衫。易生情興。瓦德西徘徊旅館。靜待好音。誰知日復一日。消息杳然。悶極無聊。只好坐在躺椅中。把日報消遣。忽見緊要新聞欄內。載一條云。清國俄德奧荷公使金洵三年任滿。現在清廷已另派許鏡澂。前來接替。不日到俄云云。瓦德西看到這裏不覺呆了。因想怪道彩雲這禮拜不來相約。原來快要回國了。轉念道。既

然快要相離。更應該會得勤些。纔見得要好。瓦德西手裏拿了張報紙。呆  
呆忖度個不了。忽然侍者送上一個電報。這是貴國使館裏送來的。瓦德  
西連忙拆看。却是本國陸軍大將打給他的。有緊要公事。令其即日回國。  
詞意很是嚴厲。知道不能耽擱的。就嘆口氣道。這真巧了。難道一面緣都  
沒了。丟下電報。走到臥室裏。換了套出門衣服。逕赴葉爾丹園而來。意  
思想去碰碰。或者得見。也未可定。誰知到園問問管園的。說好久沒有來  
過。等了一天。也是枉然。瓦德西沒法。只好寫了一封信。交給管園的。  
叮囑等中國公使夫人來時手交。自己硬了心腸。匆匆回寓。料理行裝。第  
二日一早。趁了火車。回德國去了。不提。單說彩雲正與瓦德西打得火  
熱。那裏分拆得開。知道雯青任期將滿。早就攬掇雯青。在北京託了奉  
如。運動連任。誰知竟不能成。這日雯青忽接了許鏡澈的電信。已經到了  
柏林。三日內就要到俄。雯青進來告訴彩雲。叫他趕緊收拾行李。彩雲聽

了這信。彷彿打個焦雷。恨不立刻去見瓦德西。訴訴離情。無奈被雲青終日逼緊着拾掇。而且這事。連阿福都瞞起的。不提什麼。阿福尙在那裏尋瑕索瘢。風言醋語。所以連通信的人都沒有。只好肚裏叫苦罷了。直到雲青交卸了篆務。一切行李都已上了火車站。叫阿福押去。雲青又被畢葉請去吃早飯餞別。彩雲得了這個巧當兒。求一個小么兒。許了他錢。去雇了一輛買賣車。獨自趕往葉爾丹園。滿擬遇見瓦德西。說些體己話兒。洒些知心淚。也不枉相識一場。誰知一進園。正要去尋管園的。他倒早避上來。笑嘻嘻拿着一封信道。太太貴忙呀。這是瓦德西先生留下的信兒。你瞧罷。彩雲怔一怔。忙接了。只見紙上寫着道。

彩雲夫人愛鑒。昨讀日報。知錦車行邁。正爾神傷。不意鄙人。亦牽王事。束裝待發。嗚呼。我兩人何緣慳耶。十句之愛。盡於決辰。別淚盈懷。無地可洒。期於葉爾丹園叢薄間。作末日之握手。乃夕陽無限。而



谷音寂然。林鳥有情。送我哀響。僕今去矣。卿亦長辭。海濤萬里。相思百年。落月屋梁。再見以夢。亞鴻有便。惠我好音。

未署愛友瓦德西拜上。彩雲就把信插入衣袋裏。笑問那管園的道。瓦德西先生多啗給你這信的。他說什麼沒有。管園的道。他前天給我的。倒沒說別的。就恨太太不來。彩雲點點頭。含着一包眼淚。慢慢上車。逕叫向火車站而來。到得車站。恰好見雯青剛上火車。俄國首相兼外部大臣吉爾斯。德奧荷三國公使。畫師畢葉。還有中國後任公使許鏡澂奏留的繙譯隨員等。鬧哄哄多少人。都來送行。雯青正應酬得汗流浹背。那裏有工夫留心彩雲的事情。只有阿福此時。看見彩雲坐了一輛買賣車。如飛從東馳來。心裏就詫異。連忙迎上來。望了幾望彩雲的眼睛。對彩雲微微一笑。彩雲倒別轉了頭也不理他。自顧已到停車場。自然有老媽丫鬢等扶着上車了。不一會。汽笛一聲。一股濃煙。直從煙突噴出。那火車就慢慢行動。

停車場上送的人。有拱手的。有脫帽的。有揚巾的。一片平安祝頌聲裏。就風馳電捲。離了聖彼得堡而去。三日到了柏林。雯青把例行公事完了。就赴馬賽。可巧前次坐來的薩克森船。於八月十六日。開往中國上海。仍是戴會計去講定妥了。十五日夜飯後。大家登了舟。雯青彩雲仍坐了頭等艙。部署粗定。那船主質克笑着走進艙來。向雯青彩雲道。我們真算有緣了。來去都坐了小可的船。雯青不會說外國話。只好彩雲應酬了一會。質克方去了。開了船。質克非常招呼。自己有時也來走走。彩雲也常到船頂去散步乘涼。偶然就在質克屋裏坐坐。原來彩雲自離了俄都。想着未給瓦德西作別。心中總覺不安。有時拿出信來看看。未免對月傷懷。臨風洒淚。自己德話雖會說。却不會寫。連回信都難寄一封。更覺悶悶不樂。質克連日看出彩雲不樂。雖不解緣故。倒常常想法騙他快活。彩雲很感激他。按下不表。且說阿福自從那日見了瓦德西後。就動了疑。不過究竟主

僕名分。不好十分露相。只把語言試探而已。有一晚。薩克森船正在地中海駛行。一更初定。明月中天。船上乘客。大半歸房就寢。滿船靜悄悄的。但聞鼻息呼聲。阿福一人睡在艙中。反覆不安。心裏覺得躁煩。就起來。披了一件小羅衫走出來。從扶梯上爬到船頂。却見頂上寂無人聲。照着一片白迷濛的月色。涼風颯颯。冷露玲玲。爽快異常。阿福就靠在帆桅上。賞玩海中夜景。正在得趣。忽覺眼前黑魃魃的好像一個人影。直掠烟突而過。心裏一驚。連忙躡手躡腳跟上去。遠遠見相離一箭之地。果真有個人。飛快的衝着船首走去。那身量窈窕。像個女子後影。可辨不清是中是西。阿福方要定睛認認。只聽船長小室的門。哐的一聲。那女影就不見了。阿福心想。原來這船長就是有家眷的。我左右空着。何妨去偷看看他們做什麼。想着。就溜到那屋旁。只見這屋。兩面都有一尺來大小的玻璃推窗。紅色氈簾正鈎起。阿福向裏一張。只見室內漆黑無光。就在漏進去

一點月光裏頭。隱約見那女子背坐在一張藍絨靠背上。質克正站起。一手要鏟電燈的活機。那女子連連搖手。說了幾句咕唧咕嚕的話。質克只涎笑。摳着身。手掏衣袋裏。掏出個彷彿是信的小封兒。遠遠託着說話。大約叫那女子看。那女子瞥然伸手來奪。質克趁勢。拉住那女子的手。湊在耳邊。低低的說。那女子斜釘了質克一眼。就回過臉來。急忙探頭向門外一張。順手却把簾子歛的拉上。阿福在這當兒簾縫裏。正給那女子打個照面。不覺啊呀一聲道。可了不得了。正是前身應是瑣首佛。半夜猶張素女圖。欲知阿福因何發喊。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

話說阿福在簾縫裏看去。迷迷糊糊。活像是那一個人。心裏一急。幾乎啊呀的喊出來。忽然轉念一想。質克這東西。凶狠異常。不要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側耳聽時。那屋是西洋柳條板實拚的。屋裏做事。外面聲息不漏。阿福沒法。待要抽門。却聽得對面韃韃的脚聲。探頭一望。不提防碧沈沈兩隻琉璃眼。亂蓬蓬一身花點毛。倒是一條二尺來高的哈吧狗。搖頭擺尾。急騰騰地向船頭上趕着一隻錦毛獅子母狗去了。阿福啐了一口。暗道。畜生也欺負人起來。說罷。垂頭喪氣的。正在一頭心裏盤算。一頭盪回扶梯邊來。瞥然又見一個人影。在眼角裏一閃。急急忙忙。繞着船左舷。搶前幾步。下梯去了。阿福倒怔了怔。心想他們幹事怎麼這麼快。自己無計思量。也就下樓歸艙安歇。氣一回。恨一回。反覆了一夜。到天亮倒落聰了。朦朧中忽聞人聲鼎沸。驚醒起來。却聽在二等艙裏。是個蘇州入口音。細聽正是匡次芳帶出來的一個家人。高聲道。哼。外國人。船

主。外國人買幾個銅錢介。船主生幾個頭幾隻臂膊介。麴現世。伍朶問問俚。昨侬夜裏做個啥事體嘍。儂拉艙面浪。聽子一夜朶。儂弄壞子俚大餐間一隻玻璃杯。俚倒勿答應。個未俚弄壞子侬公使夫人。倒弗翻淘。這家人說到這裏。就聽見有個外國人。不曉得咕喇咕嚕。又嚷些什麼。隨後便是次芳喝道。混賬東西。金大人來了。還敢胡說。給我滾出去。只聽那家人一頭走。一頭還在咕嚕道。裏勢個事體。本來金大人該應管管哉。阿福聽了這些話。心裏詫異。想昨夜同在艙面。怎麼我沒有碰見呢。後來聽見主人也出來。曉得事情越發鬧大了。連忙穿好衣服走出來。只見大家都在二等艙裏。次芳正在給質克做手勢。陪不是。雯青却在艙門口。呆着臉站着。彩雲不敢進來。也在艙外遠遠探頭探腦。看見阿福。就招手兒。阿福走上去道。倒底怎麼回事呢。彩雲道。誰知道。這天殺的。打碎了人家的一隻杯子。人家罵他。要他賠。他就無法無天起來。阿福冷笑道。沒縫的

蛋兒蒼蠅也不鑽。倒是如今弄得老爺都知道。我倒在這裏發愁。彩雲別轉臉。正要回答。雯青却氣憤憤的走回來。阿福連忙站開。雯青眼釘著彩雲道。你還出來趕什麼。彩雲聽了這話頭兒。一扭身。飛奔的往頭等艙而去。雯青也隨後跟來。彩雲一進艙。倒下吊床。雙手捧著臉。嗚嗚咽咽大哭起來。雯青道。咦。怎麼倒你哭了。彩雲咽着道。怎麼叫我不哭呢。我是沒有老爺的苦人呀。儘叫人家欺負的。雯青愕然道。這。這是什麼話。彩雲接着道。我那裏還有老爺呢。別人家老爺。總護着自己身邊人。就是做了醜事。還要顧著向日恩情。一床錦被。遮蓋遮蓋。況且沒有巴鼻的事兒。給一個低三下四的奴才。含血噴人。自己倒站着聽風涼話兒。沒事人兒一大堆。不發一句話。就算你明白不相信。人家看你這樣兒。只說你老爺也信了。我這冤枉。那裏再洗得清呢。原來雯青剛纔一起牀。就去看次芳。可巧碰下這事。聽了那家人的話。氣極了。沒有思前想後。一盆之火

走來。想把彩雲往大海一丟。方雪此恥。及至走進來。不防兜頭給彩雲一哭。見了那嬌模樣。已是軟了五分。又聽見這一番話。說得有理。自己想想。也實在沒有憑據。那怒氣自然又平了三分。就道。你不做歹事。人家怎麼憑空說你呢。彩雲在牀



見了那嬌模樣。已是軟了五分。



上連連蹬足哭道。這都是老爺害我的。學什麼儂什子的外國話。學了話。不叫給外國人應酬。也還罷了。偏偏這回老爺卸了任。把好一點的繙譯。都奏留給後任了。一下船。逼著我做通事。因此認得了質克。人家早就動了疑。昨天我自己又不小心。爲了請質克代寫一封柏林女朋友的送行回信。晚上到他房裏去過一趟。那裏想得到鬧出這個亂兒來呢。說着歛的翻身。在枕邊掏出一封西文的信。往雯青懷裏一擲道。你不信。你瞧。這書信還在這裏呢。彩雲擲出了信。更加號陶起來。口口聲聲要尋死。雯青雖不認得西文。見他堂皇冠冕。擲出信來。知道不是說謊了。聽他哭得淒慘。不要說一團疑雲。自然飛到爪窪園去。倒更起了憐惜之心。只得安慰道。既然你自己相信。對得起我。也就罷了。我也從此不提。你也不必哭了。彩雲只管撒嬌撒痴的痛哭。說人家壞了我名節。你倒肯罷了。雯青沒法。只好許他到中國後。送辦那家人。方纔收旗息鼓。外面質克吵鬧一

回。幸虧次芳再四調停。也算無事了。阿福先見雯青動怒。也怕尋根問底。早就暗暗跟了進來。聽了一回。知道沒下文。自然放心去了。從此海程迅速。倒甚平安。所過埠頭。無非循例應酬。了無新聞趣事可記。按下慢表。如今且說離上海五六里地方。有一座出名的大花園。叫做味蕪園。這座花園。坐落不多。四面圍着嫩綠的大草地。草地中間。矗立一座巍巍的跳舞廳。大家都叫他做安凱第。原是中國士女會集茗話之所。這日正在深秋天氣。節近重陽。草作金色。楓吐火光。秋花亂開。梧葉飄墮。佳人油碧。公子絲鞭。拾翠尋芳。歌來舞往。非常熱鬧。其時又當夕陽銜山。一片血色般的晚霞。斜照在草地上。迎着這片光中。却有個骨秀神腴光風霽月的老者。一手捋着淡淡的黃鬚。緩步行來。背後隨着個中年人。也是眉目英挺。氣概端凝。胸羅匡濟之才。面盎詩書之澤。一壁閒談一壁走的齊向那大洋房前進。那老者忽然歎道。若非老夫微疴淹滯。此時早已在

倫敦巴黎間。呼吸西洋自由空氣了。那中年笑道。我們此時。若在西洋。這談瀛勝會。那得舉發。大人的清志。正天所以留大人爲羣英之總持也。可見盍簪之聚。亦非偶然。那老者道。我兄獎飾過當。老夫豈敢。但難得此時羣賢畢集。不能無此盛舉。以誌一時之奇遇。前日託兄所擬的客單。不知已擬好嗎。那中年道。職道已將現在這裏的人。大略擬就。不知有無掛漏。請大人過目。說着就趕忙在靴統裏抽出一個梅紅全帖。雙手遞給老者。那老者揭開一看。只見那帖上寫道。

本月重九日。敬借味蕪園。開談瀛會。凡我同人。或持旄歷聘。或憑軾偶游。足跡曾及他洲。壯游逾乎重譯者。皆得來預斯會。侵他山攻錯之資。集世界交通之益。翹盼旌旄。勿吝金玉。敬列台銜於左。

記名道日本出使大臣呂大人。印蒼舒。號順齋。

前充德國正使李大人。印豐寶。號台霞。

直隸候補道。前充美日祕出使大臣雲大人。印宏。號仁甫。

湖北候補道鐵廠總辦前充德國參贊徐大人。印英。號忠華。

直隸卽補道招商局總辦前奉旨游歷法國馬大人印中堅。號美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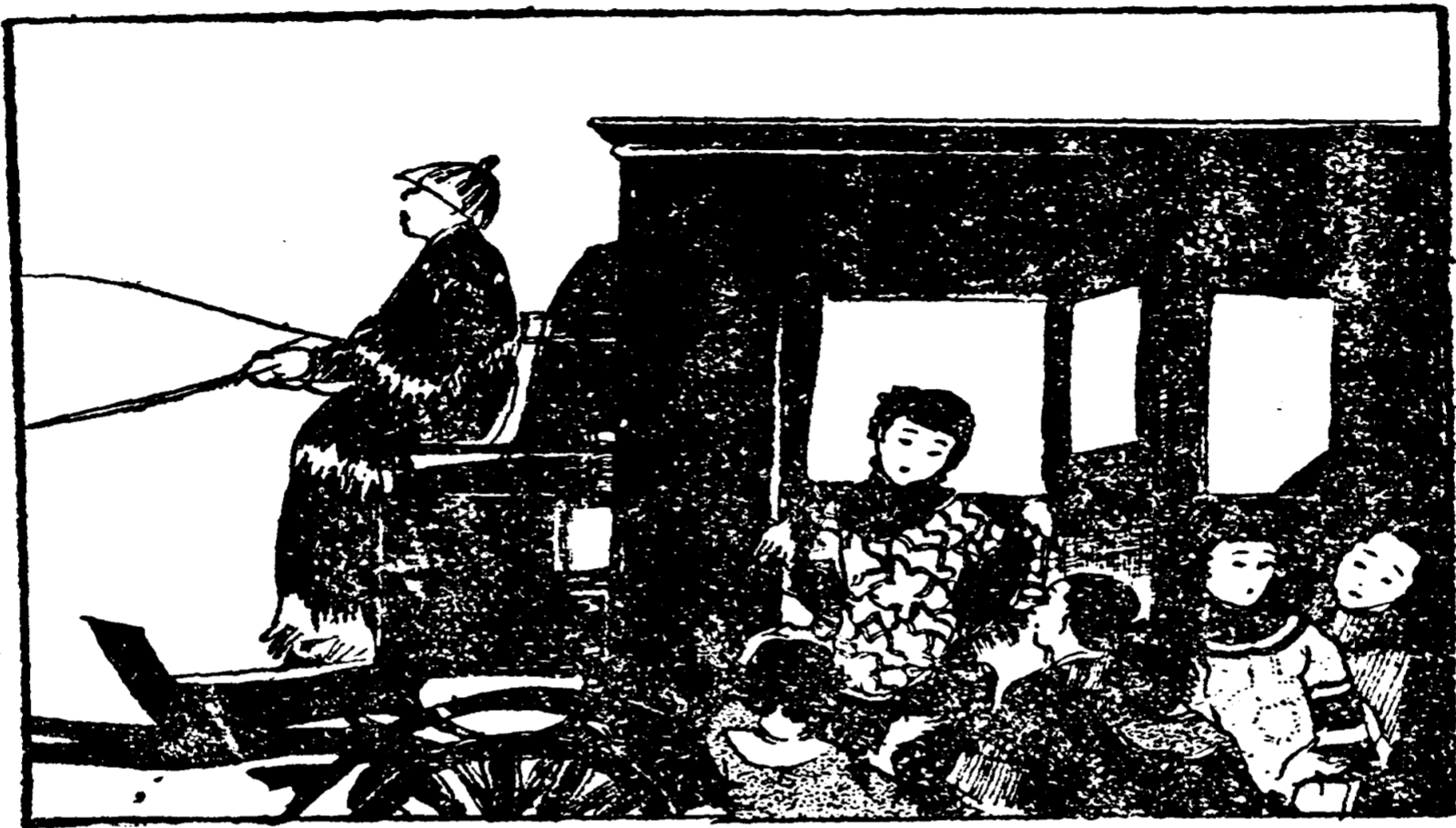
現任常鎮道前奉旨游歷英國柴大人。印蘇。號韻甫。

大理寺正堂前充英法出使大臣俞大人。印耿。號西塘。

分省補用道前奉旨游歷各國現充英法義比四國參贊王大人。印恭。號子度。

下面。另寫一行愚弟薛輔仁頓首拜訂。看官你們道這老者是誰。原來就是無錫薛淑雲。還是去年七月。奉了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之命。誰知淑雲奉命之後。一病經年。至今尙未放洋。月內方纔來滬。駐節天后宮。還須調養多時。再行起程。那個中年人。就是雲青那年與雲仁甫同見的王子度。原是這回淑雲奏調他做參贊。一同出洋的。這兩人都是當世通才。深知世界

大勢。氣味甚是相投。當時在滬無事。恰值幾個舊友。如呂順齋從日本任滿歸朝。徐忠華爲辦鐵料來滬。美菽仁甫。則本寓此間。淑雲素性好客。來此地聚着許多高朋。因與子度商量。擬邀曾經出洋者。作一盛會。借此聚集冠裳。兼可研究世局。其時恰好京卿愈西塘。有奉旨查辦事件。常鎮道柴韻甫。有與上海道會商事件。這兩人也是一時有名人物。不期而遇。都聚在一處。所以子度一并延請了。閒話少說。話說當時淑雲看了客單。微笑道。大約不過這幾個人罷了。就少了雯青和次芳兩個。聽說也快回國。不知他們趕得上嗎。子度一面接過客單。一面答道。昨天知道雯青夫人。已經到這裏來迎接了。上海道已把洋務局預備出來。專候使節。大約今明必到。言次兩人已踏上了那大洋房的平台。正要進門。忽然門外風馳電掣的來了兩輛華麗馬車。後面塵頭起處。跟着四匹高頭大馬。馬上跨着戴紅纓帽的四個俊僮。那車一到洋房門口。停住了。就有一羣老媽丫頭。開了



。人佳位兩出扶。門車了開

車門。扶出兩位佳人。一個是中年的貴婦。一個是姣小的雛姬。都是珠圍翠繞。粉滴脂酥。款步進門而來。淑雲子度。倒站着看呆了。子度低低向淑雲說道。那年輕的。不是雯青的如夫人嗎。大約那中年的。就是正太太了。淑雲點頭道。不差。大約雯青已到了。我們客單上。快添上罷。我想我先回去拜他一趟。後日好相見。你在這裏給園主人把後天的事情說定。叫他把東邊老園的

花廳。借給我們做會所就得了。子度答應。自去找尋園主人。這裏淑雲見  
 雯青的家眷。許多人簇擁着上樓。揀定座兒。自去啜茗。淑雲也無心細  
 看。連忙叫着管家伺候。忽忽上車回去拜客不提。原來雯青還是昨日上午  
 抵埠的。被脚靴手版。膠擾了一日。直到上燈時。方領了彩雲。進了洋務  
 局公館。知道夫人在此。連忙接來。夫妻團聚。暢話離情。快活自不必  
 說。到了次日。雯青叫張夫人領着彩雲各處去游玩。自己也出門拜訪友  
 好。直鬧到天黑方歸。正在上房。一面叫彩雲伺候更衣。一面與夫人談  
 天。細問今日游玩的景緻。張夫人一一的訴說。那當兒。金升拿着個帖  
 子。上來回道。剛纔薛大人自己來過。請大人後日到味蕪園一聚。萬勿推  
 辭。臨走留下一個帖子。雯青就在金升手裏。看了一眼。微笑道。原來這  
 班人都在這裏。倒也難得。又向金升道。你去外頭招呼匡大人一聲。說我  
 去的。叫匡大人也去。不可辜負了薛大人一片雅意。金升諾諾答應下去。

當日無話。單說這日重陽佳節。雯青在洋務局吃了早飯。約着次芳坐車直到味蕪園。到得園門。把車拉進老園洋房停着。只見門口已停滿了五六輛轎車。階上站着無數紅纓青褂的家人。雯青次芳一同下車。就有家人進去通報。淑雲滿面笑容的把雯青次芳迎接進去。此時花廳上。早是冠裳濟楚。坐着無數客人。見雯青進來。都站起來讓坐。雯青周圍一看。只見順齋台霞仁甫美菽忠華子度一班熟人。都在那裏。雯青一一寒暄了幾句。方纔告坐。淑雲先開口向雯青道。我們還是那年在一家春一敘。一別十年。不想又在這裏相會。最難得的。仍是原班。不弱一個。不過綠鬢少年。都換了華顛老子了。說罷。拈鬚微笑。子度道。記得那年全安棧相見的時候。正是雯兄大魁天下衣錦榮歸的當兒。少年富貴。真使弟輩豔羨無窮。雯青道。少年陳跡。令人汗顏。小弟只記得那年暢聞高論。所談西國政治藝術。天驚石破。推崇備至。私心竊以爲過當。如今靠着國家洪福。周遊



各國。方信諸君言之不謬。可惜小弟學淺才疎。不能替國家宣揚令德。那裏及淑翁博聞多識。中外仰望。又有子度兄相助爲理。此次出洋。必能爭回多少利權。增重多少國體。弟輩惟有拭目相望耳。淑雲子度謙遜了一回。台霞道。那時中國風氣未開。有人討論西學。就是漢奸。雯兄你還記得嗎。郭筠仙侍郎。喜談洋務。幾乎被鄉人驅逐。曾劾剛襲侯。學了洋文。他的夫人喜歡彈彈洋琴。人家就說他吃教的。這些粗俗的事情。尙且如此。政治藝術。不要說雯兄疑心。便是弟輩。也不能十分堅信。美淑道。如今大家眼光。比從前又換一點兒了。聽說俞西塘京卿。在家飲食起居。都依洋派。公子小姐。出門常穿西裝。在京裏應酬場中。到也沒有聽見人家議論他。豈不奇怪。大家聽了。正要動問。只見一個家人手持紅帖。匆忙進來通報道。俞大人到。雯青一眼看去。只見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體面人來。細長幹兒。橢圓臉兒。雪白的皮色。烏油油兩綹微鬚。藍頂

花翎。滿面風芒的。就給淑雲作下揖去。口裏連說遲到。淑雲正在送茶。後面家人又領進一位粗眉大眼挺腰凸肚的客人。淑雲順手也送了茶。就招呼雯青道。這位就是柴韻甫觀察。新從常鎮道任所到此。我們此會。借重不少哩。韻甫忙說不敢。就給大家相見。淑雲見客已到齊。忙叫家人擺起酒來。送酒定座。忙了一回。於是各各歸坐。舉杯道謝之後。大家就縱飲暢談起來。雯青向順齋道。聽說東瀛從前崇尚漢學。遺籍甚多。往往有中土失傳之本。而彼國尚有流傳。弟在海外。就知閣下搜輯甚多。正有功藝林之作也。順齋道。經生結習。沒有什麼關係的。要比到子度兄所作的日本國志。把島國的政治風俗。網羅無遺。正是問鼎康觚。不可同語了。子度道。日本自明治變法。三十年來。進步之速。可驚可愕。弟的這書。也不過斷爛朝報。一篇陳賬。不適用的了。西塘道。日本近來注意朝鮮。到是一件極可慮的事。即如那年朝鮮李是應之亂。日本已遣外務卿井上馨率

兵前往。幸虧我兵先到半日。得以和平了事。否則朝鮮早變了琉球之續了。子度微笑。指着淑雲順齋道。這事都虧了兩位贊助之功。淑雲道。豈敢。小等不過上書莊制軍。謂其先發海軍往救。不必轉商總理衙門。致稽時日罷了。至這事成功的樞紐。說到這裏。向着順齋道。究竟還靠順齋在東京。探得確信。急遞密電。所以制軍得豫爲之備。迅速成功哩。美菽道。可惜後來伊藤博文到津。何太真受了北洋之命。與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條約。我恐朝鮮將來有事。中日兩國。必然難免爭端罷。雲青道。朝鮮一地。不但日本眈眈虎視。卽俄國蓄意。亦非一日了。淑雲道。不差。小弟聞得吾兄這回回國。俄皇有臨別之言。不曉得究竟如何說法。雲青道。我兄消息好靈。此事確是有的。就是兄弟這次回國時。到俄宮辭別。俄皇特爲免冠握手。對兄弟道。近來外人都道朕欲和貴國爲難。且有吞并朝鮮的意思。這種議論。都是西邊大國造出來離間我們邦交的。其實中俄交誼。

在各國之先。朕那裏肯廢棄呢。況且我國新滅了波蘭。又割了瑞典芬蘭。還有圖爾齊斯坦各部。朕日夜兢兢。方要綏和斯地。萬不願生事境外的。至於東境鐵路。原爲輸運海參威琿春商貨起見。更沒別意。又有人說我國海軍。被英國截住君士但丁峽。沒了屯泊所。所以要從事朝鮮。這話更不然了。近年我已在黑海旁邊。得了停泊善澳。北邊又有煤礦。又在庫頁島得了海口兩處。皆風靜水暖。壤苗豐富的。再者俄與丹馬婚姻之國。倘要濟師。丹馬海峽。也可借道。何必要朝鮮呢。貴大人歸國。可將此意。勸告政府。務敦睦誼。這都是俄皇親口對弟說的。至於其說是否發於至誠。弟却不敢妄斷。只好據以入告罷了。淑雲道。現在各國內力充滿。譬如一杯滿水。不能不溢於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俄皇的話。就算是真心。那裏強得過天運呢。孫子曰。毋恃人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爲今之計。我國只有力圖自強。方足自存在這種大戰國世界哩。雯青道。當今自強之

道。究以何者爲先。淑翁留心有素。必能發揮宏議。淑雲道。富強大計。條目繁多。弟輩蠢測。那裏能盡。只就職分所當盡者。卽如現在交涉裏頭。有兩件必須力爭的。第一件。該把我國列入公法之內。凡事不至十分吃虧。第二件。南洋各埠。都該添設領事。使僑民有所依歸。這兩事。雖然看似尋常。却與大局。很有關係。弟從前曾有論著。這回出去。決計要實行的了。次芳道。淑翁所論。自是外交急務。若論內政。愚意當以練兵爲第一。練兵之中。尤以練海軍爲最要。近日北洋海軍。經威毅伯極意經營。丁雨汀盡心操演。將來必能收效的。但近聞海軍衙門。軍需要款。常有移作別用的。一國命脈所係。豈容兒戲呢。真不可解了。忠華道。練兵固不可緩。然依弟愚見。如以化學比例。兵事尙是混合體。決非原質。歷觀各國立國。各有原質。如英國的原質是商。德國的原質是工。美國的原質是農。農工商三樣。實是國家的命脈。各依其國的風俗情性。政策因而

有所注重。我國倘要自強。必當使商有新思想。工有新技術。農有新樹藝。方有振興的希望哩。仁甫道。實業戰爭。原比兵力戰爭更烈。忠華兄真探本之論。小弟這回遊歷英美。留心工商界。覺得現在有兩件怪物。其力足以滅國殄種。我國所必當預防的。一是銀行。一是鐵路。銀行非錢鋪可比。經其規制。一國金錢的勢力。聽其弛張了。鐵路亦非驛站可比。入其範圍。一國交通的機關。受其節制了。我國若不先自下手。自辦銀行。自造鐵路。必被外人先我着鞭。倒是心腹大患哩。台霞道。西國富強的本原。據兄弟愚見。却不盡在這些治兵制器惠工通商諸事上頭哩。第一在政體。西人視國家爲百姓的公產。不是朝廷的世業。一切政事。內有上下議院。外有地方自治。人人有議政的權柄。自然人人有愛國的思想了。第二在教育。各國學堂林立。百姓讀書。歸國家管理。無論何人。不准不讀書。西人叫做強逼教育。通國無不識字的百姓。卽販夫走卒。也都通曉天

下大勢。民智日進。國力自然日大了。又不禁黨會。增大他的團結力。不諱權利。養成他的競爭心。尊信義。重廉恥。還是餘事哩。我國現在事事要仿效西法。徒然用心那些機器藝術的形迹。是不中用的。西塘道。政體一層。我國數千年來。都是皇上一人獨斷的。一時恐難改變。只有教育一事。萬不可緩。現在我國四萬萬人。讀書識字的。還不到一萬萬。大半癡愚無知。無怪他們要叫我們做半開化國了。現在朝廷如肯廢了科學。大開學堂。十年之後。必然收效。不過弟意。現辦學堂。這些專門高等的。倒可從緩。只有普通小學堂。最是要緊。因為小學堂。是專教成好百姓的。只要有了好百姓。就不怕他沒有好國家了。韻甫道。辦學堂。開民智。固然是要緊。但也有一層流弊。該慎之於始。兄弟從前到過各國學堂。常聽見那些學生。終日在那裏講究什麼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律魂。滿口裏無非革命流血平權自由的話。我國如果要開學堂。先要把這種書禁

絕。不許學生寓目纔好。否則開了學堂。不是造就人材。倒造就叛逆了。美菽道。要說到這個流弊。如今還早哩。現在我國民智不開。固然在上的。教育無方。然也是我國文字太深。且與語言分途的緣故。那裏能給言文一致的國度比較呢。兄弟的意思。現在必須另造一種通行文字。給白話一樣的方好。還有一事。各國提倡文學。最重小說戲曲。因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國的小說戲曲。太不講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無道理。否則開口便是驪山老母。齊天大聖。閉口又是白玉堂。黃天霸。一派妖亂迷信的話。布滿在下等人心裏。北幾省此風更甚。倒也是開化的一件大大可慮的事哩。當時味蕪園席上的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興高彩烈。議論天下大勢的時候。忽見走進一個家人。站在雯青身邊。低低的回道。太太打發人來。說京裏有緊要電報到來。請老爺即刻回去。大家都吃了一驚。方隔斷了話頭。雯青心裏有事。坐不住。只好起身告辭。



正是海客高譚驚四座。京華芳訊報三遷。欲知後事。且聽下回。

第 十 卷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燦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

上回敘的是薛淑雲在味蕪園開譚瀛會。大家正在高談闊論。忽因雯青家中。接到了京電。不知甚事。雯青不及終席。就道謝興辭。趕回洋務局公館。却見夫人滿面笑容的。接出中堂道。恭喜老爺。雯青倒愕然道。喜從何來。張夫人笑道。別忙。橫豎跑不了。你且換了衣服。彩雲。煩你把剛纔陸大人打來的電報。拿給老爺看。那個當兒。阿福站在雯青面前。脫帽換靴。彩雲爬在張夫人椅子上。怔怔的聽着。猛聽得夫人呼喚。忙道。太太攔在那裏呢。夫人道。剛在屋裏書桌兒上給你同看的。怎麼忘了。彩

雲一笑。扭身進去。這裏張夫人看着阿福給雲青升冠卸褂。解帶脫靴。換好便衣。靠窗坐着。阿福自出宅門。彩雲恰好手拿個紅字白封兒。跨出房來。雲青忙伸手來接。彩雲偏一縮手。遞給張夫人道。太太看。這個是不是。夫人點頭。順手遞在雲青手裏。雲青抽出。只見電文道。

上海斜橋洋務局出使大人金鑒。燕得內信。兄派總署。諭行發。囑速來。蔡。庚。

雲青看完道。這倒想不到的。既然小燕傳出來的消息。必是確的。只好明後日動身了。夫人道。小燕是誰。雲青道。就是莊煥英侍郎。從前中俄交界圖。我也託他呈遞的。這人非常能幹。東西兩宮。都喜歡他。連內監們也沒個說他不好。所以上頭的舉動。他總比人家先曉得一點。他來招呼我。足見要好。倒不可辜負。夫人你可領着彩雲。把行李趕緊收拾起來。我們後日準走。張夫人答應了。自去收拾。雲青也出門至各處辭行。恰值



此 時 正 是 秋 末 冬 初

淑雲子度。也定明日放洋。忠  
華回湖北。韻甫回鎮江。當晚  
韻甫作主人。還在密采里吃了  
一頓。歡聚至更深而散。明日  
各奔前程。話分兩頭。如今且  
把各人按下。單說雲青帶着全  
眷並次芳等。乘輪赴津。到津  
後。直託次芳護着家眷船。由  
水路進發。自己特向威毅伯  
處。借了一輛騾車。帶着老僕  
金升及兩個俊童。輕車簡從。  
先從旱路進京。此時正是秋末

冬初。川原蕭索。涼風颯颯。黃沙漫漫。這日走到河西務地方。一個銅盆大的落日。只留得半個在地平線上。顏色恰似初開的淡紅西瓜一般。回光反照。在幾家野店的屋脊上。煞是好看。原後那地方。正是河西務的大鎮。一條很長的街。街上也有個小小巡檢衙門。衙兩旁。客店甚多。雲青車子一進市口。就有許多店夥迎上來。要攬這個好買賣。老遠的喊道。我們那兒屋子乾淨。坑兒大。吃喝好。伺候又周到。請老爺試試就知道。鵝唿鴨嘴的不了。雲青忙叫金升飛馬前去。看定回報。誰如一去多時。絕無信息。雲青性急。叫趕上前去。揀大店落宿。過了幾個店門。都不合意。將近市梢。有一個大店。門前竹竿子。遠遠挑出一扇青邊白地的毡簾。兩扇破落大門半開着。門上貼一副半拉下的褪紅紙門對。寫的是。

三千上客紛紛至。

百萬財源滾滾來。

望進去。一片挺大的圍場。正中三開間。一溜上屋。兩旁邊還有多少廂房。場中却已停着好幾輛客車。雙青看這店還寬敞。就叫把車趕進去。一進門。還沒下車。就聽金升高聲喪氣。倒在那裏給一個胖白面的少年人吵駕。少年背後。還跼着個四五十歲。紫膛臉色。板刷般的烏鬚。眼上架着烏油油的頭號墨晶鏡。口啣京潮烟袋。一個官兒模樣的人。階前伺候多少家人。只聽金升道。那兒跑出這種不講理的少爺大人們。仗着誰的大腰子。動不動就細人。你也不看看我姓金的。細得細不得。這回兒你敢細。請細。那少年一聽。雙脚亂跳。道。好。好。好撒野。你就是王府的包衣。今天我偏細了再說。來。給我綁起這個沒王法的忘八。這一聲號令。階下那班如狼如虎的健僕。個個摩拳擦掌。只待動手。斜刺裏那個紫膛臉的倒走出來攔住。對金升道。你也太不曉事了。我却不怪你。大約你還纔進京。不知利害。我教你個乖。這位是當個戶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莊煥英莊

大人的少大人。這回替他老大人給老佛爺和佛爺辦洋貨進去的。這位莊大人。彷彿是皇帝的好朋友。太后的老總管。說句把話。比什麼也靈。你別靠着主人。有一個什麼官兒。仗腰子。就是斗大的紅頂兒。只要給莊大人輕輕一撥。保管骨碌碌的滾下來。你明白點兒。我勸你走罷。雯青聽到這裏。忍不住歛的跳下車來。喝金升道。休得無禮。就走上幾步。給那少年作揖道。足下休作這老奴的準。大概他今天喝醉了。既然這屋子是足下先來。那有遷讓的理。况剛纔聽那位說。足下是小燕兄的世兄。兄弟給小燕數十年交好。足下出門。方且該諸事照應。倒爭奪起屋子來。笑話。笑話。說罷。就回頭問着那些站着的店夥道。這裏兩廂有空屋沒有。要沒有。我們好找別家。店夥連忙應着。有。東廂空着。雯青向金升道。把行李搬往東廂。不許多事。此時那少年見雯青氣概堂皇。說話又來得正大。知道不是尋常過客。到反過臉。很足恭的還了一揖。問道。不敢動問尊駕

高姓大名。雲青笑道。不敢。在下就在金雲青。那少年忽然臉上一紅道。呀。可了不得。早知是金老伯。就是尊价逼人太甚。也不該給他爭執了。可恨他終究沒提個金字。如今老伯只好寬恕小姪無知冒犯。請裏邊去坐罷。小姪情願奉讓正屋。雲青口說不必。却大踏步走進中堂。昂然上坐。那少歲只好下首陪着。紫膛臉的坐在旁邊。雲青道。世兄大名。不是一個南字。雅篆叫做稚燕嗎。這是兄弟常聽令尊說的。那莊稚燕只好應了個是。雲青又指着那紫膛臉的道。倒是這位。沒有請教。那紫膛臉的半天沒有他插嘴處。但是看看莊稚燕如此奉承。早忖是個大來頭。今忽然問到。就恭恭敬敬站着道。職道魚邦禮。號陽伯。山東濟南府人。因引見進京。在滬上遇見稚燕兄。約着同行的。雲青點點頭。莊稚燕又幾回請雲青把行李搬來。雲青連說不必。却說這中堂正對着那圍場。四扇大窗洞開。場上的事。一目瞭然。雲青嘴說不必的時候。兩隻眼却只看着金升等搬運行李



下車。還沒卸下。忽聽門外一陣鶯鈴。瓊瓊的自遠而近。不一會。就見一頭純黑色的高頭大騾。如風的捲進店騾來。上騎着一位六尺來高的身材。紅顏白髮。大眼長眉。一部雪一般的長鬚。頭戴編蒲遮日帽。身穿烏絨闊鑲的樂亭布袍。外罩一件韋陀金邊巴圖魯夾砍肩。脚蹬一雙綠皮蓋板快靴。一手背着個小包兒。一手提着絲韁。直闖到東廂邊。下了騾。把騾繫在一顆樹上。好像定下似的。不問長短。走進東廂。拉着一把椅子。就靠門坐下。高聲叫夥計。你把這頭騾。好生喂着。委屈了。可問你。那夥計連聲應着。待走。老者又喊道。回來。回來。夥計只得垂手站定。老者道。回頭帶了開水來。打臉水。沏茶。別忘了。那夥計又站了一回。見他無話。方走了。金升正待把行李搬進廂房。見了這個情形。忙拉住了店主人。瞪着眼問道。你說東廂空着。怎麼又留別人。那店主人賠着笑道。這事只好求二爺包荒些。東廂不是王老爹來。原空着在那裏。誰知他老偏又



○ 來店進捲的風如 驢大頭高的色黑純頭一見就

來到。不瞞二爺說。別人早趕了。這位王老爹。又是城裏半壁街上有名的大刀王二。是個好漢。江湖上誰敢得罪他。所以只好求二爺回回貴上。俗們商量個好法子纔。一句話沒了。金升跺脚喊道。我不知道什麼王二三。我只要屋子。場上吵嚷。雲青稚燕。都聽得清清楚楚。雲青正要開口。却見稚燕走到台階上喊道。你們嚷什麼。把金大人的行李。搬進這屋裏來就得了。回過頭來。向着階上幾個家人道。你們別閒看。快去幫個忙兒。衆家人得了這一聲。就一闕上去。不由金升作主。七手八腳把東西都搬進來。店家看有了住處。慢慢就溜開。金升拿鋪蓋鋪在東首屋裏炕上。嘴裏還只管咕嚕。雲青只做不見不聞。由他們去鬧。直到拾掇停當。方站起來向稚燕道。承世兄不棄。我們做一夜鄰居罷。稚燕道。老伯肯容小姪奉陪。已是三生之幸了。雲青道了豈敢。就拱手道。大家各便罷。說完。兩個俊童。就打起簾子。雲青進了東屋。看金升部署了一回。那時天色已

黑。屋裏烏洞洞。伸手不見五指。金升在綢籃內翻出洋蠟台。將要點上。雯青搖手道。且慢。一邊說。一邊就掀簾出來。只見對面房靜悄悄的下着簾子。簾內燈燭輝煌。雯青忙走上幾步。伏在簾縫邊一張。只見莊魚兩人。盤腿對坐在炕上。當中擺着個炕几。几上堆滿了無數的真珠盤金表。鑽石鑲嵌小八音琴。還有各種西洋精巧玩意兒。映着炕上兩枝紅色宮燭。越顯得五色迷離。寶光閃爍。几盡頭却橫着一只香楠雕花書匣。匣旁捲着一個玉贖錦籤的大手卷。只見稚燕却只顧把那些玩意一樣一樣給陽伯看。陽伯笑道。這種東西。難道也是進貢的嗎。稚燕正色道。你別小看了這個。我們老人家一點盡忠報國的意思。全靠他哩。陽伯怔了怔。稚燕忙接說道。這個不怪你不懂。近來小主人。很願意維新。極喜歡西法。所以連這些新樣的小東西。都愛得了不得。不過這個意思。外人還沒有知道。我們老人家。給總管連公公是拜把子。是他通的信。每回上裏頭去。總帶一

兩樣在袖子裏。奏對得高興。就進呈了。陽伯你別當他是玩意。我們老人家的苦心。要借這種小東西。引起上頭推行新政的心思。陽伯點頭領會。順手又把那手卷。慢慢攤出來。一面看。一面說道。就是這一樣東西。送給尊大人。不太菲嗎。稚燕哈哈笑道。你真不知道我們老爺子的脾氣了。他一生飽學。却沒有巴結上一個正途功名。心裏常常不平。只要碰着正途上的名公鉅卿。他事事偏要爭勝。這會兒。他見潘八瀛搜羅商彝周鼎。龔和甫收藏宋槧元鈔。他就立了一個願。專收王石谷的畫。先把書齋的名兒。叫做百石齋。見得不到百幅不歇手。如今已有了九十九幅了。只少一幅。老爺子說。這一幅。必要鉅軸精品。好做個壓卷。說着手指那畫卷道。你看這幅長江萬里圖。又濃厚。又超脫。真是石谷四十歲後得意之作。老爺子見了。必然喜出望外。你求的事情。不要說個把海關道。只怕再大一點也行。說到這裏。又拍着陽伯的肩道。老陽。你可要好好謝我。

剛纔從上海趕來的那個畫主兒。一個是寡婦。一個是小孩子。不是我  
用絕情手段。硬把他們關到河西務巡檢司的衙門裏。你那裏能安穩得這幅  
畫呢。陽伯道。我倒想不到這個婦人跟那孩子。這麼潑賴。爲了這畫兒。  
不怕老遠的趕來。看剛纔那樣兒。真要給兄弟拼命了。稚燕道。你也別怪  
他。據你說。這婦人的丈夫。也也個名秀才。叫做張古董。爲了這幅畫。  
把家產都給了人。因此貧病死了。臨死叮囑子孫窮死不准賣。如今你騙了  
他來。只說看看就還。誰知你結他一捲走了。怎麼叫他不給你拼命呢。陽  
伯聽了。笑了一笑。此時簾內的人。一遞一句說得高興。誰知簾外的人。  
一言半語也聽得清楚。雲青心裏暗道。原來他們在那裏做傷天害理的事  
情。怪道不肯留我同住。想想有些不耐煩。正想回身。忽見西面壁上。一  
片雪白的燈光影裏。歛的現出一個黑人影子。彷彿手裏還拿把刀。一閃就  
閃上梁去了。雲青倒嚇一跳。恰要抬頭細看。只見窗外圍場中。飛快的跑



款 的 現 出 一 個 黑 人 影 子

進幾個人來。嘴裏嚷道。好奇怪。巡檢衙門裏關的一男一女都跑掉了。雯青見有人來。就輕輕溜回東屋。忙叫小童點起蠟來。攤着書看。耳朵却聽外面。只聽許多人直嚷到中堂。莊魚兩人聽了。直跳出來。問怎麼跑的。就一個人回道。恰纔有個管家。拿了金鈞金大人的片子。跑來見我們本官。說金大人給那兩人熟識。勸他幾句話。必然肯聽。金大人已給兩位大人說明。特爲叫小的來面見他們。哄他們回南的。本官信了。就請那管家進班房去。一進去半個時辰。再不出來。本官動疑。立刻打發我們去看。誰知早走得無影無蹤了。門却沒開。只開了一扇涼榻子。兩個看班房的人。昏迷在地。本官已先派人去追。特叫小的來報知。雯青聽得用了自己片子。倒也吃驚。忙跑出來。問那人道。你看見那管家什麼樣子。那人道。是個老頭兒。莊魚兩人聽了。倒面面相視了一回。雯青忙叫金升跟兩個童兒上來。叫那人相是不是。那人一見搖頭道。不是。不是。那個是長



白鬍子的。莊魚兩人都道。奇了。誰敢冒充金老伯的管家。還有那個片子。怎麼會到他手裏呢。雯青冷笑道。拿張片子有什麼奇。比片子再貴重點兒的東西。他要拿就拿。不瞞二位說。剛纔兄弟在屋裏。沒點燈。靠窗坐着。眼角邊忽然飛過一個人影。直鑽進你們屋裏去。兄弟正要叫。你們就鬧起跑了人了。依兄弟看來。跑了人還不要緊。倒怕屋裏東西。有什麼走失。一語提醒兩人。魚陽伯拔腳就走。纔打起簾兒。就忘命的喊道。炕几上的畫兒。連匣子都那裏去了。稚燕雯青也跟着進來。幫他四面搜尋。那有一點影兒。忽聽稚燕指着牆上叫道。這幾行字兒是誰寫的。剛剛還是雪白的牆。雯青就踱過來仰頭一看。見幾筆歪歪斜斜的行書。雖然粗率。倒有點倔强之態。雯青就一句一句的照讀道。

王三王二。殺人如兒戲。空際縱橫一把刀。專削人間不平氣。有圖曰長江。王二挾之飛出窗。還之孤兒寡婦手。看彼笑臉開雙雙。笑臉雙開。

王二快哉。回鞭直指長安道。半壁街上秋風哀。

三個人都看呆了。門口許多人。也探頭探腦的詫異。陽伯拍着腿道。這強盜好大胆。他放了人。搶了東西。還敢稱名道姓的嚇唬我。我今夜拿不住他算鐘頭。稚燕道。不但說姓名。連面貌都給你認清了。陽伯喊道。誰見狗面。稚燕道。你不記得給金老伯搶東廂房那個騎黑騾兒的老頭兒嗎。今兒的事。不是他是誰。陽伯聽了。歛然站起往外跑道。不差。我們往東廂去拿這忘八。稚燕冷笑道。早哩。人家還睡着等你細呢。陽伯不信。叫人去看。果然回說。一間空房。騾子也沒了。稚燕道。那個人既有本事衙門裏騙走人。又會在我們人堆裏取東西。那就是個了不得的。你一時那裏去找尋。我看今夜只好別鬧了。到明日再商量罷。說完。就衝着雯青道。老伯說是不是。雯青自然附和了。陽伯只得低頭無語。稚燕就硬作主。把巡檢衙門報信人打發了。大家各散。當夜無話。雯青一聽醒來。已是雞聲茅

店人迹板橋的時候。側耳一聽。只有四壁蟲聲唧唧。間壁房裏。靜悄悄。地。雯青忙叫金升問時。誰知莊魚兩人。趕三更天。早是人馬翻騰的走了。雯青趕忙起來。盪嗽。叫起車夫。駕好牲口。裝齊行李。也自長行。看官。且莫問雯青。只說莊魚兩人。這晚走得怎早。原來魚陽伯失去了這一分重賂。心裏好似已經革了官一般。在炕上反覆不眠。意思倒疑是雯青的手脚。稚燕道。你有的是錢。只要你肯拿出來。東海龍王。也叫他搬了家。蝦兵蟹將怕什麼。又說了些京裏走門路的法子。把陽伯說得火拉拉的。等不到天亮。就催着稚燕趕路。一路鞭驟喝馬。次日就進了京城。陽伯自找大客店落宿。稚燕逕進內城。到錫蠟衚衕本宅下車。知道父親總理衙門散值初回。正歇中覺。自己把行李部署一回。還沒了。早有人來叫。稚燕整衣上去。見小燕已換便衣。危坐在大洋圈椅裏。看門簿上的來客。一個門公站在身旁。稚燕來了。那門公方托着門簿自去。小燕問了些置辦

的洋貨。稚燕一一回答了。順便告訴小燕有幅王石谷的長江圖。本來有個候補道魚邦禮。要送給父親的。可惜半路被人搶去了。小燕道。誰敢搶去。稚燕因把路上盜圖的事。說了一遍。却描頭畫角。都推在雲青身上。小燕道。雲青給我至好。何況這回派入總署。還是我的力量多哩。怎麼倒忘恩反噬。可恨。可恨。叫他等著罷。稚燕冷笑道。他還說爹爹許多話哩。小燕作色道。這會兒且不用提他。我還有要事吩咐你哩。你趕快出城。給我上韓家潭餘慶堂菱雲那裏去一趟。叫他今兒午後。到後載門成大人花園裏伺候李老爺說我吩咐的。別誤了。稚燕怔着這。李老爺是誰。大人自己不叫。怎麼倒替人家叫。小燕笑道。這不怪你要不懂了。姓李的就是李純客。他是個當今老名士。年紀是三朝耆碩。文章爲四海宗師。如今要收羅名士。收羅了他。就是擒賊擒王之意。這個老頭兒相貌清癯。脾氣古怪。誰不合了他意。不論在大廷廣坐。也不管是名公鉅卿。頓時瞪起一

雙穀秋眼。豎起三根曉星鬚。肆口謾罵。不留餘地。其實性情直率。不過是個老孩兒。曉得底細的常常當面戲弄他。他也不知道。他喜歡鬧鬧相公。又不肯出錢。只說相公都是愛慕文名。自來曬就的。那裏知道幾個有名的。如素雲是袁尙秋替他招呼。怡雲是成伯怡代爲道地。老先生還自鳴得意。說是風塵知己哩。就是這個菱雲。他最愛慕的。所以常常暗地貼錢給他。今兒個是他的生日。成伯怡祭酒。在他的雲臥園。大集諸名士。替他做壽。大約那素雲怡雲必然到的。你快去招呼菱雲早些前去。稚燕道這位老先生。有什麼權勢。爹爹這樣奉承他呢。小燕哈哈笑道。他的權勢大着哩。你不知道。君相的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的筆墨。威行千年。我們的是非生死。將來全靠這班人的筆頭上定的。況且朝廷不日要考御史。聽說潘龔兩尙書。都要勸純客去考。純客一到台諫。必然是個鐵中錚錚。我們要想在這個所在。做點事業。台諫的聲氣。總要聯絡通靈方好。豈可不

燒燒冷灶呢。你別再煩絮。快些趕你的正經罷。我還要先到他家裏去訪問一趙哩。說着。就叫套車伺候。稚燕只得退出。自去招呼菱雲。却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開前兩顆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最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豔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

烟。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稚給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立起。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脚跨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持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顫聲道。呀。怎麼小燕翁來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怎麼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抬頭。那抬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

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躡手躡脚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原來進來的却非別人。就是袁尙秋和荀子珮。兩人掀簾進來。一見純客。都怔着道。壽翁真又病了嗎。純客道。怎麼你們連病都不許生了。豈有此理。尙秋見小燕在坐。連忙招呼道。小燕先生。幾時來的。我進來時竟沒有見。小燕道。也纔來。又給子珮相見了。尙秋道。純老的病。兄弟是知道的。純客正色道。你知道早哩。尙秋帶笑吟哦道。吾夫子之病。貧也。



非病也。欲救貧病。除非炭敬。炭敬來饗。祝彼三湘。三湘伊何。維此壽香。純容鼻子裏抽了一絲冷氣道。壽香。還提他嗎。亦曰妄人而已矣。就蹶然站起來。拈鬚高吟道。厚祿故人書斷絕。含饑稚子色淒涼。子珮道。純老子細。莫要忘了病體。跌了不是耍處。純客連忙坐下。叫童兒快端藥碗來。尙秋道。子珮好不知趣。純老那裏有病。說着。踱出中間。喊道。純老。且出來。兄弟這裏有封書子。請你看。純客笑道。偏是這個歪眼兒多歪事。又要牽率老夫。看什麼信來。一邊說。就走出來。小燕暗暗地看他。雖短短身裁。稜稜骨格。而神宇清嚴。步履輕矯。方知道剛纔病是裝的。就低問子珮道。今天雲臥園一局。倒底去得成嗎。子珮笑道。此老脾氣如此。不是人家再三勸駕。那裏肯就去呢。其實心裏要去得很哩。小燕口裏應酬子珮。耳朵却聽外邊。只聽得尙秋低低的兩句話。什麼因爲先生誕日。願以二千金爲壽。又是什麼信是託他門生四川揚淑喬寄來的。小燕

正要摸擬是誰的。忽聽純客笑着進來道。我道是什麼書記翩翩應阮才。却是原來是莊壽香的一封蠟腸八行。這當兒。恰好童子遞上藥來。一手却夾着一個同心方勝兒。純客道。藥不吃了。你手裏拿得什麼。童子道。說是成大人雲臥園來催請的。純客忙取來拆開。原來是一首菩薩蠻詞。

涼風偷解芙蓉結。紅似君顏色。只見此花開。遲君君未來。三珠圓顆顆。玉樹蟠桃果。莫使久憑闌。鸞飛怯羽單。

素

特愛菱雲叩速。

怡

純老壽翁高軒。飛臨雲臥園。勿使停琴佇盼。六眼穿也。

純客看完笑道。這個捉刀人却不惡。倒捉弄得老夫秋興勃生了。尙秋道。

本來時已過午。雲臥園諸君等得久了。我們去休。純客連聲道。去休。去休。小燕子珮大家趁此都立起來。純客却換了一套白袷衫。黑紗馬褂。手

執一柄自己寫畫的白絹團扇。倒顯得紅顏白髮。風致蕭然。同着衆人出來上車。逕向成伯怡雲臥園而來。原來這個雲臥園。在後載門內。不是尋常園林。其地毗連一座王府。外面看着。一邊是宮闕巍峨。一邊是水木明瑟。莊嚴野逸。各擅其勝。伯怡本屬王孫。又是名士。住了這個名園。更是水石爲緣。縞紵無間。春秋佳日。懸榻留賓。偶然興到。隨地談讌。一觴一詠。恆亘昏旦。一官苜蓿。度外置之。世人都比他做神仙中人。這便是成伯怡雲臥園的一段歷史。閒話休提。且說純客小燕尙秋子珮四人。一同到了雲臥園門外。尙秋先跳下車。來扶純客。純客推開道。讓老夫自走。別勞駕了。原來純客還是初次到園。不免想賞玩一番。當時抬起頭來。只見兩邊蹲着一對崆峒白石巨眼獅。當中六扇銅綠色雲夢竹絲門。釘着一色鑲鐵獸環。門樓上虬棟虹梁。天矯入漢。正中橫着盤龍金字匾額。大書雲臥園三字。雲字上頂着御賜兩個小金字。純客道。壯麗哉王居也。

黃冠草服。那裏配進去呢。小燕笑道。惟賢者而後樂此。說話時。就有兩個家人。接了帖子。請個安道。主人和衆位大人候久了。說着就揚帖前導。直進門來。門內就是一個方方的廣庭。庭中滿地都是合抱粗的奇松怪柏。龍幹撐雲。翠濤瀉玉。葉空中漏下的日光。都染成深綠色。松林盡處。一帶粉垣。天然界限。恰把全園遮斷。粉垣當中。一個大大的月洞門。尙秋領著純客諸人。就從此門進去。純客道。這裏惜無宏景高樓。消受這一片濤聲。言猶未了。已到了一座金碧輝煌的牌樓之下。樓額上寫著五雲深處四個辟窠大字。進了牌樓。一條五色碎石砌成的長隄。夾隄垂楊漾綠。芙蓉綻紅。還夾雜無數蜀葵海棠。秋色繽紛。兩邊碧渠如鏡。掩映生姿。破芡殘荷。餘香猶在。正是波澄風定的時候。忽聽灘頭拍拍的幾聲。一羣鴛鴦鷺鷥。鼓翼驚飛。純客道。誰在那裏打鴨鷺鷥。尙秋指着池那邊道。你們瞧。扈橋雙槳亂划。載着個美人兒來了。大家一看。果然見



庭廣的方方個一是就內門

一隻瓜皮艇。艙內坐着個粉妝玉琢的少年。面不粉而白。唇不硃而紅。橫波欲春。瓠犀微露。身穿香雲衫。手搖白月扇。映着斜陽淡影。真似天半朱霞。扈橋却手忙脚亂。把漿劃來劃去。蹲在船頭上。朗吟道。攜著個小雲郎。五湖飄泊。純客瞅著眼道。哪。那艙裏坐著的不是菱雲嗎。說是遲。那是快。扈橋已攜了菱雲跳上岸。與衆人相見。笑道。純老且莫妬忌。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紫雲迴。說罷。把菱雲一推道。去罷。菱雲忙笑着上前給純客小燕大家都請了安。小燕道。誰叫你來的。菱雲擡嘴笑道。李老爺的千春。我們怎會忘了。還用叫嗎。純客笑了笑。大家一同前行。走完了這長隄。翼然露出個六角亭。四面五色玻璃窗。面面吊起。純客正要跨進。只聽一人曼聲細詠。純客叫大家且住。只聽念道。

生小瑤宮住。是何人移來江上。畫闌低護。水珮風裳映空碧。祇怕夜涼難舞。但愁倚湘簾無緒。太液朝霞和夢遠。更微波隔斷鴛鴦語。抱幽

恨。恨誰訴。湖山幾點傷心處。看微微殘照。蕭蕭秋雨。忍教重認前身影。負了一汀鷗鷺。休提起洛川湘浦。十里曉風香不斷。正月明寒瀉金盤露。問甚日。凌波去。

純客向尙秋道。這金縷曲題目好似盆荷。寄託倒還深遠。尙秋正要答言。忽聽亭內又一人道。你這詞的寓意。我倒猜着了。這個鴛鴦。莫非是天上碧桃。日邊紅杏嗎。金盤瀉露。引用得也還恰當。可恨那露氣太寒涼些。什麼水殿瑤宮。直是金籠玉筍罷了。那一人道。可不是。況且我的感慨。更與衆不同。馬季長雖薄劣。誰能不替絳帳中人一洩憤憤呢。純客聽到這裏。就突然闖進喊道。好大胆。巷議者誅。亭議者族。你們不怕嗎。你道那吟詠的是誰。原來就是聞韻高。科頭箕踞。兩眼朝天。橫在一張醉翁椅上。旁邊靠着張花梨圓桌。站着的是米筱亭。正握着枝提筆。滿蘸墨水。寫一幅什麼橫額哩。當時聽純客如此說。都站起來笑了。純客忙擋住道。

吟詩的儘着吟。寫字的只管寫。我們還要過那邊見主人哩。說話未了。忽從微風中吹來一陣笑語聲。一個說。我投了個雙驍。比你的貫耳高得多哩。一個道。讓我再投個雙貫耳你看。小燕道。咦。誰在那裏投壺。筱亭道。除了劍雲。誰高興幹那個。扈橋就飛步搶上去道。我倒沒玩過這個。且去看來。純客自給菱雲一路談心。也跟下亭子來。一下亭。只見一條曲折長廊。東西蜿蜒。一眼望不見底兒。西首一帶。全是翠色粘天的竹林。遠遠望進去。露出幾處臺榭。甚是窈窕。這當兒。那前導的管家。却趑向東首。渡過了一條小小紅橋。進了一重垂花門。原來裏面藏着三間小花廳。廳前小庭中。堆着高高低低的太湖山石。玲瓏縹透。磊砢崢嶸。石氣撲人。雲根掩土。廊底下。果然見姜劍雲捲起雙袖。叉着手半靠在闌干上。看着一個十五六歲的活潑英年。手執一枝竹箭。離着個有耳的銅瓶五步地。直躬斂容的立着。正要投哩。恰好扈橋喘吁吁的跑來喊道。好呀。



你們做這樣雅戲。也不叫我玩玩。說着就在那少年手裏奪了竹箭。順手一擲。早拋出五六丈之外。此時純客及衆人已進來。見了闔然大笑。純客道。蠢兒。這個把戲。那裏是粗心浮氣弄得來的。一面說話。一面看那少年。見他英秀撲人。鋒鏘四射。倒吃一驚。想要動問。尙秋子珮已先問劍雲道。這位是誰。劍雲笑道。我真忘了。這位是福州林敦古兄。榜名是個勛字。文忠族孫。新科的解元。文章學問。很可以的。因久慕純老大名。渴願一見。所以今天跟着兄弟同來的。說罷。就招呼敦古。見了純客和衆人。純客讚歎了一回。方要移步。忽回頭却見那廳裏邊一間。一張百靈檯上。錢唐卿坐在上首。右手拿着根長旱煙筒。左手托一本書在那裏看。說道。你這書把板本學的掌故。搜羅得翔實極了。弟意此書。既仿宋詩紀事詩之例。就可叫作藏書紀事詩。你說好嗎。純客方知上首還有人哩。看時。却是個黑瘦老者。危然端坐。彷彿老僧入定一樣。原來是潘八瀛尙書

的得意門生。現在做他西席的易緣常。小燕要去招呼。純客忙說不必驚動他們。大家就走出那廳。又過了幾處廊榭。方到了一座宏大的四面廳前。周圍還繞遊廊。前後簇擁花木。裏裏外外。堆滿了光怪陸離的菊花山。都盛着五彩細磁古盆。湘簾高捲。錦綉重敷。古鼎龍涎。鏡屏鳳紐。真個光搖金碧。氣盪雲霞。當時那管家把純客等領進廳來。只見成伯怡破巾舊服。含笑相迎。見小燕向秋子珮等道。原來你們都在一塊兒。倒叫人好等。純客尙未開口。只聽東壁藤榻上一人高聲道。我們等等。倒也罷了。只被怡雲素雲兩個小燕子。聒噪得耳根不清。這會兒沒法子。趕到後面下棋去了。純客尋聲看去。原來是黎石農。手裏正拿着本古碑。遞給一個圓臉微鬚。氣概粗率的老者。純客認得是山東名士汪蓮孫。就上去相見。一面就對石農道。不瞞老師說。門生舊疾又發。幾乎不能來。所以遲到了。幸老師恕罪。石農笑道。快別老師門生的挖苦人了。只要不考問著我敦倫

就散了。大家聽了。闔堂笑起來。那當兒。後面三雲瓊枝照耀的都出來請安。外面各客也慢慢都聚到廳上。伯怡見客齊到。就叫在後面擺起兩桌席來。伯怡按着客單定坐。東首一席。請李純客首座。袁尙秋荀子珮姜劍雲米筱亭林敦古依次坐着。菱雲怡雲素雲却都坐在純客兩旁。共是九位。西首一席。黎石農首座。莊小燕錢唐卿汪蓮孫易緣常段扈橋聞韻高依次坐着。伯怡坐了主位。共是八位。此時在座的共是十七人。都是台閣名賢。文章巨伯。主賢賓樂。酒旨肴甘。觥籌雜陳。履趾交錯。也算極一時之盛了。三雲引簫倚笛。各奏雅調。菱雲唱豪宴。怡雲唱賞荷。素雲唱小宴。真是酒被閒愁。花消英氣。純客怕他們勞乏。各侑了一觥。叫不必唱了。伯怡道。今日爲純老祝壽。必須暢飲。兄弟倒有一法消酒。不知諸位以爲若何。大家忙問何法。伯怡道。今日壽筵前。了無獻納。不免令壽翁齒冷。弟意請諸公各將家藏珍物。編成柏梁體詩一句。以當蟠桃之獻。失韻

或虛報者罰。佳者各賀一觥。惟首兩句籠罩全篇。末句總結大意。不必言之有物。這三句。只好奉煩三雲的了。其餘抽籤爲次。不可攙越。大家都道新鮮有趣。伯怡就叫取了酒籌。編好號碼。請諸人各各抽定。恰好石農抽了第一。正要說。純客道。不是要叫三雲先說嗎。我派菱雲先說首句。怡雲說第二句。素雲說末句罷。菱雲道。我不會做詩。諸位爺休笑。我說是雲臥園中開瓊筵。怡雲想想道。羣仙來壽南極仙。伯怡道。神完氣足。真籠罩得住。該賀。如今要石農說了。大家飲了賀酒。石農道。我愛我的西嶽華山碑。我說華山碑石垂千年。唐卿道。華山碑。世間只傳三本。君得其一。那得不算偉寶。第二就挨到我了。我所藏宋元刻中。只有十三行本。周官好些。周官精槩北宋鑄。用得嗎。綠常道。紙如玉版。字若銀鈎。眉端有堯翁小章。這書的是百宋一廬精品。小燕笑道。別議論人家。你自己該說了。綠常道。寒士青氈。那有長物。只有平生夙好隋唐經幢石榻。

倒收得四五百通了。我就說經幢千億求之度。小燕道。我的百石齋。要搬出來了。就吟道。耕煙百幅飛雲煙。蓮孫接吟道。然脂殘稿留金荃。劍雲笑道。你還提起那王士祿的然脂集稿本哩。吾先在琉璃廠見過。知道此書。當時只刻過敍錄。四庫箸錄在存目內。現在這書。朱墨爛然。的是原本。原來給你搶了去。蓮孫道。你別說閒話。交了白卷。小心罰酒。劍雲道。不妨事。吾有十幅馬湘蘭救駕。就舉杯說道。馬湘畫蘭風骨妍。扈橋搶說道。漢碑秦石羅我前。筱亭道。人家收楊本。叫做黑老虎。你專收石頭。只好叫石老虎了。扈橋道。做石老虎還好。就不要做石龜。千年萬載。駛着石老虎。壓得不得翻身哩。韻高道。筱亭收藏極富。必有佳句。筱亭道。吾雖略有些東西。却說不出那一樣是心愛的。劍雲笑道。你現在手中拿個寶物。怎不獻來。大家忙問甚物。筱亭只得遞給純客。純客一看。原來是個瑪瑙煙壺兒。却是奇怪。當中隱隱露出一泓清溪。水藻橫

斜。水底伏着個綠毛茸茸的小龜。神情活現。純客一面看。一面笑道。香倒替筱亭做了一句。綠毛龜伏瑪瑙泉。倒是自己一無長物怎好。子珮道。純老的日記。四十年未斷。就是一件大古董。純客道。既如此。老夫要狂言了。念道。日記百年萬口傳。韻高道。我也要效顰純老。把自己著作充數。說一句續南北史藝文篇。子珮道。我祇有部陳茂碑。是舊楊木。只好說陳茂古碑我寶旃。伯怡道。我家異寶。要推董小宛的小像。就說影梅庵主來翩翩罷。如今只有林敦古兄。還未請教了。敦古沉思。尙未出口。劍雲笑道。我替你一句罷。雖非一件古物。却是一段奇聞。衆人道。快請教。劍雲道。黑頭宰相命宮填。大家愕然不解。敦古道。劍雲別胡說。劍雲道。這有什麼要緊。就對衆人道。我們來這裏之先。去訪余笏南。笏南自命相術是不凡的。他一見敦古。大爲驚異。說敦古的相。是奇格貴便貴到極處。十九歲必登相位。操大權。凶便凶到極處。二十歲橫禍飛災。弄

到死無葬身之地。你們想本朝的宰相。就是軍機大臣。做到軍機的。誰不是頭童齒豁。那有少年當國的理。這不是奇談嗎。大家正在吐舌稱異。忽走進個家人。手拿紅帖。向伯怡問道。出洋回來的金鈞金大人在外拜會。請不請呢。伯怡道。聽說雯青未到京。就得了總署。此時纔到。必然忙碌。倒老遠的奔來。怎好不請。純客道。雯青是熟人。何妨入座。唐卿就叫在小燕之下。自己之上。添個座頭。不一會。只見雯青衣冠齊整。緩步進來。先給伯怡行了禮。與衆人也一一相見。臉上很露驚異色。就問伯怡道。今天何事。羣賢必集呢。伯怡道。純老生日。大家公祝。雯兄不嫌殘杯冷炙。就請入座。石農小燕都站起讓坐。雯青忙走至東席。應酬了純客幾句。又與石農小燕謙遜一回。方坐在唐卿之上。小燕道。今早小兒到京。提說在河西務相遇。兄弟就曉得今天必到的了。敢問雯兄。多時稅駕的。雯青道。今兒卯刻就進城了。因又謝小燕電報招呼的厚意。唐卿問打

算幾時覆命。雲青道。明早宮門請安。下來就到衙門。說着就向小燕道。兄弟初次進總署。一切還求指教。小燕道。明日自當奉陪。我們搭着雲兄這樣好夥計。公事好辦得多哩。於是大家從新暢飲起來。伯怡也告訴了雲青柏梁體的酒令。雲青道。兄弟海外初歸。荒古已久。只好就新刻交界圖說一句長圖萬里甌脫堅罷。衆人齊聲道好。各賀一杯。純客道。大家都已說遍。老夫也醉了。素雲說一句收令罷。素雲漲紅臉。想了半天。就低念道。共祝我公壽喬佺。伯怡喝聲采道。真虧他收煞個住。大衆該賀個雙杯。衆人自然喝了。那時純客朱顏酡然。大有醉態。自扶着雲雲。到外間竹榻上。躺着閒話。大家又與雲青談了些海外的事情。彼酬此酢。不覺日紅西斜。酒闌興盡。諸客中有醉眠的。也有逃席的。紛紛散去。雲青見天晚。也辭謝了伯怡逕自歸家。純客這日直弄得大醉而歸。倒真個病了數日。後來病好。做了一篇花部三珠贊。頑豔絕倫。旗亭傳爲佳話。這是後



話。不提。且說雯青到京。就住了紗帽衙衙一所很寬大的宅門子。原是奉如替他預先租定的。雯青連日召見。到衙門。甚爲忙碌。接着次芳護着家眷到來。又部署一番。諸事粗定。從此雯青每日總到總署。勤慎從公。署中有事。總與小燕商辦。見他外情通達。才識明敏。更覺投契。兩人此往彼來。非常熱絡。有一回小燕派辦陵工。出京了半個多月。所有衙中例行公事。向來都是小燕一手辦的。小燕出差。雯青見各堂官都不問津。就叫司官取上來。逐件照辦。直到小燕回來。就問司官道。我出去了這些時。公事想來壓積得不少了。司官道。都辦得了。一件沒積起來。小燕臉上一驚道。誰辦的。司官道。金大人逐日批閱的。小燕不語。頓了頓。笑向雯青道。吾兄真天才也。雯青倒謙遜了幾句。也不在意。又過了數日。這天雯青衙門回來。正要歇中覺。忽覺一陣頭暈惡心。彩雲道。老爺每天此時已睡中覺了。今天怕是晚了。還是躺會兒看。雯青依言躺下。誰知這一

騎。把路上的風霜。到京的勞頓。一齊發出來了。壯熱不退。淹纏床褥。足足病了一個多月。纔算回頭。只好請了兩個月的病假。在家養病。却說那日雯青還是第一天下床。可以在房內走走。正與張夫人彩雲閒話家常。金升進來說。錢大人要拜會。張夫人道。你沒告訴他老爺病還沒好嗎。金升道。怎麼不說。他說有要緊話。必要面談。老爺不能出來。就在上房坐使了。雯青道。唐卿是至好。就請裏邊來罷。於是張夫人彩雲都避開了。金升就領着唐卿大搖大擺的進來。雯青靠在張楊妃榻上。請唐卿就坐靠窗的大椅上。唐卿道。雯兄雖大病了一場。臉色倒還依舊。不過清減了些。雯青嘆道。人到中年。真經不起風浪的了。唐卿道。你的風浪。現在正大得很哩。要經得起。纔是英雄的氣度哩。雯青愕然道。我出了什麼事嗎。唐卿道。可不是嗎。你且不要着急。我今天是龔尙書那裏得的消息。事情却從你那幅交界圖惹出來的。西北地理。我却不大明白。據說回疆邊外。



○ 哩 很 得 大 正 在 現 ○ 浪 風 的 你

有地名帕米爾。山勢回環。發脈葱嶺。

饒薄無著名部落。然高原際

亘。有居高臨下之勢。西接俄疆。南鄰英屬阿富汗。東中兩路。則服中國。近來俄人逐漸侵入。英人起了忌心。不多幾時。送了個秘密節略。及地圖一紙給總署。其意要中國收回帕境。隔閼俄人。總署就商之俄使。請劃清界址。俄使說。向來以郎庫郎里湖爲界的。然查驗舊圖及英圖。却大不然。已佔去地七八百里了。總署力駁其誤。俄使當堂把吾兄刻的交界圖呈出。說這是你們公使自己劃的。必然不會錯的。當請大家細看。竟瞠目不能答一語。現在各堂部爲難得很。潘龔兩尙書。却都竭力想替你彌縫。誰知昨日又有個御史。把這事揭參了。說得很凶險哩。上頭震怒。幸虧龔尙書善言解說。纔把摺子留中了。據兄弟看來。吾兄快些發一信給許祝雲。一信給薛淑雲。在兩國政府運動。做個斧底抽薪之法。纔有用哩。所以兄弟管不得我兄病體。急急趕來。給你商量的。這一席話。不覺把雲青

說得呆了半晌。方掙出一句道。這從何說起呢。唐卿就附耳低低道。你道俄公使的交界圖。是那裏來的。雯青道。我那裏知道。唐卿笑道。就是你送給小燕的那一本兒。那個御史。聽說也是小燕的把兄弟哩。雯青吃了一驚道。小燕給我有什麼冤仇呢。唐卿道。宦海茫茫。誰摸得清底裏呢。雯兄。你講了半天話也乏了。我要走了。那個信倒是要緊的。別耽遲就是了。說罷起身就走。唐卿去後。張夫人給彩雲都在後房出來。看見雯青面色。氣得鐵青。張夫人勸了一番。無非叫他病後保重的意思。那時已到了向來雯青睡中覺的時候。雯青心裏煩惱。就叫張夫人彩雲都出房去。說讓我躺躺養神。大家自然一閃散了。雯青獨自躺在床上。思前想後。悔一回。錯刻了地圖。恨一回。誤認了匪人。反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只聽壁上掛鐘走的悉悉瑟瑟。下下打到心坎裏。又聽得窗外雀兒打架。喧噪得耳根出火。一個頭兒不知怎地。總着不牢枕。沒奈何。只好端坐床當中。

學着老僧打坐模樣。好容易心氣好像落平些。忽然又聽見外房彷彿兩個鼠。只管唧唧啞啞的怪叫。頓時心火湧起。歛的跳下床來。踏著拖鞋。直闖出房門來。誰知不出來倒也罷了。這一出來。只聽雯青狂叫道。好呀。好。這個世界。我還能住下嗎。說罷身子往後一仰。倒栽葱的直躺下地去。眼翻手撒。不省人事。正是北海酒尊逢客舉。茂陵病骨望秋驚。不知雯青因何驚倒。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編起在真美善雜誌按期登載)

擊海花二編終

十七年一月十日初版

一—三〇〇〇

版權  
所有

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再版

三〇〇〇—一六〇〇〇

孽海花第二編

定價大洋八角

真美善書店發行

上海新開武定路二五六號

華東印刷廠承印

電話西八百十六號

上海靜安寺路一二二號  
眞美善書店第一批新書

東亞病夫譯述  
露俄戲曲全集

歐那尼

實價八角

這部書是露俄代表浪漫派衝破古典派藩籬的第一部大胆作品裏邊的女主人不愛國王不愛貴族却愛上一個大盜情節的曲折離奇可算是盡浪漫派的能事

呂克蘭斯鮑夏

實價六角半

鮑夏家的陰謀暗殺是羅馬歷史上最令人驚心蕩魄的一段事件呂克蘭斯是這種陰謀的主動者然而她是個女人是個母親俄拿最醇潔的慈母之愛裝在她的腹腔裏叫她表現出來怎得不叫人拍案叫絕呢

呂伯蘭

實價八角

病夫的自敘裏邊說那時我正服務南京我時時感覺著執政的貪黷軍閥的專橫比起西班牙查理第二時代狠有幾分相像我被這種感想驅迫再拿呂伯蘭特拉姆反覆的誦讀是導也上頂的話句句是我心裏要說的語

這本戲劇是穆里哀自然主義的第一



